

晴窗全傳

白話精本



白話精本

玉
蜻
蜓
全
傳

上海大通圖書社印行

白話 玉蜻蜓全傳目錄

目 錄

第一回	踏春	第二回	遇俠
第三回	勸夫	第四回	看戲
第五回	遊庵	第六回	戲貞
第七回	落庵	第八回	查拷
第九回	索夫	第十回	搜庵
第十一回	計陷	第十二回	法場
第十三回	雷震	第十四回	尋夫
第十五回	二搜	第十六回	山宴
第十七回	三搜	第十八回	思鄉
第十九回	葬穴	第二十回	遊魂

後傳

第二十一回 問卜

第二十三回 描容

第二十五回 產子

第二十七回 分娩

第二十二回 憶叔

第二十四回 祭奠

第二十六回 勸父

第二十八回 拾子

第一回 奪埠

第三回 齋僧

第五回 遊園

第七回 追幣

第九回 遊庵

第十一回 哭圖

第二回 斷埠

第四回 造屋

第六回 慶壽

第八回 露珍

第十回 認母

第十二回 鬧庵

第十三回	教子	第十四回	下山
第十五回	店會	第十六回	榮魁
第十七回	保奏	第十八回	陷番
第十九回	奪印	第二十回	出兵
第二十一回	破幻	第二十二回	班師
第二十三回	封贈	第二十四回	歡會
第二十五回	省親	第二十六回	控妓
第二十七回	救旦	第二十八回	得報
第二十九回	自縊	第三十回	掘藏
第三十一回	接母	第三十二回	觀圓

白話
本
玉蜻蜓全傳

懷遠揚志敏編著
大通圖書社出版

第一回 踏春

南濠，有個名喚申璉，表字貴升；幼失怙恃，全賴總管王定，撫養成人。那申貴升，貌如潘安，富比石崇，無意功名，有心花柳。窗明几淨，喜吟淑女之詩；月白風清，愛咏美人之賦。年方十六歲，於去冬十一月中，娶吏部天官張國勳之女雅雲爲妻。雖則張氏娘娘，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然而品格端方，殊少風月情懷。申貴升難將暢興消磨，常思出外尋芳拾翠。這天家人報說知友沈君卿到來，申貴升連忙接進書房，道：「君兄，爲何連日不晤，莫非公事紛煩？」君卿道：「並沒有事，近來小弟却甚清閑。」貴升道：「爲何不來走走？」君卿道：「只因貴兄新婚燕爾，恐擾雅趣。」貴升道：「君兄休得取笑！今來可有見教？」君卿道：「貴兄，當此春光爛漫，萬草爭豔，特來邀兄一同散步，庶不使寂寞書齋，悶煞風流人也。」貴升道：「君兄言之有理，當即一同徐步而出，二個書僮在後跟。」

隨。只見街市繁華，人烟嘈雜。君卿道：貴兄，此處無甚意味，不如往虎邱一覽，稍解悶懷。貴升道：妙極了！一路行來，已是山塘了。只見沿塘一帶，桃柳競妍，遊人紛紛，歌聲悠揚。君卿偶然抬頭一看，道：貴兄，那邊樓窗上有位如花美女。貴升也一看，道：君兄，望將過去，非但一位如花，後面還有一位如玉的呢。君卿道：貴兄，你看她兩點秋波，隔河遙盼。貴升道：真有趣。君兄，我與你在柳蔭之下，飽看一回，有何不可？書僮文旦道：大爺，三爺，不要發呆了。這兩個粉頭，是新開梅花院裏的姑娘。貴升道：君兄，小弟聽說梅花院裏的歌妓甚佳，今日看來，果然名不虛傳。此刻何不同去一賞？君卿道：貴兄，烟花之中，可以不必去罷。貴升道：君兄說那裏話來？我們見花豈有不賞之理？君卿道：既如此，小弟奉陪。貴升便命文旦叫了渡船，渡過河去。文旦走到梅花院門前，道：姑娘們，申府裏的大爺，沈府裏的三爺來了。兩個妓女慣於送舊迎新，卽忙下樓，笑容可掬，嬌滴滴的道：請大爺三爺這裏來。貴升君卿便隨進一間精緻客堂，妓女請了坐。貴升道：二位美人也請坐了。妓女道：大爺三爺在此，賤妾們怎敢亂坐。貴升笑道：可知慕花人有憐花之意？怎忍美人久立。妓女道：如此，賤妾們告坐了。

四人左右並肩坐着，暢敘風月之言。只見兩個丫頭捧盤出來，道：相公們吃茶！姑娘們茶在此！貴升接過飲了一口，笑道：妙呀！莫說美人豔麗，就是這兩個丫頭也很姣秀。妓女道：丫頭，你們同了這兩位大哥外廂談坐，丫頭們應聲曉得，與兩個書僮去了。貴升道：二位美人，請道芳名！妓女道：賤妾姓蔡，名叫秋紅；自愧相容俗態，蒙人家傳譽賽芙蓉。貴升道：妙呀！妙呀！好個賽芙蓉！據我看來，只怕花容不及姣容。秋紅道：這是大爺的謬贊了。貴升道：小生却是真言。請問仙鄉何處？秋紅道：賤妾乃維揚人也。貴升道：請問這位美人家住那裏？妓女道：奴是武林人氏。貴升道：武林乃杭州之別名，山明水秀，怪不得鍾此天姿國色；其容如是，其名諒必更美。還要請教！妓女道：奴號錦濤；只是容貌醜陋，有辱當年薛濤。貴升道：錦姐過謙了！貴庚多少了？錦濤道：奴與秋姐同庚，虛度十六春了。正說之間，丫頭來道：姑娘們，請中大爺沈三爺內堂小飲罷。秋紅道：如此，請大爺三爺內堂飲酒。貴升道：呀！怎好相擾？君卿道：貴兄，小弟還有些事，不能久待，請貴兄改日再來暢飲罷。錦濤道：三爺休得固辭，莫非嫌我姊妹容貌不佳麼？君卿道：小生實有俗冗，並非無意美人。貴升道：君兄既有要事，不妨略飲片時，告辭便了。君卿道：既如此，小弟奉陪。當即同入內堂，大家

坐了；妓女殷勤勸飲，含歡談笑。貴升道：「兄聽得二位美人歌音甚妙，何不請教一曲回去未爲晚也。」秋紅不等君卿開口，便道：「妾等和聲俚調，猶恐有污三爺清耳，是以三爺不肯啓嘴了。君卿道：「說那裏話來？既如此，各請教一曲。」秋紅向錦濤道：「賢妹，請先啓妙喉。」錦濤道：「還是請姐姐先唱罷。」秋紅道：「如此，大爺，三爺，賤妾獻醜了。」正唱得有興的當兒，忽見鴛母奔進來道：「大爺，三爺，不好了！門外來了七八個浮頭小伙子，呼天號地，說什麼今日要打梅花院，不拆龜窠不能休。」貴升道：「媽媽放心！小生們在此，諒他們不敢行兇。」鴛母道：「大爺，三爺，有事不如無事好，藏身爲是。」貴升道：「叫小生們躲到那裏去？」鴛母道：「喏！喏！這邊來！二人正要躲避，衆浮頭早已蜂擁進來，嚷道：「那裏來的這兩個野賊種！到在此開心作樂！我們八個人一概不依！言罷，就將凳桌掀翻，一架圍屏打坍，字畫扯得粉碎，十景磁瓶打成瓦片。有的道：「好兩個懶賴的野賊種！想逃到那裏去！快些捉他過來，先給兩記耳光！他吃吃的道：「秋紅錦濤！你們這兩個娼根！不與爺叔們商量商量，就接客了；兄弟們拉她過來！衆浮頭即便上前，扭住四人恰好兩個書僮進來，慌忙叫道：「使不得！使不得！這是中府裏的大爺，沈府裏的三爺。衆浮頭道：「放你的狗屁！可知爺叔們都是不怕勢頭的？既是

小申小沈，那麼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弟兄們快快剝下了他們的衣裳，精精赤赤，男男女女，一齊送官究治。文旦着急道：「噲！朋友們！我家大爺與衆位無仇無怨，到底爲了什麼緣故，如此動盪衆浮頭道：「可知爺叔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麼？」文旦道：「那麼你們是見財起意的了。」衆浮頭道：「既經明白，不必細說；爺叔們若不管這閑事，那裏來的用度？」文旦道：「既如此，要多少呢？」衆浮頭道：「少了不穀，足兌一千銀子；如若不然，試試爺叔們的手段。」送官化大錢，貴升聽了，怒道：「文旦，莫睬浮頭胡言亂語！可恨平空架禍，目無王法！我抵庄與他們成訟，寧塞城門，不塞狗洞。」衆浮頭道：「呀！好億賴的野賊種！兄弟們不必說了，這個野賊種不見棺材不下淚，快快動手！將他們男女四人剝了衣裳，捆起來！衆浮頭狐假虎威，卽忙動手。」

第二回 遇俠

有個呂剛，號喚鵬飛，原籍山西，性厭經書，志圖騎射。只因酒後傷人，有干法紀，是以逃往湖廣烏龍山落草，幸得武藝過人，衆皆感服。三五年間，創成雄業。近來山中京廣雜貨，積貯甚多，因

此呂剛扮作商人，連至蘇州投行變賣。刻下各貨均已銷完，意欲回山。今日閑暇無事，四處遊玩；只見春光爛漫，山明水秀，行了半日，不覺有些疲倦了。就走進一個酒家坐下，走堂的來道：「客人要吃什麼酒？」呂剛道：「你店賣的是什麼酒？」走堂的道：「惠泉、三白、梅花、竹葉青、狀元紅、高粱，各色酒都有的。」呂剛道：「如此，將高粱酒多多取來。」走堂的道：「客人吃些什麼菜？」呂剛道：「隨意的取來便了。」走堂的應聲去了，一會兒送上酒菜。呂剛舉杯痛飲，頗快心胸。走堂的在旁大笑，道：「千見萬見！不曾看見過面孔上掛帳子！」呂剛道：「味休得多言快些去添酒來。」走堂的連連應着去了。原來這呂剛生就一口長髯，每逢飲食之時，腰間取出兩個小小的黃金鈎子，掛在耳邊，將長髯兩邊張起，以便飲食；所以這金鈎呂鬍子五字，江湖上很有名聲。此刻走堂的見了，故而說面孔上掛帳子。那呂剛暢飲一回，算了酒錢出來，信步走走，忽聞一帶短牆之內，有喧鬧之聲；且喜門兒半掩，便闖將進來，喝道：「你們這些男男女女，揪扭一團，爲着何事？」衆浮頭道：「呀！吓那裏來的野鬍子爺！叔們的事，幹於你不涉！休來多嘴！」呂剛道：「味俺好好問你，擅敢如此！不要惹得俺怒氣上升，打得一個落花流水！衆浮頭道：「好個瘋強盜！弟兄們給些手段他看看！」呂剛伸出雙拳，喝道：「誰敢來！」

浮頭道：弟兄們，鬍子撒野哉！快快打呀！就大家一擁上前，呂剛毫無懼意，三拳五腳，打得衆浮頭抱頭鼠竄而去。呂剛手持長髯，哈哈大笑。此刻申貴升沈君卿秋紅錦濤爬起身來，齊聲稱謝。呂剛道：但未知你家今日到底爲着何事？不妨說俺知道。貴升道：貴客，我等只因書齋寂寞，偶爾尋春到此，得遇美姬，原屬不是。呂剛道：說那裏話來？尋芳拾翠，亦屬文人分內之事。貴升道：那知平空生禍，浮頭來此索詐；若無貴客降臨，小生們難免受辱。呂剛道：這些鼠輩狗黨，被俺打得殺了，料他們不敢再來。君卿道：只是有勞英雄大力，我等理當酬謝。呂剛道：說那裏話來？古云：路見不平，自有旁人剗削，何言圖謝？但不知二位貴姓尊名，望爲指教。貴升道：我等未曾先問，還請英雄見教。呂剛道：既如此，俺家住山西，姓呂名剛，經營爲生，順路來到蘇州。貴升道：多多失敬了，小生們有禮。呂剛道：不敢，俺也有一禮，要請教二位了。貴升君卿各自說了姓名履歷，呂剛笑道：俺今日得遇二位公子，實爲有幸！

此刻大家坐下，二個書僮仍至廂房。貴升道：君兄，今日你我若無呂客長解結，只怕狠有一番周折，小弟心中實多感激。君卿道：貴兄，小弟亦深感激，未識作何報謝。呂剛道：休得客氣，二位

公子既是讀書人，豈不知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何必拘拘於形迹乎？貴升道：話雖如此，我等却不
 安也。秋紅輕啓朱唇，道：大爺，賤妾意欲設筵款待，以敬恩公，未知可否？貴升道：妙呀！當得如此。請
 問呂客長意下如何？呂剛道：當然從命，但這個小小東道，歸俺爲是，斷難叨擾美人。貴升道：目然
 小弟作東，幸勿見却！錦濤道：衆位相公，妾等一片至誠，何須推讓？貴升道：既如此，我等領情，改日
 再行酬謝便了。只是絳中二位美人，如何陪得三個男子？秋紅道：大爺恐尙未知，東院有個賽花
 魁，盈盈絕色，何不邀來陪飲？貴升道：如此妙極了！速速着人前去邀來相見！原來這個賽花魁姓
 劉，乃是守備之女：因那年守備失誤軍機，侵蝕糧餉，皇上大怒，將守備處斬，家產抄沒，妻孥官賣。
 却值青樓購得，此女自幼熟習武藝，雖入青樓，久有從良之志。少停時已黃昏，酒席齊備，大家坐
 下，賽花魁陪了呂剛。歡飲一回，呂剛道：俺有一言奉告，未知二位公子意下如何？貴升道：呂客長
 有何尊論？快請見教！呂剛道：說來却自羞慚，欲與二位結金蘭之交，只是品類高低，深恐不宜。君
 卿道：得蒙如此，真乃三生有幸！明晨同到寒門，結拜便了。貴升道：君兄，明日先到小弟家中去可
 好？呂剛道：既承二位誼結金蘭，原當到府一拜；但俺已定明日動身返里，不能就攔，這便如何？君

鄉道：呂兄，既蒙不棄，何妨耽擱一日？呂剛道：二位公子，俺的貨物早已賣完，行李亦已發下，况俺歸心如箭，實在不能耽遲了。貴升道：呂兄，既要明日起程，這結拜之事如何處置？秋紅笑道：三位相公，何不就在這梅花院中結爲兄弟？貴升道：真是個聰明女子！就在這裏結拜便了。君卿道：如此，秋姐，煩你院中人代買香燭等物！結拜之後，再行飲酒便了。秋紅應聲曉得，差龜奴去買；一會兒，牲禮齊備。君卿道：呂兄，我們三人之內，惟兄最長，理宜尊爲大哥。先請神前祝告！呂剛道：二位公子，俺出身微賤，還是二位公子居長，不妨少兄老弟。君卿道：呂兄，說那裏話來！理當殺齒，若再推却，到不爲知己了。呂剛道：如此，有僭了。當即依次神前自誓，結拜已畢，仍舊坐下，開懷暢飲。賽花魁愛慕呂剛英雄氣概，願托終身；呂剛許她，回去端正銀子，娶她爲妻。談談笑笑，不覺已聞鷄鳴報曉了。君卿道：大哥，二哥，真叫坐以待旦了。貴升道：我到不信天明有如此之速！呂剛道：果然天明了。正是：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二位賢弟，俺要告別了。君卿道：大哥榮行回府，未知何日得能再會？呂剛笑道：愚兄常行四海，不時往來，二位賢弟，不消記念！我若到貴地，定當踵門晉謁，把晤別衷。君卿道：如此，崑候之至！呂剛辭了衆人，爽然去了。

第三回 勸夫

那張雅雲有個貼身丫頭，名喚芳蘭。此刻走進房中，道：「娘娘又是愁眉不展，莫非爲着大爺昨晚不歸麼？」雅雲道：「芳蘭，你看大爺如此行爲，未知將來作何了局？」芳蘭道：「娘娘，大爺回來，好好勸解才是。」雅雲道：「芳蘭，我幾次苦口箴規，奈他全不悔改；你是盡知的呀！我向來性多暴躁，若是過於勸他，惟恐夫妻反目成仇，所以常常下氣低聲。」芳蘭道：「這等情形怎麼了局？真是抱恨終身，不解之憂。」芳蘭道：「娘娘，大爺目下雖然如此，將來總有回頭之日。娘娘且請寬心，到不要愁壞了身體。」雅雲道：「芳蘭，這是我切己之事，那裏丟得下？」芳蘭道：「既如此，請娘娘往花園中一遊，看看那桃李芬芳，賞賞那春光爛漫，或者可解心焦。」雅雲道：「芳蘭，春光原可爽人心目，但我那有這種心情？到不如取玉蜻蜓來待我玩玩。」芳蘭便去取來，雅雲接在手中觀瞧。正在嗟嘆，只見貴升走上樓來，滿面春風，雅雲卽忙立起讓坐。貴升道：「娘子手中玩的是什麼東西？」雅雲道：「是一隻玉蜻蜓。」貴升道：「如此，與卑人一看。」雅雲道：「喏！」大爺請看！貴升接過手來，只見果然一塊美玉，雕刻精細，生來

四翼天然，六足玲瓏，便道：「妙呀！這件好東西是那裏來的？」雅雲道：「是我爹爹欽賜的。」貴升道：「怪不得如此好法！望娘子送與卑人佩帶。」雅雲道：「大爺既然見愛，不妨拿去。」貴升就似在腰間，微微笑道：「娘子，這幾日天氣和暖，身上的汗衫有些污沾了。」雅雲道：「如此，芳蘭，將我前日做就的汗衫取來，與大爺更換。」芳蘭應聲曉得。貴升道：「卑人的汗衫是娘子親手造的麼？」雅雲道：「是奴家親手做的。」貴升道：「到有勞娘子費心了。」雅雲道：「大爺說那裏話來？這是奴家分內之事。」芳蘭遞過汗衫，貴升更換了，意欲步下樓去。雅雲道：「大爺才到房中，爲何就要別去？」貴升道：「卑人要到書房中用功去了。」雅雲道：「奴家房中非你冤仇之地，何故片刻難留？」貴升道：「卑人巴不得伴着娘子，時刻不離。」但是讀書要緊呀。雅雲道：「呀！你何曾在書房中？文章久已荒疏了。」貴升道：「卑人是日夕用功的呀。」雅雲道：「啐！奴家常到書房中，從未見你讀書；妾身本要問問你，終日浪蕩到底在於何處？」

貴升心想：「吓！娘子已經曉得，不必說謊了。」便道：「不瞞娘子說，卑人發憤用功，却被春風吹得神倦拋書，故而出外遊覽，聊解睡魔。」雅雲道：「官人，聖人云：發憤忘食，你既然發憤攻書，豈有反生疲倦？明明是搪塞奴家，究在何處尋歡作樂？」貴升道：「卑人並不曾到那裏去，無非登山涉水，吟詩」

賞景。雅雲道：只怕未必如此？定是戀跡花柳叢中。貴升道：唉！這是屈煞卑人了！雅雲道：君家之事，妾固不當深究；但是鄉宦門庭，惟你一子，理應勵圖上進，以繼家聲。就是那沈三叔，終朝伴你游蕩；他是棒庭現在，况有二位胞兄共掌家事。可憐你影隻形單，惟我內助；卽如你昨日同了他去，奴家一夜何曾安睡。你自今以後，還宜與他斷絕，及早回頭，未爲晚也。貴升道：娘子話雖極是，但是君卿其人，向來老實；我與他在外，無非觀山玩水而已，何必說到斷絕二字？雅雲道：官人，並非奴家多言，若是仍舊與他游蕩，只恐被人輕笑，功名難期；勸你還是斷絕了他，靜讀文章。貴升心中惱恨，便道：娘子，你若要我斷絕知友，須待我身入黃泉。雅雲嘆道：官人，你執迷不悟，乃至如是！你與沈家三叔斷與不斷，奴家也不來管你；只要你埋頭苦攻，以免旁人輕笑。貴升道：我既不爲非作歹，旁人爲何要輕笑我起來？就是我所愛者，不過遊春玩景而已，除了娘子那個輕笑？真是娘子過慮了。雅雲道：官人，你這句話好沒來由！你我夫妻，猶如一體，巴不得官人登天之高，豈有笑你之理？但不知你責奴家過慮之句，是何意思？到要請教。貴升道：娘子，我家富比陶朱，儘可豐衣足食，何必希望功名？樂得自閑自在。雅雲道：官人，虧你如此志短！真是青春子弟不知羞。貴升

聽了，不覺動怒，立起身來，提高喉音道：娘子，卑人並未爲非，怎言青春子弟不知羞？雅雲流淚道：官人，妾身好言相勸，不想反遭逆耳。貴升道：卑人一世不發達，總總不干娘子之事。雅雲道：妾身自今以後，再不苦口相勸，憑你遊蕩無有了時；萬般只怨奴家苦命，你真個是朽木難雕了。貴升道：呀！吓！這朽木難雕四字，竟來批我也罷，從今不進閨房，與你夫妻永離。言罷，帶怒下樓而去。雅雲深覺言語太過，追悔不及。芳蘭道：娘娘，朽木難雕這句話，原是過分了些。雅雲道：我不過急欲大爺走入正道，那知反惹了一場氣惱。芳蘭道：請娘娘停悲息怒，將來大爺總能回心轉意，穩步青雲。雅雲道：但願如此便好。芳蘭又勸解幾句，雅雲只是愁悶。

第四回 看戲

法花庵中有個當家尼姑，名喚普禪，年已三十多歲；時恨身入空門，受盡淒清，不得夫婦之樂。這天，心中正在思凡，只見佛婆進來，道：當家師太，南關王老爺家因爲夫人病體痊愈，今日在山塘酬神演戲，打發王忠伯來請當家師太，同五位小師太去看戲。普禪道：王府既然差人來

請，理當前往；快請五位小師太來，一同前去佛婆應聲而去。一會兒，五個小師太進來，站在旁邊，說道：師父傳喚我們，有何吩咐？普禪道：今有南關王老爺家酬神演戲，請我們去觀看，徒弟們可有興麼？小尼僧們道：師父前去，理當奉陪。普禪道：如此，志微，志祥，志顯，志貞，隨我前去。志法與佛婆在庵照應，小尼僧們應聲曉得。那普禪穿一領素綢袈裟，棕色僧鞋，白綾僧襪，元色絲織頭戴哩噠媛帽，手拿念珠一串，四個小尼僧也一齊打扮，惟有志貞更爲出格。師徒五位，相隨出庵。

那申貴升悶坐書房中，正在胡思亂想，只見沈君卿走進來，道：貴兄，小弟聞得山塘新到紫霞第一名演戲班。貴升道：君弟，愚兄亦聽得如此說。君卿道：貴兄可有興去看麼？貴升道：君弟有興，愚兄奉陪。君卿笑道：如此說來，大家有興。貴兄，你我就此行罷。貴升道：使得，文旦，茶不用烹了。且隨我去。文旦應道：大爺三爺今日到山塘上看戲，這也快活煞了。貴升道：狗才什麼可喜！君卿道：貴兄，恐防嫂嫂未知，晚間又要受責。貴升笑道：君弟，我家沒有這個規矩，休得打趣。當即挽手出門，後面文旦沈方跟隨，一路行來，已到戲場。但見人山人海，挨挨擠擠，時候尙早，未會開場。文旦道：阿呀！大爺三爺，你們二人不要擠壞了。貴升道：不許多言，少停，戲臺上跳出加官，文旦道：

大爺三爺戲文開場了，我們到那裏去看？君卿道：貴兄，我們到看臺上去罷！貴升道：君弟，上看臺撞見熟人，到不好意思，我們不如到那邊空處，觀看一二齣，玩玩野景也好。君卿道：如此，甚妙！便即一同繞過人叢，站在看臺旁邊的空地上。戲臺上第一齣演的是鴻門宴，第二齣演的是王司徒，徒巧使連環計；那普禪在看臺上看到呂布與貂蟬在鳳儀亭中的情形，動了春意，偶然向着臺下一望，只見站着兩位少年書生，俊雅風流，就抓把瓜子壳，剛好拋在貴升頭上。文旦見了，開口罵道：不要臉的東西！瓜子壳來丟人頭上！貴升抬起頭來一看，只見一個尼姑，兩頰羞得紅紅白白，免不得喝住道：狗才！戲場之上，魚龍混雜，誰要你出口傷人？太任性了！文旦道：那麼將來有人拿三角磚頭打開了骷顱頭，也不關得我事。貴升並不睬他，斜了眼仔細望去，見有幾個尼姑，那淘情賣趣的，年約三十多歲，鳳目顧盼，一派風騷；旁邊一位小尼姑，容貌清秀，更多風月。正在出神之際，忽聽得豁啦一聲，看臺折木坍倒。衆人嚷道：法花庵中的光頭和那些堂客跌下河去了！好看！好看！那些婦女有的救起，有的自己爬上岸來，弄得渾身淋漓，掃興而歸。

第五回 遊庵

那申貴升在山塘看戲，偶遇法花庵內衆位尼姑，其中有個絕色的，年紀不過十五六歲，又有一個雖已半老，生得到還美貌，會將瓜子壳丟貴升的身上，既而秋波送情，惹得貴升神魂搖蕩，回家一夜相思。次日，欲往法花庵中會那尼姑，便喚文旦道：「隨我街上去遊玩。」文旦道：「昨日大爺看戲回來，娘娘吩咐要小男阻擋大爺出去，若是大爺仍然出去遊玩，要打斷小男의 脚骨；大爺不必出去了，保了小男這雙脚骨罷！」貴升道：「狗才！你是奴，我是主，那有奴管主之人理？」文旦道：「大爺，這是娘娘吩咐的呀。」貴升道：「難道娘娘的話你可以聽得，我大爺的話你到聽不得的麼？」偏要去走走。文旦道：「大爺那麼獨自出去，小男是不敢出去，免得娘娘一頓門門，小男要吃苦頭的。」貴升道：「不妨，有我大爺在此，包管娘娘不來打你便了。」文旦道：「那麼等小男跟去是了。」當即走出書房，却好君卿進來，道：「貴兄，要出去遊玩了麼？」小弟正可相同一走。貴升道：「君弟，請到書房中談坐一回，然後同去。」君卿道：「不消了。」貴升道：「既如此，請呀！就一同出門，意興飄然。」君卿道：「貴兄，昨日在

山塘演戲的紫雲班，今日聽說在玄妙觀了，何不再去看？貴升道：君弟，名班演戲雖然好看，但是鑼鼓喧鬧，人多擁擠，到不如去遊清靜之處，以爽心神。君卿道：既是貴兄不要看戲，到那裏去好呢？貴升道：君弟，聽得桃花塢法花庵，雖是女衆焚修之地，却也幽雅，何不前去一遊？君卿心中明知其意，便道：既是貴兄要去，就此一往。閑話幾句，行來已是法花庵前。文旦上前扣門，裏面佛婆聽得聲音，出來問道：那個在此敲門？文旦道：我們大爺三爺同來白相的。佛婆道：女尼庵裏有什麼好白相？要白相到院子裏去浴堂裏買麵筋，認錯門路了。貴升笑道：佛婆，莫聽小使不恭之言！我們久慕寶庵，特來瞻仰，請開了門！佛婆開門一看，道：大爺們是何處來的？貴升道：我是南濠申貴升，這位是北濠沈君卿，那兩個是跟隨的小使。佛婆道：原來是申大爺沈三爺，裏面請坐，便即引進雲堂，請二人坐了，去報知當家師太。少停，普禪出來，見就是意中人兒，不覺到有些慚愧了。只得大袖一揮，上前說道：大爺，三爺，貧尼頂禮了。貴升君卿連忙站起，說道：小生們奉揖。普禪道：不知大爺三爺駕到，貧尼失於遠接，望乞恕罪。貴升道：小生們輕造寶庵，得遇真修，三生有幸。普禪道：這是我們佛門有幸，禪堂增輝。便命佛婆送茶，茶罷收杯。貴升道：當家師太，請問寶庵有

幾位師徒？普禪道：荒庵六個尼姑。貴升道：有幾位高徒？普禪道：五個。貴升道：叫甚法名？普禪道：大的名志徽，次志顯，志貞，志祥，志法。貴升道：如此說來，當家師太是一位福人了。普禪嘆道：大爺，三爺，貧尼雖有衆徒，晨鐘暮鼓，受盡淒清。有何好處？貴升道：當家說那裏話來？你們出家人燒的是清香，吃的是清茶，一無他慮，真乃逍遙世外，美不可言矣。就是小生將來也欲出家，享此清福了。普禪道：大爺說那裏話來？大爺住的是雕梁畫棟，穿的是錦繡綾羅，吃的是珍羞百味，房中有妻子陪伴；不比我家住的是茅草房舍，穿的是粗布衲衣，清清苦苦，好不寂寞人也。貴升聽了，暗想：有趣！看她面籠春色，句句藏着思凡之意，便道：當家，你既厭空門寂寞，何不留養清絲，更換敘裙？就可以宜室宜家了。普禪暗想：好個風流公子，免不得道：貧尼凡心久絕，大爺此話是罪過的。君卿道：昔兄當家師太一派真修，你不宜打趣佛門。普禪道：二爺之言，才是正理。貴升道：原是失言了。但言談已久，尙未詢問當家法號。還要請教。普禪道：貧尼賤號普禪。貴升道：呀！普傳，莫非就是普濟之普，傳宗接代之傳？普禪道：非也。普乃普賢之普，禪乃禪機之禪。貴升道：請問寶庵共有幾進？普禪道：荒庵共有七進。貴升道：好！一坐大大的庵堂！小生聞得寶庵甚爲精緻，未知可容

小生們到各處賞識否？普禪道：大爺，十方所在，何言容與不容。貴升道：如此，打擾了。普禪道：好說，佛婆去喚志貞。三太出來，陪了大爺三爺遊殿。佛婆應聲去了。

一會兒，一位俊俏小尼姑出來，上前合掌道：阿彌陀佛，貧尼志貞頂禮了。聲如出谷黃鶯，惹得貴升心神俱醉，忙道：三太，小生們有禮。普禪道：志貞，大爺三爺要往各殿遊玩，你同了去。志貞道：如此，大爺三爺請呀。貴升道：君弟請。台卿道：貴兄，小弟有些疲倦，不欲遊賞，到不如此與當家談談，等候你們便了。貴升正是合意，便道：如此，愚兄失陪。志貞道：大爺這裏來。貴升應聲過來。志貞道：大爺請。貴升道：還是三太請。志貞道：主難估客，還是大爺請。貴升笑道：無針不引線，還是三太請。志貞只得含羞道：如此，貧尼有僭了。貴升道：雖云夫倡婦隨，據小生想來，不妨婦倡夫隨。志貞道：阿彌陀佛，取笑出家人是罪過。大爺這裏來。貴升道：三太，這條長生術通到那裏？志貞道：大爺，這是便術，直通後殿。貴升道：三太，明明長生術，爲何叫便術？志貞道：我們出家人以方便爲門，故而便字打頭。貴升道：那麼三太若行方便，小生就死甘心。志貞道：休得取笑。這裏來拜佛。貴升道：這尊是什麼菩薩？志貞道：這尊是彌勒佛。貴升道：可是迷人之迷？志貞道：是彌陀之彌。貴

升道：三太，你看他張開大口，一天笑到晚，笑着何來？志貞道：他笑着你來！貴升道：爲何要笑我？志貞道：他笑你不去埋首勤讀，到來賞玩尼庵。貴升道：據我看起來，還是笑着三太！志貞道：他笑我何來？貴升道：他笑你美貌女子，誤入空門。志貞道：休得取笑！貴升道：三太，我看這尊菩薩，若大一個肚子，只怕快要臨盆了！志貞道：泥菩薩那裏生得產來？況且這尊彌勒佛是男身，開天闢地以來，也未有男子生產的。貴升道：三太真正呆了！我看你服式行爲，不異男子，只怕將來也要懷孕？志貞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貴升道：是小生失言了。志貞道：休得油嘴！這裏來！貴升走過去，道：三太，這尊菩薩，身穿金甲，手執降魔鞭，是何菩薩？志貞道：這是護法韋馱。貴升道：你看他威風凜凜，想是要打你了！志貞道：爲何要打貧尼呢？貴升道：打你口是心非！志貞道：貧尼並不口是心非。貴升道：你雖終日誦經念佛，暗裏常想嫁個風流郎君。志貞道：罪過！罪過！大爺這裏來！貴升應聲走進，見是大雄寶殿，屋宇巍峨，佛像軒昂，便道：三太，今日又添了一對金童玉女了。志貞道：金童玉女在那裏？貴升道：三太與小生在這裏，豈不是一對金童玉女麼？志貞道：大爺將人比佛，是罪過的呀！貴升道：三太，既是比得罪過，小生又有一比：無異西廂記上的張生鶯鶯，佛殿相逢。志貞道：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也是詩禮傳家。貴升道：莫非就是寫大字的何老先生麼？志貞道：正是。貴升道：可敬！可敬！不知三太爲何出起家來？志貞道：貧尼幼時常常患病，特請一位星家，將我八字細細推算，說什麼是傷夫之命，還有鐵掃帚，八敗星；若要無關無煞，除非出家爲尼；我爺娘聽信此話，故而將我送庵落髮。貴升道：三太可有刀麼？志貞道：要來何用？貴升道：我要殺盡江湖上算命人，好好一位如花如玉的女子，可恨他隨口胡言；若是姿色平常的，到也罷了；我看三太千嬌百媚，真是踏遍天涯無尋處；害得你形單影隻，孤衾冷枕，只落得晨鐘暮鼓，受盡淒涼；如今青年之時，就是過得；若至老年，倘有病災，那有知心伏侍之人，真正苦個不了！志貞聽了，半晌無言，貴升定定心心看了一看。志貞道：大爺這裏來能肯升道：三太，如今往那裏去了？志貞道：到千佛閣上走走，大爺請先登樓。貴升道：還是三太引導的好。志貞道：大爺，平地上貧尼可以引導，如今是要上樓了；若是貧尼在前，大爺在後，未免有些污穢。貴升道：既如此，小生在上，三太在底下便了。志貞道：呀！不要油嘴！貴升上了樓道：三太，你看閣中許多菩薩，也有男的，也有女的。志貞道：此所謂千佛閣了。貴升道：他們男女混雜，莫非也要結識私情？志貞道：菩薩是不拿這事作遊戲的。貴升道：三太，這牆上

寫的是什麼字？志貞道：寫的那麼阿彌陀佛。貴升道：可笑你們出家人真會做作！明明南無二字，偏曰那麼。志貞道：大爺，貧尼也怪你們讀書人！好好一句於戲前王，偏讀嗚呼前王；大爺若是於戲了，貧尼就念南無。貴升道：三太這句話太失利了！志貞道：貧尼失言了。下樓去罷。貴升道：三太，如今下樓，是要小生走你的後了。志貞紅了臉道：呀！來呀！

貴升下了樓道：三太，如今往那裏去了？志貞道：你只管跟我來。貴升跟到那裏道：三太，此地是什麼所在？志貞道：大爺，就是天元地元水元，謂之三元堂。貴升道：如今是四元堂了。志貞道：怎稱四元堂？貴升道：我與三太真好一對姻緣，豈非四元堂麼？志貞道：大爺枉讀詩書，這姻緣二字從何而來？貴升道：既嫌尼俗難成，待小生做了和尚，那時一對光頭，就可同行同宿了。志貞道：呀！這裏來罷！貴升走過去道：好！一坐新造的殿宇，爲何只有神廚，沒有佛像？志貞道：大爺，這是報恩堂。貴升道：何謂報恩堂？志貞道：本城有個名喚王泮香夫人李氏，身患重病，那日夢見九天玄女娘娘，親賜靈丹吃了，醒來神清氣爽，漸漸痊愈，故而來到荒庵虔列神堂。如今聖像未塑，所以只有神廚。貴升道：原來如此，但是聖像幾時可以塑就？志貞道：王老爺差人往江西訪求名工，如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遊到下底去了。志貞道：胡說！佛婆道：失言了。快些出去罷。便即同到外邊。貴升與君卿告辭回去。

第七回 落庵

那由貴升挨到次日傍晚，命文旦上街買扇，獨自悄然出外，行來已是法庵前，大着膽穿過紫竹林，果見牆上寫着謹防惡犬四個字，門兒緊緊關着，想道：她約我三更時分，如今不過黃昏，且慢舉動，免得敗露機關。但此地坐也沒處坐，怎麼好呢？也能偷情那還管得辛苦席地而坐。是了。貴升在月光之下，冷風颯颯，陰氣逼人，不覺有些戰戰兢兢。正等得不耐，忽見門縫中燈光隱隱，心中大喜，上前舉手輕彈三下，那門兒頓然開了。定睛一看，暗叫一聲不好了！原來是當家師太。急得意亂心慌，無言可出。那普禪道：大爺蚤夜到此，有何下問？貴升道：當家師太，小生因見月色皎潔，偶爾閃遊到此，看見門縫中有燈光射出，故敢問津，不意就是師太，尙望指點迷途。普禪道：這也湊巧了！貴升道：但不知師太夜靜更深，何以到此？後門普禪道：貧尼是一庵之主，每逢臨睡之時，必須前後一走，以免疏虞。貴升悔恨方才彈了三下，打算此刻回去，明日再來與志貞

重訂佳期，就道：師太夜深了，請進去罷！小生要告辭了。普禪早已心神搖蕩，說道：大爺既到荒庵，何妨進來談談。貴升道：小生是要回去了。普禪道：荒庵雖則簡陋，不會累及大爺衣服的。貴升察言觀色，料着八九，便道：師太既承相召，只是攪擾不當。普禪道：說那裏話來？貧尼執燈引導了。貴升關上了門，相隨進來，道：師太這是什麼所在了？普禪道：大爺，這就是貧尼的臥房了。貴升道：師太何不往雲堂去坐坐？普禪道：大爺，貧尼的臥房到還清潔些。貴升道：小生要到外邊去的。故意回身便走，普禪上前一把拖住，道：不必做難了！來罷！貴升素愛風流，怎經得輕薄形態一誘，竟忘了初來之意，隨了普禪進房。

那志貞等到三更時分，悄悄推出雲房；但見一派淒涼月色，萬籟俱寂。走過當家的臥房邊，隱隱聽得聲音，好似兩人在內談話，細細聽來，又像男人的聲音，附近窗前，定心聽去，原來是心上人兒。就將舌尖舐破紙窗，只見二人正在寬衣解帶。貴升面帶笑容，欲鬆綾褲。志貞暗道：不好了！要露出下體來了！幸虧貴升先將錦被蓋了，然後拿出小衣；當家接過，橫在床上。貴升又將汗衫脫下，露出白嫩皮膚；却好當家的上下衣服俱已卸下，竟公然相抱睡下。一會兒，當家坐起身。

來，吹熄燈火；又聽得叮咚一響，羅幃放下。志貞心想：是了，這是性急慌忙，匆匆而睡，以至於重起吹燈下帳；但是我費了心機，到成全了當家，好叫我一腔慾火，怎得過去？志貞聽得口角流涎，魂魄飛騰。不知不覺，已聞金鷄高唱，暗道：呀！不好了！天色將要明了！回房去罷！志貞如癡如醉，慢慢步去窗前，幾番回頭，數次潛聽。忽然一想：呀！呀！還留戀則甚！快些走罷！便一逕回房，閉門睡下。

第八回 查拷

那文旦自申貴升那晚悄然出門去了，杳無踪跡；張氏娘娘將他痛打，要他身上還出大爺。可憐文旦負傷尋覓，連日不見；張氏娘娘將他送縣立追，定限三日；如若交不出主人，重重處罰。文旦尋到第二天，料難尋着，恐怕吃苦不下。情急計生：在總管王定處騙取了五十兩銀子，遁逃去了。那張雅雲不見文旦前來回覆，便喚王定進來，道：前日曾將文旦送交該縣追尋大爺，今日已是第四天了，爲何還沒有回覆？王定道：老奴正要告稟娘娘，前日文旦說，奉主母之命，要老奴與他五十兩銀子，要往他方找尋大爺。雅雲道：呀！有這等事！你可與他否？王定道：老奴已經與了

他了。雅雲聽了，怒道：老狗才！你爲人如此朦朧！不想如今正在究他，就是我要取銀子，豈有不命丫環來取；況且又無憑據，你竟擅付與他，明明是徇私暗放，在我跟前胡談，丫環取家法過來！與我打這老狗才！王定心想：我在申府伏役三代，從未受責；今日如果被打，我還有什麼臉面？便跪求道：實是一時不辨真偽，難怪娘娘深責；乞念老奴多年伏役，恩開格外。雅雲道：老狗才！你倚恃多年總管，擅敢自行作主，把我看得不在眼內，今日斷難饒恕。丫環與我速打！此刻合府家人，齊來跪求，雅雲只是惱怒。旁邊芳蘭從容勸道：娘娘請息雷霆。王總管雖然有誤，乃一時不察所致；致求娘娘格外寬容，念他多年總管，臉面爲重，饒恕了罷。那芳蘭是娘娘心愛丫環，自幼作伴，一言之下，雅雲果然怒氣漸消。想道：芳蘭之言雖是，但想王定在府多年，經營一切銀錢賬目，豈能一無私弊，趁此查究一番，以杜弊，便道：王定，今日暫且寬容，但你經營多年，恐有暗蒙，趁我今日閑暇，可將歷年賬目交進，待我澈底一查；如有舛誤，休想再在府中。王定想道：我生平從無私曲，但主母現在尋事，須得旁邊有個幫助之人才好；偶然想及芳蘭，乃主母心愛之人，便對芳蘭丟個眼風，芳蘭會意，將頭微微一點。王定便去將歷年各項冊籍，一齊取進來，道：娘娘，賬簿在此，

請娘娘查看雅雲命人取算盤過來，逐一查看。雅雲算法精明，芳蘭在旁報賬，稍有不符，芳蘭代爲掩飾。片刻之間，盡行算清。雅雲暗想：果然蒼頭毫無私弊，乃是我錯怪他了。便道：王定，難得你數十年來，並無一弊，可見你忠心耿耿，我娘娘錯怪你了。但大爺時常貪玩在外，我又是女流之輩，府中諸事，仍賴你悉心料理，須始終如一才好。王定道：多承娘娘過譽，老奴自當盡心竭力，以報厚恩。但還有一言告稟。雅雲道：還有何話？你且說來。王定道：老奴今觀主母英明，不敢隱瞞；只爲這蘇州一郡，有三十六個埠頭，月利向歸先主；自從先主歸天，小主年幼，被族中人佔去；老奴意欲赴縣呈控，惟恐勢力不濟，如今小主雖則長大，奈他生性軟弱，故而不曾啓口。娘娘倘能奪取回來，每年可進一萬餘金。雅雲道：既有此事，理宜奪取回來，慢慢商量是了。但大爺出外不歸，須要上緊尋訪文旦那狗才，少不得有日重重處治。王定道：是，謹遵主母之命。便將賬簿拿回，另命家人出外尋訪小主。

第九回 索夫

那張氏雅雲連日不見申貴升回家，打發王定前往沈君卿家中探問下落。沈君卿之父沈老爺道：各門各戶，你家主人不見，來問我家，真正笑話。王定道：你家三相公同往遊春，故此前來探問。沈老爺道：你家娘娘又不曾將主人交代我家三相公，前來尋取，真正扯談得緊。王定無可奈何，只得回家稟覆。氣得雅雲火星直迸，恨恨連聲。却好芳蘭走來，道：娘娘自言自語，莫非就爲大爺不歸之事麼？雅雲道：正是。沈家老賊出言無理，我欲前往吵鬧，惟恐傷了多年世誼，倘若大爺回來，叫他怎生見面？因此行止未決。芳蘭道：娘娘，依丫頭的愚見，一些不難。這叫遇大王施禮樂，遇蠻子講兵法；娘娘只要挑選幾名家丁，幾名丫頭，同到沈家，看他如何對答。若是軟弱，我們就息戈罷兵；倘有非理之處，我們一齊動手，打出事來，自有大老爺蓋庇。一則罰罰他今日非理之言；二則總要在沈三爺身上追尋大爺下落。雅雲道：丫頭之言有理，便命傳喚王定進來，道着：你挑選輕壯家人十二名伺候，并備大轎一乘。我要往北濠沈宅走遭。王定心想：娘娘今到沈家，定有打局；方才我去尋訪大爺，沈老爺出言無狀，如今多少讓他吃些苦頭，也好出出我胸中之氣。即便應聲出來，挑選十二名家丁，個個身材雄壯，手中各執棍棒。王定道：兄弟們聽我吩咐到

了沈家，娘娘吩咐打，便可動手，不可妄自囉哩。家丁們欣然道：「那麼我們靜聽娘娘指揮。」是了。王定又備好大轎，進來道：「啓上娘娘，均已齊備，專候娘娘上轎。」雅雲又命芳蘭挑選十二名丫頭，也是個個粗壯，各穿短袄長裙。芳蘭道：「衆位姐妹，凡事須要依我娘娘吩咐。叫打則勇往直前，叫住則平身後退，倘有不遵，回來家法重處。」衆丫頭道：「曉得的，我們都曉得的。」雅雲道：「王定在外照管芳蘭在內監察，不必隨去。」吩咐已畢，回房略略梳妝改換，出了內廳，乘輿前往。十二名家丁，十二名丫環，緊緊跟隨。

不多一時，已近北濠沈府。管巷門家人沈福，聽得申娘娘要與北濠沈府說話，又見帶了多人，明知必有是非，他就急急趕回，將兩頭巷門管住。娘娘轎至巷門，心中大怒，吩咐家人上前叫喊，快開巷門！叫喊一回不應，娘娘吩咐打進巷門。那沈老爺算小得很，這重巷門素不修理，已經傾損的了；今被申府家丁用力一推，頓然坍倒。衆人簇擁進去，已到沈府門前，娘娘吩咐衆人，不許囉哩！那沈府管門人問道：「來是何人申府家丁以實答之？」管門人一看男女衆多，不敢怠慢，連忙進內通報。沈爺心想：「來此不知何意？正在躊躇，又見沈福報稱：申娘娘將巷門打壞了。」沈爺益

發狐疑不解，只見申娘娘轎已入內了。丫環將帘掀起，申娘娘步出。沈爺便呼姪女，娘娘免強口稱大人客套一番，早有丫環獻茗。沈爺有三位媳婦，因三娘偶抱小恙，惟大娘二娘出接，敍了寒暄。沈爺道：請教姪女，光臨何事？雅雲道：姪女告稟叔父，無事不敢輕造；適才姪女打發蒼頭王定來問丈夫下落，因叔父言語不明，故此姪女前來動問，我家丈夫到底那裏去了？沈爺因打坍巷門，正在動怒，便呵呵冷笑道：你的丈夫又不交代與我，怎麼問起我來？雅雲道：交代雖然不曾交代，但我丈夫與令郎三叔同遊，自三月初八日出門，至今不回，叔父必然曉得下落的。沈爺道：既是與三兒同遊，下官一發不知了。雅雲道：不相干，叔父越推不知，姪女偏要叔父尋還。沈爺道：真是蠻人說蠻話了！自己不見丈夫，到來逼我尋還，扯談扯談！雅雲道：叔父，你不要破口呀！沈爺道：扯談二字，也不算得罪你；你自己想想看！我是還是你是？雅雲道：姪女也沒有什麼錯處。沈爺道：錯是不錯，爲何把我巷門打壞？雅雲心想：這原是一時鹵莽，但我怎肯伏輸，便道：叔父，官街大路，爲何白天巷門緊閉？是叔父明欺姪女了。沈爺道：姪女之言差矣！難道別處不好走，偏偏要經過我家巷門？雅雲道：叔父真講得蠻話！姪女特誠到府，豈有不走巷門，反走別處麼？如今叔父快快

還我丈夫萬事不論；若然沒有丈夫還我，不干休的。沈爺冷笑道：蠻婦！蠻婦！世間竟有這樣不明道理的蠻婦！雅雲素性驕傲，那裏受得？此時柳眉倒豎，鳳目圓睜，喝令家丁，把廳上物件打壞了！沈爺慌忙喝道：誰敢動手？正要上前攔阻，被申娘娘扯住鬚鬚，拉牢束帶；急得沈爺欲要退避，不能脫身。那沈爺是堂堂男子，難道鬥不過一個小小婦人？只因男不同女敵，更兼懼着張天官的勢頭。可惜滿堂擺設，霎時打得無一幸免。申娘娘道：老匹夫！快些還我丈夫來！沈爺道：姪女，放手！我實在不知，望全些體面！沈二娘心中不服，罵道：娼根！蠻婦！如此撒野！公公勿急！待我來打她兩巴掌！沈二娘舉掌打過來，申娘娘即忙扭住。沈爺趁機逃遁，密遣家人到南關去請張爺。

那十二名粗壯丫頭，奉命將沈二娘捆住。二娘連連叫罵，丫頭們道：這個娼婆還要這種罵法，我們來拉下了她的裙衣再講！那沈大娘早已躲入房中，閉門不敢出來。沈三娘聞知，連忙帶病出來，上前叫道：申家姊姊，雖然二姆曉舌，總是愚夫招的禍事，望求看着通家之誼，免傷和氣！尊夫理當差人尋訪，快請饒了二姆！雅雲聽了一派公言，到覺有些不好意思，便道：三婦之言，却有情理，只是我的丈夫總要尋還我的！三娘道：這個自然。雅雲道：如此，丫環們住手！丫環們只得

放了二娘，二娘滿面塵埃，忍氣吞聲，回房去了。二美言談幾句，甚是莫逆，却好君卿回來，聞知此事，也覺懊惱，只得進廳陪笑道：大嫂，諸事開罪，請息雷霆！在這三天之內，尋還貴兒是了。雅雲道：三叔，我家相公是一家之主，全靠他的，你到底引誘他到那裏去了？君卿道：大嫂，我與貴兒遊玩，原有數天，自從遊法花庵以後，不曾會見，實在不知他到了那裏去遊玩。雅雲道：如此，那裏去了呢？君卿道：總求大嫂息怒，待我上緊尋訪便了。雅雲道：你方才說到法花庵遊玩，你庵內可曾去尋過麼？君卿道：愚叔訪雖訪過，但佛門女尼之地，不便污言，所以未曾詢問。說話之間，忽報南關張爺到來。君卿恐被責罰，即忙潛避。三娘也使迴避。兵科沈爺出接，道：老大人，令媛行爲太覺兇暴，喏！喏！喏！吵得我落花流水，滿堂粉碎。張爺道：所爲何事？沈爺道：據云令坦身無着落，說我三兒引誘。張爺道：呀！這是我家女兒不是了。雅雲上前見道：爹爹來了，爹爹萬福。張爺責道：女兒家理應循些婦道，丈夫不見，怎麼吵得沈老伯府上如此模樣？成何體統！雅雲假作含悲道：爹爹莫聽一面之詞，將女兒責罰；只因沈家三叔，同我丈夫日夕遊玩，自從初八一去不歸，女兒應得差人探問下落，那知沈家老伯反將王定怒罵一場，故此女兒十分動氣。張爺道：就是動氣，也該與我

相商，不該帶了多人，吵到如此地步。沈年兄，諸事息怒。總看老夫薄面，小婿不見，乃令郎相同遊玩，自然知些踪跡，拜托上緊尋訪。至于打壞什物，老夫自當賠償。沈爺道：「老大人，打毀什物到也有限，還有一座巷門，如何處置？」張爺冷笑道：「沈年兄，南北通衢，爲何青天白日掩了巷門？莫怪小女打壞，就是別人也要動怒。你若要我賠償巷門，連廳上什物一概不賠，不怕怎的？」吩咐打轎，同了雅雲上轎回府。沈爺氣得幾乎昏去，問丫環道：「二娘娘打得怎樣？」丫環道：「老爺二娘娘到打得還好，此刻睡在房中。」沈爺道：「這便還好。家人們，與我把這些碎物收拾了。」那沈爺原有三子，大兒二兒只因下鄉討租去了，所以此時不提。那張爺同雅雲回進府中，夫人見了，道：「女兒既是女夫不見，只要差人尋訪，怎麼如此胡行？」雅雲道：「是女兒不是？」張爺道：「夫人，女兒雖然不好，但沈家也是草包，青天白日閉了巷門，反要下官賠償，你道是不是？」夫人道：「相公，諸事丟開，不必言矣。」吩咐廚下備酒，解女兒的氣。當時十二名家丁，十二名婢女，俱有小席。直飲到紅日西沉，方才撤席。張爺留住雅雲，十二名家丁只留兩個，十二名婢女單留六人，餘者打發回去，然後回房，各自安歇。

第十回 搜庵

那申貴升耽擱普禪房中，不覺已是半月，那日與當家說，要與志貞歡敘。當家也知貴升來意，原爲志貞，如今被我佔了半月，若不使他們一敘，一恐貴升不能遂願，卽欲去了；二恐徒弟們說長道短，無奈暫分恩愛，將他送入三太房中，待等耽擱幾宵，再作道理。這晚申大爺方得與志貞成其好事。次晨，二人留戀不起，門外佛婆喚道：申大爺，三師太，晒到此刻，還不起身？寔的！快些起來洗面！說罷，門上敲了幾下。二人只得披衣起身，志貞含羞開了門兒，佛婆送進臉水。一會兒，當家與着四個光頭做完早課，一齊走將進來，相見過了，大家坐下。當家對着貴升二目一睜，微微一笑，道：昨宵遂意了麼？四個光頭也是嘻嘻一笑，對了他二人。貴升無言可說，便道：列位起得早呀！光頭們道：我們獨自睡不着，所以早些的。貴升道：師太們又來取笑了。衆人正在談笑，只見佛婆手托茶盤，進來道：申大爺，請用茶點。貴升食量甚淺，略用一些，便能。當家道：大爺，你到庵中已是半月，大娘在家定必憂慮，倘有風吹草動，如何是好？貴升忙道：不妨，我出門並不會說何

方去的，家內焉知我在庵中？只要你們口緊，就是兩三年也不妨。當家道：「難道我們會對別人說不成？」貴升笑道：「這就不妨了。」志貞道：「大爺家內雖然不知，但你初次遊庵，有沈三爺作伴；倘沈三爺說出遊庵之語，大娘豈不疑心在此？倘出于不備，被她搜見了，叫我們怎麼好？不如及早回去，省得恐怖，免致是非。」貴升道：「呀！這便怎麼處？回去是不回去的；須要另外想個好好的法子，防備防備才好。」當家道：「既然申大爺不肯回去，只要預先想個躲藏的好地方；若有變作，就不至於臨渴掘井了。」四個光頭巴不得貴升在此，也好嘗嘗滋味，所以大家作計，志微道：「有人來尋，抗在我床背後可好？」志祥道：「不好！不好！抗在我床背後秘密得多。」志貞道：「倘大娘到此，自然各處尋覓，床背後怎好躲藏？」光頭們道：「那麼如何呢？」志貞尋思一回，道：「呀！計是有一條在此。」貴升忙問：「是什麼地方？」志貞道：「那邊玄女殿中，有王老爺新造的神廚，并塑娘娘聖像；聖像却尚未塑，衣冠袍履早已送來；倘到臨時，大爺扮作娘娘，權在神廚躲避，將帳幔放下，他們搜遠不搜近；決不疑在那裏，就是掀開帳幔來看，也斷不至留在心。」四個光頭與那貴升一齊道妙，當家說：「既然如此，何不先試演一番，看看可像？」免得臨時有甚破綻。」志貞即便取出珠冠繡袍朝裙等物，與申大爺梳頭

打扮起來。志法道：這雙腳怎麼處？志貞道：不妨，只要將珠履套在脚尖，藏在朝裙底下，他們想是神道，決不掀開來看的。打扮完了，宛似一位娘娘，便同到玄女殿中，貴升步進神廚坐下。衆人舉目細看，都說十分相像。忽見佛婆急急走進來道：當家，南濠申娘娘來了！帶領家人侍女，說是燒香，快些出去迎接！衆人好不慌張，幸得預先防備。普禪便道：你們在此照料，我到外邊去了。

原來申娘娘想到昨日沈君卿說與丈夫遊法花庵之後，不會見面，剛巧丈夫第二日就不回來，因此心中動疑，只說回家，辭別雙親，帶了家丁侍女，進庵搜尋。此刻普禪出來迎接，道：大娘娘，貧尼問訊了。雅雲從容還禮，又見四個光頭，也來面添笑顏，道：大娘娘，貧尼們問訊了。雅雲道：阿呀呀！衆位師太少禮！心想：看來此行徒然的了！原來雅雲知丈夫性喜風流，女尼中有出色的呢？或者貪戀在此，也未可知；今見四個光頭粗而且俗，就是普禪，也不見得怎樣出色，只怕丈夫未必在此，所以把搜庵的念頭減去一半；然而來了，總要搜尋的。那志貞早已料到申娘娘的來意，原是捕風捉影，見女尼中有好人物呢？自然要格外搜得仔細。自己出去，惟恐惹眼，故而裝病不出。此刻侍女在大殿上燒了香燭，衆光頭在兩邊擂鼓鳴鐘，雅雲拜佛已畢，普禪道：請娘娘客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禪便道：娘娘，吉人天佑，大爺定常有日回家。憂愁最易傷身，且請娘娘玩玩荒庵景緻。雅雲道：多承師太解勸！心想：普禪爲人有方，看來大爺未必留庵。那些丫頭掀開帳幔，爭着觀看，有的道：這位娘娘的面貌真好！好像在那裏見過的？有的道：吓！菩薩怎說那裏見過的那個道？面熟得緊！普禪聽了，十分着急，便道：呀！姐姐們，看看就罷了，神道是變瀆不得的！雅雲舉目一看，也覺這位聖像有些面熟，一時記想不起。因恐變瀆聖母，也不去尋想了。雅雲遊過了玄女殿，便要告辭回家。普禪道：請娘娘再少坐，用了齋去。雅雲道：多謝師太不必費心了！改日着人送茶香過來。普禪道：阿呀呀！不消的。雅雲告別上轎，家丁侍女跟隨回府。

第十一回 計陷

那兵科沈爺有三個兒子，各人性情迥異：長子沈樑，號叫君佐，爲人胆小，只是死老實；次子沈材，號叫君助，爲人梟薄，專好挖折計算；三子沈棟，號叫君卿，爲人忠厚，性喜交游。那天申娘娘吵鬧沈府，適值沈樑、沈材下鄉討租去了。次日，便即回來，聞知其事，沈材恨恨不已。這天秦氏二

娘走出內房。聽得沈材正在自言自語，便道：「噲！男的，你在說什麼？」沈材嘆口氣道：「家主婆，我在恨申家那個潑婦，皆是三老官不好弄出來的。你看一波不了，又興一波。」申貴升若是不見，只怕還要來打還魂陣啦。」二娘道：「這一些不難，只消想個計策，擺佈了三阿叔，事就完了。」沈材道：「如何呢？」二娘道：「喏！只要你在公爺面前串唆一聲，說三阿叔不務正業，又不上緊攻書，糧不積，秀不秀；況且申家的事情還未完篇，只恐要打還魂陣，到不如弄個二三千銀子，出門做做生意，一來避了申家威逼；二來也好見些利息。」沈材道：「家主婆，這却不可！二三千銀子，經不得三老官出外銷化，弄得本利全無，豈不落下水去？況且申貴升是他引誘，如若出門去了，他到安身事外，我們來當禍了。」二娘道：「男的你怎麼這般呆法？只消如此如此！一則報洩出醜之仇，二則將來多分一份家產。」沈材聽了，連稱好個計策。便出來與父親說了，沈爺不知其中暗算，即喚君卿道：「你二哥在此言及你讀書沒有進步，莫若改爲生理，到可賺些錢財，爲父的想此言甚是，故此叫你前來，不知你意下如何？」君卿道：「不知爹爹叫孩兒做什麼生理好？」沈材道：「三弟，目下珠寶襄陽甚賤，揚州甚貴，所以爲兄的打算弄二三千銀子，與你去販販珠寶，多少見些利息；況且申家的事情還未完

結，也好藉此避開，免得重興風波。三弟，你道如何？君卿道：「二哥，說起珠寶，小弟想來，却不十分精明。」沈材道：「三弟又來了！你平日最喜珠寶，那有不精明？這便是推却之言，歡喜遊蕩，不就正業了。」君卿無奈，只好應承道：「爹爹，但不知擇於何日動身？」沈爺未及回答，沈材搶口道：「三弟，你不要性急！三千銀子不是容易的，且等預備好了，就揀日子。」君卿道：「二哥之言有理，言罷，各自去了。」

沈材暗通銀舖，用烏鉛造就了三千兩假銀。光陰如箭，半月已過。擇定四月十二出行吉日，到了那天，堂前擺下送行酒席，合家同飲。沈爺再三叮囑，無非路上保重等語。惟有三娘十分苦楚，敬過一杯酒，取出一枝金簪，贈與夫君。君卿道：「多謝賢妻！你今懷孕在身，亦須格外保重！」三娘道：「奴家知道。」言談數語，只見沈方進來，道：「啓上老爺，三爺船隻均已辦停當了。」沈爺道：「如此，可把舖陳發下船去。」沈方應聲曉得，君卿別過衆人，同了沈方，來到岸邊，下了船隻，船家即便開行。在路將近一月，已到湖廣襄陽。君卿道：「呀！怎奈我初次營生，不知去投那家珠寶行才好？」沈方道：「三爺，一些也不難，自古道：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待小男到岸上去打聽打聽看。」君卿道：「如此，速去速來。」沈方去不多時，回到船上，道：「三爺，小男打聽得城內城隍廟前，有家輩萬文，珠寶極多，買

賣公平，小男打聽明白，特來稟報。君卿使命算清船金，喚了脚夫，扛抬行李，徑到董萬文行內。主人帶笑迎接，遜坐奉茶。主人道：先生貴姓？府居何處？今到小行，必有賜顧。君卿道：不敢，小生沈君卿，乃蘇州人氏。今帶些些銀子，要來販兌珠寶，真正見笑大方。主人道：豈敢，經營大小，總是交易，先生不必客氣，便吩咐廚下備酒，並命將行李發到東廂房去。飲酒之間，主人道：請問沈先生，要兌珠寶若干？君卿道：不過三千兩之間。主人便去取出珠寶，君卿揀了上號明珠三百粒，洋珠五百餘粒，言定足兌三千兩銀子。君卿收了珍珠，即便開箱取出銀子，十兩一封，却有三百封。主人解開銀包，只見錠錠墨黑，心中疑惑，再行剪開，那知盡是烏鉛，不覺生怒，道：沈先生，這銀子是那裏來的？君卿道：是小生自己的。主人道：我認你是好人，故而格外優待；那知你是歹人，要來騙我珠寶來來！同你見官去！使用假銀，該當何罪？君卿驚慌道：怎怎麼這銀子是假的？主人道：你不是瞎子，自己看看！沈方心中着急，再三懇求主人釋放，主人不睬，緊緊扭住。忽聞一陣鑼聲，原來欽差大人在外經過，聽得喧嚷，便問何事？主人即便出來稟了，欽差大怒，吩咐左右，將沈君卿帶去。

第十二回 法場

(47)

場 法

那代天巡狩劉仲賢帶回人沈君卿，卽用嚴刑訊究，竟不辨底細，將君卿判成死罪。這天綁赴法場，只等午時三刻斬決。君卿跪在地上，心中好不悽慘。想道：銀子到底何人掉換？難道二哥所爲？雖則向來不相和睦，但也不至下此毒手；或是鋪中銀匠，私下掉換，害我今日遭此災殃，天呀！你何以無眼？竟任凶人如此狂妄！害我好苦呀！君卿不住啼哭，引得那些看客個個傷心。忽聽得一聲號哭道：我的三爺呀！原來沈方爲了小主遭屈，所以辦了酒餚祭物前來；衆軍士阻不住，被他闖進法場。此刻沈方抱住君卿，號哭不已。監斬官喝道：這個什麼人？敢在此吵鬧！拉他出去！軍士道：啓上老爺，是活祭的。監斬官道：如此，悄悄的不許吵鬧！軍士便傳話道：那活祭的老爺吩咐過了，悄悄的不許吵鬧！君卿道：沈方，你來做什麼？我死在頃刻了。有句話叮囑你！沈方道：三爺有何吩咐！君卿道：沈方呀！我與你多年主僕，我今不幸身喪異鄉，望你買口薄薄棺材，殮我尸骸，雖死不忘。沈方道：三爺放心！在小男身上是了。君卿道：還有一言，我今死了，家中那得知曉？你

必須回家報信，勸他們不要過悲！三娘懷孕在身，叫她切須保重！你若川資不設，可把行李變賣！阿呀！苦呀！大哭一聲，頓時昏去。沈方悲怒交加，罵道：瘟官！瘟官！好好紋銀到說假的！憑空傷我主人，只怕你合家老小，一年內死得精光！沈方大哭大罵，監斬官大怒道：這狗才如此無理！還當了得！快快斃下了！左右齊聲答應，狐假虎威。却好君卿醒來，再三哀求，監斬官方才釋怒，喝命拖他出去！沈方無可奈何，帶泣而去。

第十三回 雷震

將近午時三刻，忽然捲起一陣狂風，飛沙走石，雷電交作，霎時烏雲密布，法場上如黑夜一般。監斬官心驚胆戰，軍士們毛髮直豎。看客們有的道：阿唷！不好了！今日要天打人了！說話未完，豁喇喇一聲霹靂，竟把沈君卿提出，吸往高山峻嶺去了。又一聲霹靂，將一人打死於法場之上；雲收雨散，重現旭日。監斬官猶如木塑，軍士們呆立兩邊。只見法場上一人端跪，好像一段焦木。軍士們只道犯人今遭天譴，正要啓稟，仔細一看，並非君卿面目；却是短短髭鬚，尖頭小耳，身材

並不長大，手持一錠銀子跪着。背上一行字，寫道：用假銀非君卿，天不忍遭屈害，合將陰謀害弟沈君助天誅示衆。衆人一看，大驚失色。軍士們卽忙啓稟，監斬官深以爲異。暗想：原來是冤枉的！可笑欽差大人處事如此忽略。便道：事不三思，必有後悔；我也不用管，且自回轅罷！左右應聲打道，吆喝去了。一時間傳遍全城，都說新聞奇事，皆稱理該報應。沈方聽了不信，挨進人羣一看，嘆口氣道：一些不錯，正是二爺。怎麼辦這件事？竟不是人了！虧得天爺爺天伯伯曉得細底，不然三爺一條性命就不保了。這個人作惡極了，所以今日要犯天誅。這種形狀，看了到也可憐。但不知三爺劫往何處去了？叫我好不懷念！這個人也不必用棺木成殮，悉聽他是了。但我必須回家報信，不可在此耽擱。當卽將行李一齊變賣，湊了三十兩銀子，以爲盤費，回家而去。說到沈材當時要害兄弟，辦就假銀，誰知天理昭昭，難逃其罪，這假銀遺失兩錠在家，自爲得計，以爲兄弟必遭其害；不料那日正在中堂，忽然烏雲密佈，大雨傾注，雷聲隆隆，狂風大作，竟將沈材平空提去，不知所向，少刻雲收雨散，合家均稱異事。

第十四回 尋夫

那沈三娘姓陳名彩珍，自幼身居夫家，父親光顯，宦遊遠方，十載以來，魚雁不通。彩珍於去歲八月間與君卿草草完姻，今年已是十六歲了。自從丈夫出門以後，沈材夫妻罰她夾在粗使丫頭之內，稍有不周，便施打罵。沈爺雖則明理，怎奈被這惡男女趨奉得天花亂墮，彩珍苦楚難受，偶爾告稟，沈爺反說挑唆是非，重加責備。那天沈材平空提去，彩珍深覺疑駭。這晚坐對孤燈，自訴苦處。恰好二娘在窗外聽得，如虎狼一般進來，道：娼根！你背了我竟敢這樣罵法！就順手取了門門，劈頭痛打。彩珍叫道：阿呀！二姆饒命！奴不曾說什麼！二娘道：你還要賴！打煞你才能！彩珍道：阿唷！打不起了！可憐打得渾身赤紫，涕淚交流，二娘到笑道：這一頓打得有趣！娼根！你若再在此說長道短，總要活活的打死你才罷！喏！這雙鞋子與我做了！明朝就要穿的！若不做好，明朝又要打的！彩珍只得應聲接了鞋子，惡婦回身去了。三娘好不苦惱，手執鞋圈，欲待要做，忽然想道：這賤人如此磨我，還要做牠什麼！便將鞋圈擲去。悶倚羅帳，細細想道：我此身若在家中，必被

這惡婦磨死；到不如趁此夜靜更深，逃出家中，問到襄陽，尋訪丈夫，譬如死在家中，不明不白。三娘主意已定，開了箱子，將細軟物件，打成一個小包。又一想道：且住！我是婦人家，怎好在路行走？倘遇歹人，豈非性命仍然不保？亦或惡婦差人追獲，原要回家受苦。三娘輾轉推思，思成一計：卽忙開了箱子，取出丈夫的衣巾，渾身上下一改扮了，宛似書生模樣，耳上環痕，用粉塗抹，靴中塞了棉絮，演習一回，只差舉止柔軟一些。此刻三更已盡，衆人皆入睡鄉，三娘輕輕步出房中，幸而月色如晝，悄悄開了重門，來到後園。暗道：呀！園門鎖着，這便怎麼處？忽然想道：還好，我今將房中鑰匙，都帶在身邊，內有一個鑰匙，似與此鎖相合。便身邊取出鑰匙，將園門開了。三娘一路前行，忽見對面來一更夫，三娘恐被盤問，只得潛身躲避，等那更夫轉了灣去，又向前行。瞬息之間，天色漸明，街上已有行人，三娘便道：兄長，借問一聲，到襄陽去從那裏走的？那人道：噲！襄陽遠得很呢！出了胥門，雇了船到揚州去再問，怎麼這裏蘇州地方就問起襄陽來了？三娘含羞道：承兄指教，心想，苦也！原來却有許多路程。便出了胥門，雇船往揚州而去。那沈府中丫頭，天明不見三娘，飛報二娘，二娘心中暗喜，假裝大怒，吩咐快快尋來！正值園公進來，道：啓上娘娘，昨夜園門大開，

不知何故？二娘道：你這殺坯！吃了饅園門，也管不牢的麼？快些滾出去罷！丫環們與我尋來！丫環們道：二姑娘，不要尋了！諒必跟了情人，快活地方去了。二娘即便來見沈爺，說：三娘跟情人去了。沈爺嘆道：罷了！罷了！我沈漢章平日爲人，並不兇惡，怎麼家中連遭奇變？好好孩兒，平空天提了去。君卿這畜生，無端惹出是非，雌老虎打上門來，如今到襄陽去販珠寶，那知家中賤人如此，胡行！真正家門不幸！沈興、沈旺，快些與我前去，拿住賤人。二娘明知逃遁，真是去了，眼中之釘，便道：公爺且慢家醜，不可外揚。况這娼根，跟了情人去的，那裏去捉？只好由她自去。沈爺嘆道：罷了！我今何顏見人？只好閉門安居了。

第十五回 二搜

那張雅雲這天在房中，想道：那日往法花庵進香，本欲尋訪丈夫，怎奈無從查究，回家據丫環說，玄女殿中娘娘，面目好似大爺，我當時拈香禱告，也曾瞻仰，只怕輕瀆神明，不敢正視。自丫環說破之後，仔細想來，果然有些相像；莫非光頭移花接木，巧計安排，若然如此，可惡之極了！那

申娘娘正在自言自語，却值芳蘭進來，便問娘娘有何不悅？娘娘道：芳蘭，大爺一去不歸，叫我有甚快活？芳蘭道：娘娘且免愁煩，據丫頭愚見，不如再往庵堂尋訪一回，或者大爺果在庵中藏匿，亦未可知。雅雲道：到也說得是你可吩咐總管買辦香燭，但是不可洩漏風聲，只說到庵拈香，免使尼姑得知，將大爺先行藏過。芳蘭道：是呀！娘娘何不從後門而進，以免尼姑預先曉得。雅雲道：言之有理，吩咐總管跟隨往庵中走遭。芳蘭應聲出外。此時乃是五月上旬，娘娘內襯熟羅單衫，外罩天青色西紗披風，松花膝褲，銀紅裙子，頭上挽就隨常髮髻，略略插帶，恰好芳蘭來道：娘娘轎子已伺候廳堂了。雅雲便命碧桃、秋菊、冬梅、荷香同去。芳蘭在家轎子出了大門，徑往法花庵後門而來。那申貴升在法花庵中，與尼姑們輪流交歡，心迷神醉，不思返家。這日是五月初五天，中佳節，庵中俗例，禮拜五懸寶懺，此刻普禪率領五個光頭，在大殿上拜懺，貴升夾在尼姑隊中，鐘也撞，鼓也擗，搗，很覺有趣。忽見佛婆匆匆進來，道：師太們不好了！普禪道：呀！佛婆爲何大驚小怪？佛婆道：並不大驚小怪，實在事情來得尷尬。申大爺在此，太太平平；那知申大爺的娘娘又來了，現在後門外面，就要進來了。貴光頭好不驚慌，貴升却笑道：今日不妨一見。普禪道：大爺這

使不得！我們庵內怎可藏匿男人？況且娘娘規矩極重，倘然相見，不但連累我們丟臉，只怕還要性命不保。貴升道：如此，叫小生躲到那裏去呢？志貞心靈意巧，叫聲大爺來！有一個去處可以躲避。師父，你去迎接娘娘！徒弟自有道理。

普禪就到後門迎接娘娘，一同進來，雅雲走近玄女殿，便道：師太，日前在玄女殿拈香，未曾瞻仰細底；今日特誠前來再叩金顏，望師太引領便了！普禪明知娘娘要訪大爺下落，幸此時私鹽包已不在內；況且玄女聖像早已塑好，所以胆大心寬，推開了門，請到裏邊。雅雲卽忙上前，揭開帳幔，只見玄女神像朱冠絡索遮面，蟒袍護體，明明是木雕神像，何曾像大爺形容？普禪笑道：娘娘，玄女聖像可好麼？此是江西名手刻的。雅雲道：果然好！王定點了香燭待奴瞻禮。雅雲跪下蒲團，至誠禱告。那些丫環也把神像瞻看，紛紛附耳談論：有的說，前日不是這位娘娘；有的說，怎麼不是這位娘娘？普禪惟恐露出馬脚，便道：請娘娘客堂少坐。雅雲道：不消了，妾身還要大殿拈香。普禪担着一把冷汗，只好引到大殿上來。五位光頭上前問訊，雅雲一一答禮。普禪對了志貞，眼色亂去，似乎說：申大爺藏在何處？志貞含笑而已。王定又把香燭點了，雅雲在神前拜祝，拜罷，

站起。普禪便道：「娘娘辛苦了！請客堂用茶。」雅雲道：「不消了，妾身還要遊玩遊玩。」普禪巴不得她早離去，那知雅雲偏偏不走，東觀西望，不覺長嘆一聲。普禪道：「呀！娘娘爲何發此一嘆？」雅雲道：「師太，因我家相公出外不歸，故此十分愁悶。」普禪道：「呀！大爺還不會回府麼？」這也奇了！小徒志貞頗會輪課，娘娘何不叫她就輪一課？」雅雲道：「如此，請教就大家坐了。」雅雲報了個時辰，志貞輪動纖纖十指，帶笑道：「娘娘，此卦是速喜，行人在目前。」普禪聽了，心中別的一跳，又聽得志貞道：「請娘娘放心，不出十天必定回來。」雅雲半信半疑，看看尼姑們並無赧顏，想來不在此間，便道：「王定，我們回去罷！」王定道：「老奴已命轎夫將轎子打到前山門了，請娘娘出去。」雅雲道：「如此，丫環們跟我來，便辭了衆尼姑，衆尼姑送出山門。」雅雲上轎去了。普禪回到大殿上，便問道：「志貞，你把申大爺到底藏在何處？」害我急得非常。志貞微微笑道：「若問申大爺，在這口鼓中。」普禪道：「呀！申大爺在鼓中麼？」志貞道：「一些不錯。」普禪道：「如此，快請出來！不要悶死了。」原來那口鼓極大，只因年代久遠，鼓皮一面蹣起，擺向裏邊，志貞將申大爺藏在其中，申娘娘竟未看出。此刻光頭們佈了香梯，請出申貴升。貴升笑道：「三大真會作弄，輪什麼六壬靈課，說什麼行人在目前，偏偏我娘子不解這玄機。」

志祥道：你翻在鼓中，其實你家娘娘也算翻在鼓中。普禪道：休得胡言亂語！志貞，你同大爺進去洗臉，將身上灰塵拂去了。貴升攬了志貞的手，同到裏邊，洗了臉，仍到大殿戲嬉。這晚，貴升睡在志貞房中，志貞勸道：大爺，你到庵中將近二月，娘娘來尋訪過二次，看她面帶憂容，心中戚戚，皆因記掛你，雖則此地難撇，到底自己妻子，你還是早早回去，免得娘娘朝夕懷念。方才貧尼指課，雖是戲言，說不出十天定必回來的，也不過要大爺回去的話。貴升帶笑道：三太，我與你愛情如此密切，怎忍撇你回去？雖然娘子恩情也好，奈她只是規諫讀書，我若在家中，豈不要活活的悶死？志貞道：規諫讀書，是娘娘的好意，大爺休得錯怪了。貴升道：若要我回去，除非日出西方。志貞勸他不從，只好聽憑住下。

第十六回 山宴

那呂剛在蘇州梅花院中，與申貴升、沈君卿結拜了兄弟，當即回轉烏龍山，想起賽花魁，備了銀子前往贖娶上山，立爲壓寨夫人。這天是端陽佳節，吩咐備齊酒餚，犒賞衆人。那呂剛端坐

殿上，鼓聲一震，衆面目齊來參見，道：大王福如江海，威同山岳；際此天中佳節，小將們理宜把盞敬賀，反蒙召賜盛筵，何以克當？呂剛道：衆位將軍，不過粗饍淡酒，聊酬平日之勞，不必過謙。吩咐擺上酒席，依次坐下。呂剛捧壺斟酒，唱歌作樂。忽然狂風驟雨，雷電交加，霎時雲散天晴，衆人俱稱奇異。原來沈君卿在法場雷震之後，劫往高峯，就是這烏龍山上。彼時君卿已經暈去，片刻之間，就得甦醒，說也奇怪，那斬條綁索一齊卸去。君卿如墮五里霧中，說道：呀，好熱天氣，但不知此處是何地名？人迹杳然，無可問路；看這峻嶺高岡，必有豺狼虎豹，抑或是神仙寄跡之所？吉凶莫定，真叫我進退兩難了。君卿正在沉吟，忽聽得一棒鑼聲，走出一羣嘍囉。嘍囉見了君卿，疑是奸細，便捉上山來，進殿稟道：啓大王，小的們巡哨後山，拿得一名奸細。呂剛道：既是奸細，綁到剝亭上取心下酒。嘍囉應聲出來，即便動手。君卿驚慌求道：大哥們饒了我罷！我乃瘦弱書生，並非奸細呀！嘍囉道：不必多言，這個形容，誰來信你不是奸細？大王之令，誰敢不從？走走走！打從殿前經過，君卿悲極大慟，道：蒼天呀蒼天！我沈君卿不想今日死在強人之手，兀不痛煞人也。

呂剛聽得沈君卿三字，吩咐推轉來仔細一看，呵呵大笑，道：果然是三弟。慌忙離座，吩咐卸

綁，君卿一認，道：原來是呂大哥。呂剛道：三弟，愚兄不知，多多冒犯，望乞恕罪。君卿道：小弟怎敢，即便作揖，分賓坐下。呂剛道：三弟，自從勾蘭一別，屈指二月，今日賢弟光降荒山，有何事故，乞道其詳。君卿道：呂大哥，小弟自別芝顏，時懷渴念，奈因未識華居，無從拜謁。若問小弟來意，大哥不厭碎煩，容弟告哀。呂剛道：願聞。君卿道：禍端是從申兄而起，他約我連日遊玩，不料他那天獨自出門，一去不歸。申家嫂嫂大怒，說我引誘，必要還她丈夫，吵得我家中落花流水，巷門也被打塌。彼時父兄惱怒，痛責小弟，二家兄端正三千兩銀子，命小弟往襄陽販珠寶，免得申家再來吵鬧。小弟一想甚是，便即出門。那知銀子是假的，到了襄陽，彼行主人看破，小弟不知，與他爭論，適值巡狩大人經過，竟將小弟拿了，可憐有口難辨，擲赴法場處斬。忽然烏雲四起，狂風陡作，霹靂一聲，竟將小弟劫到寶山落下。不意得逢大哥，實為有幸。呂剛驚奇道：原來賢弟有此一番情節，但不知假銀是誰掉換的。君卿道：如今想來，必是二家兄所施毒計。此刻呂剛便命廚下速備酒筵，須要豐盛些。君卿道：請問大哥。當日曾云客商，何時來此山寨。呂剛笑道：賢弟，若云在此山寨，算來已將十年。愚兄雖為草莽，秉性正直，常思濟困扶危，不捨單身客商。雖然官兵屢次來勦，皆遭拒

退君卿道：如此說來，就是目下所云的公平大王了。呂剛哈哈笑道：就是愚兄。承蒙黎庶稱揚美名，愚兄亦每懷安邦定國之志，並不起謀篡位之心。只因朝廷多奸，不願爲官。君卿道：足見大哥高見！言談之間，嚶囉送上酒餚。呂剛道：賢弟，山蔬淡酒，褻瀆之至。君卿道：豈敢得趨寶寨，攪擾不當。酒過三巡，呂剛道：俺想賢弟既然昆仲不和，又兼如此重案，莫如在荒山權隱幾時，待事稍有停當，再行回府。君卿道：但想妻子在家，必受磨難，故此放心不下。呂剛笑道：男子志在四方，那裏顧得妻子？雖然雷震法場，可以更名易姓，只恐令兄暗箭傷人。不如住在荒山，也可芸窗苦讀，巴得一朝發達，榮歸故鄉。君卿深以爲是，便道：承大哥雅愛，敢不如命。呂剛道：這便是了。次日，吩咐製了衣裳，送與君卿更換。從此，君卿耽擱烏龍寨中，朝夕勤讀。呂剛傳令衆人，稱呼三大王。

第十七回 三搜

那申娘娘二次搜庵，均未搜出丈夫，輾轉思維，不免仍有疑惑，打算再往法花庵，明言其事，細加查究，或可尋得丈夫。只因二次搜庵，芳蘭不曾帶去，雅雲素知芳蘭細心能幹，這天帶了同

往。到了法花庵，王定上前扣門，裏面志顯聽得聲音，卽忙出外，向門縫中一望，見了王定，她也不問事由，飛奔入內，叫道：不好了！申娘娘又來了！普禪好不驚慌，走進志貞房中，道：申娘娘又來了！這便怎處？此時申貴升已經病重了，在床聽得，長嘆一聲，道：師太們，如今小生要回去了。普禪道：阿呀！申大爺！你若見了娘娘，只怕法花庵頃刻要變爲灰土了，衆尼姑道：申大爺！去不得的！去不得的！個個跪在床前，磕頭哀求。貴升道：我一向被你們迷誤。今日如此光景，再不回去，等待何時？我一日不回，我妻子望我一日，你們莫非要我死在這裏麼？一定要回去了。衆尼姑道：申大爺，你可知拷打書僮，吵鬧沈府？大大鄉紳尙無怕懼，何況一所小小尼庵；且等娘娘去後，再送大爺回府，救了我們性命，感德不忘。貴升道：呀！你們好可厭呀！普禪道：志貞，第一次戲扮神像，第二次身藏鼓內，今將大爺安放何處？志祥道：大殿上天花板裏，前有老鼠瀝下污水，因此打掃干淨，何不就將大爺藏在天花板內，普禪道：那處甚妙！事在危急，快請大爺躲避！貴升道：阿呀！我不去躲避！要見她的呀！衆尼姑急了，重又磕頭哀求。貴升想道：罷了，且看三太面上，况她身懷六甲，已有兩月，若得生男，也好續了申門一脈，我若出見，娘子必然動怒，必要拷問衆尼，志貞腹中孩兒也要

難保了。無奈只得依允，衆尼卽忙扶到大殿躲藏。

那申娘娘在外等了好久，不見開門，十分動怒，吩咐家人竟把庵門打開，蜂擁入內。普禪見勢不妙，連忙出接，道：「娘娘許久不會，好麼？」雅雲帶怒道：「有甚不好？」普禪道：「娘娘請客堂用茶。」雅雲道：「茶到不必！我正要問你，我無事不登三寶殿，特來究一情由。」普禪道：「有何貴幹？」請教。雅雲道：「你們辦的好勾當！我丈夫自從三月中出門，至今不歸。」普禪道：「這也奇了！」雅雲道：「只因不歸，故來查問。」普禪道：「娘娘真正說笑話了！尊府大爺不歸，怎麼來問貧尼？」雅雲道：「只因那日與沈家三爺在山塘上看戲，據說與你們眼角傳情。」普禪道：「呀！這是屈煞貧尼了！那個誹謗真正罪過！」雅雲道：「次日又到寶庵遊玩。」普禪道：「這是有的。」雅雲道：「可又來把我丈夫留入雲房，朝歡暮樂，我二次到庵，原爲此事，如今快將真情說出，萬事全休，倘若執之一見，被我搜出大爺，莫怪無情，定然送官處治。」普禪道：「阿呀！娘娘，你何方聽此言語？屈辱貧尼，上有天，下有地，貧尼怎敢如此胡爲？」娘娘如果疑惑，不妨搜覓。」雅雲便道：「如此，丫環們搜尋裏邊，家人們搜尋外邊，衆人答應一聲，分頭搜尋。芳蘭偶然搜至志貞房中，將蚊帳掛起，但見床中一條棉被，牀前幾口紅痰。芳蘭連忙出外告稟主

母說志貞房中有幾口紅痰，必是大爺貪戀過度，所以吐此心血。雅雲隨同入內而看，不覺淚如雨下，扭住志貞，說道：「這是那個吐的？」志貞見問，面如土色，慌忙接口道：「告稟娘娘，只因貧尼朝夕辛勤功課，以至口吐紅痰；日前曾請醫生看視，說是心火虛急。」雅雲看得志貞面帶焦瘦，心中疑慮，便去了八九。那王定在外邊各處搜尋，就是日前申貴升躲的皮鼓，此刻看出破綻，將蹠起的揭開一看，裏面空空，只得罷了。又到玄女殿中，準提閣上，正斗翻轉地皮，並無着落。又見側邊有座夾牆，王定十分疑惑，便來告稟主母，欲要拆去夾牆一看。雅雲便即吩咐拆去看來。普禪道：「娘娘，但此牆工程浩大，如若搜出大爺，貧尼理該認責，如若搜不出大爺，便怎麼？」雅雲道：「倘若搜不出大爺，願捐銀一千兩。」普禪道：「這就是了。」衆人便將一座夾牆片時拆去，何曾有申貴升在內。雅雲到覺赧顏，正人一言爲定，只得捐銀一千兩，寫在緣簿上，改日送來。普禪道：「多謝娘娘福願！」請娘娘客堂奉茶。雅雲道：「多謝不消了！」奴家一時造次，望勿見怪。普禪道：「好說。」雅雲道：「聽得寶庵有尊大士最靈，妾身欲求一籤，以卜休咎。」衆人隨娘娘到了大殿上，娘娘手執寶香，跪下蒲團，含悲告訴。

天花板內略有小洞，貴升看到這般光景，方知妻子是大賢大德，真正傷心。那申娘娘拜罷站起，不禁大哭一場，貴升肝腸欲斷，洞中滴下淚來，恰好滴在芳蘭掌心，芳蘭抬頭一看，心中起疑，稟知娘娘。一衆尼姑，此時猶如木偶。王定叫聲娘娘，此必妖尼將大爺藏在上邊，此回必不可輕易放過。芳蘭又道：此事的確無疑，大約大爺在內，看見娘娘苦楚萬狀，猶恐披露，不敢聲揚，以至眼淚落在小婢手中；此乃大士有靈，故昭感應。雅雲舉首叫聲親夫，爲妻的在此呀！你快快回心出來見我，我有千般不是，總求寬宥；你有隱情，我亦可相讓。那知上面申貴升已發了暈去，聽來言語模糊。雅雲看罷，吩咐拆去殿庭，恁他大鄉紳，有我在。王定應聲是，使命一衆家人，卽取鏡鈎套索，要將殿庭拆去。普禪心如撞鹿，勉強稟道：娘娘不必多疑，此內常有鼠虫作鬧，諒來滴下污水。雅雲道：不相干！王定與我快些拆來。衆家人取了雲梯，就往上而提起鏡鈎一鑿；那知其中果有鼠虫逃避之聲，并有鼠屎跌下，大家信以爲實，雅雲也十分相信，遂不舉動了。雅雲滿心不悅，辭別尼姑，帶了家人侍女，坐轎而去。衆尼姑道：好了！好了！白虎星去了！普禪道：徒弟們快請申大爺下來。衆尼姑就將申貴升扶了下來，可憐他昏去還魂，遍體無力，仍到志頁房中睡下。

第十八回 思鄉

那中貴升一病月餘，弄得骨瘦如柴，朝寒夜熱，痰中常帶鮮血，奈在庵中，不好請醫看治。這天想起家中，淚如雨下，却值志貞送參湯進來，輕輕揭開蚊帳，低頭說道：「大爺，你今理宜保重，爲何又在此悲嘆了那參湯在此，權且吃些。」貴升道：「三太，我這病豈是參湯吃得好的？」志貞道：「多少吃些。」貴升道：「唉！不要吃！唉！三太承你好心待我，但我歸心如箭，望你轉言普禪，懇她慈心，放我回去。」志貞道：「大爺呀！貧尼當時曾勸你回去，奈你執迷不從，到如今病入膏肓，欲歸不得；況且當家阻擋，無可相商。」貴升道：「呀！三太，小生求你，有商量沒商量，請你接了當家過來，待我當面懇她。」志貞無奈，只得走到普禪房中。普禪道：「三徒，申大爺今日好些否？」志貞道：「看來不過如此，不見得好。特來請師父前去，他要面懇回去了。」普禪道：「呀！三徒，動也動不得。當時好的當兒，尙且難放回家；如今病得如此地步，若放他去，申娘娘決不干休，我這庵堂變成白地了。你自去想來。」志貞道：「師父，既然不肯放他回去，他今如此病重，又無醫藥，如何處置？」普禪道：「這個只好聽天由命，我也管

不來。志貞知當家心硬如鐵，便回到房中，飾辭哄騙道：「大爺，當家有事，不來望你，叫我轉致大爺，且等病體好些，送你回府。」貴升嘆道：「我念家心切，那裏等得病好？」志貞道：「大爺休要心焦，自然有一日回府。此刻可要湯水吃麼？」貴升道：「阿唷唷！渾身痛得緊，湯水不要吃！快與我捶打捶打。」志貞便捏了雙拳，輕輕捶打。貴升道：「我的三太呀！我的臉色今日如何？」志貞道：「今日略覺好些。」貴升道：「只怕未必！你把那鏡子與我照一照看。」志貞便取了鏡子，交與貴升。貴升對鏡一照，吃驚非小，叫聲「阿呀！」竟至如此形狀了！三太看來，我病難痊，只好陰魂回去了。但我撇不下你，想起來真可悲慘。志貞聽說，傷心下淚，勉強解勸道：「大爺放心！休要傷感！只望身禮康健，便可回去。」貴升道：「阿唷！周身痛得緊，那申貴升皆因色慾過度，以致病得如此可憐。」

第十九回 葬穴

那申貴升再三相求志貞，要她轉懇普禪放他回去。志貞只好再到普禪房中，將申貴升之意說了。普禪道：「三徒，豈不聞雌老虎名望麼？如今若放申大爺回去，這小小庵堂不經拆毀，就是

我們幾條性命也要不保。志貞道：師父差矣！普禪道：我有何差？志貞道：你當初留在房中，何等歡愛，直到後來有病，推到我房中；可笑你情義毫無，望也不去望他，莫怪小徒冒犯，請師父自去揣度。普禪自知抱歉，站起笑道：三徒，你怎麼不知爲師的朝夕誦經拜懺，又要外面走走，那有工夫來望大爺，就是你師兄弟們，也是忙的；如今申大爺到底病得如何？東西可還吃得下麼？志貞嘆道：師父，申大爺病犯傷癆，已成怯症，多天飲食不曾下咽，看來難望痊愈了。師父須念當初之情，前去望他一番。普禪道：唉！不信冤家竟病得如此凶險，便同志貞來到房中，揭開紗帳，只見貴升倦眼朦朧，向裏而睡。普禪叫聲大爺，好些了麼？貴升道：呀！那個叫我？志貞道：大爺，當家在此望你。貴升道：當家，你來了麼？我正要同你說話。阿嚏嚏痛得很呀！三太，你來扶我一扶。志貞扶了貴升翻身向外。貴升道：當家，恕小生不得見禮了。普禪道：大爺，貧尼問候來遲，望勿見怪。貴升道：我不怪你別的，只怪你不肯放我回去。普禪道：呀！大爺，你病得如此地步，還想回去，這是斷斷不能。貴的貴升道：當家，望你放我回去，勝如吃素拜佛，猶如重生父母，來生犬馬報恩。阿呀！普太小生在此相求，望你發個慈悲。普禪道：大爺真正笑話了！日前又不請你來的，乃是你自己來的；自己

貪圖歡樂，我們何曾將你留戀？大爺好比楚霸王，不到烏江心不死；如今病重，怎好回去？況且府上娘娘性多暴躁，決難從命。貴升恨道：「常家，你竟如此狠心！唉！苦呀！我也說不得了，求你今夜三更，叫佛婆開了後門，小生撐了回家，扒也扒了回家，總總不住在你庵內了。」普禪道：「不相干！你這等病重的人，莫說撐到後門，只怕走下床來，就要頭暈了，斷然去不得的。」貴升聽了，眼淚直流，頓時血湧咽喉，而如紙灰。普禪道：「這樣血腥臭！三徒，只好你在此伏侍，我是弄不來的。」說罷幾句落場話，出房去了。志貞不必悲慘，叫聲大爺醒來，即忙吊頭髮，搭人中，貴升方得慢慢還陽。志貞合掌念佛，道：「阿唷！好了！好了！大爺保重！貴升道：「唉！好苦呀！常家呢？志貞道：「已經去了。」貴升道：「呀！可恨！可恨！我要回家不能，看來難免死在這裏了。但我丟不下幾件心事：一丟不下家中張氏賢妻，害她二八芳齡，就做寡婦；今我身死庵中，叫她那裏曉得？二丟不下老僕王定，忠心爲主，扶孤教我成人，徒費苦心；三丟不下使女芳蘭，指望將來收作偏房，看來是不能了；四丟不下書僮文旦，愛他自幼聰明，辛勤伴我，不離左右；阿呀！三太！我五丟不下你芳年美貌，愛你多情多義，可憐撇你歸陰；六丟不下，阿呀！我的三太呀！志貞道：「大爺請自寬心！不要苦呀！」貴升道：「就是你腹中懷孕，須

要保重！生下女的，不必說了，生下男的，念我申門無嗣，懇求送到我家！我雖死感激的；七丟不下好友君卿，八丟不下岳父訓誨之恩，九丟不下家中無主，十丟不下家富百萬，到今日一雙空手如蝶夢，追悔遲了。

志貞道：呀！大爺，你是有病之人，只宜保重，休要如此悲感，且自安心一睡！貴升道：三太，叫我那裏睡得着？我已自知必死，有件要物，幸而記得，我死之後，恐要遺失。志貞道：大爺，是什麼東西？貴升道：就是玉蜻蜓，原是雌雄一對，一隻娘子收拾，此隻小生佩帶；只爲傳家之寶，怎可遺失？三太，你的性情，小生曉得，故此臨危奉托，與我收藏，設法寄回家去，交我娘子！我在九泉也啣感之至。恕我病重，只得在此叩枕奉托。志貞道：大爺保重！請自寬心！貧尼曉得了。貴升皺眉道：阿唷！心中好難過呀！噴出一口鮮血！志貞好不着慌。少停，日落西方，滿天星斗，貴升不住口吐鮮血。志貞愁對孤燈，只聽得貴升道：阿呀！不好了！小生要死了！麼？接着喉中痰聲咯咯。志貞執燈走近床前，道：阿呀！大爺！你要有主意呀！連呼數聲，貴升眼睛射定志貞，淚落枕畔，唇牽氣塞。志貞心中好苦，叫道：大爺使不得的呀！貴升身體一挺，頓時氣絕。志貞不覺悲極大慟，恰好佛婆進來，見這情

形，說道：「咳！申大爺死了，唉！苦惱了！好好個雪白粉嫩的小夥子，怎麼病得一月光景就死了？連我佛婆也捨不得的呀！」志貞帶哭道：「佛婆，你快去報知當家，商量後事要緊！」佛婆便去報知普禪，普禪大爲驚嘆，便與衆徒來到房中，一齊啼哭起來。啼哭一回，志貞道：「師父且莫悲傷！趕辦後事要緊！」普禪道：「三徒，奈庵堂之中，難以現出，如何料理？」佛婆道：「不錯的，熱炎炎的天氣，緩不得的，我到有個歪主意在此，不知中用否？」普禪道：「佛婆，依你如何辦法？」佛婆道：「喏！當家師太那隻壽龜，橫豎不用，到不如讓與申大爺了。」普禪道：「衣服呢？」佛婆道：「只好隨身衣服了。」志貞道：「這個使不得的！不乾淨的衣服如何可穿得去？」普禪道：「三徒，你那件袈裟是新的，我那雙雲履未曾穿過，餘者衫褲等件，徒弟們有潔淨的與大爺穿去是了。」志貞道：「到也不錯。」此日乃六月二十九日，連夜端正下龕。衆尼姑忙亂匆匆，與申貴升沐浴更好。可笑申貴升好好一位公子，如今竟做了尼姑了！合龕完畢，不覺五更將盡。雖然殯殮，怎奈無處可埋，事到其間，也叫沒法；只好在大殿佛座之下，起去方磚，掘了一穴，將龕放下，然後掩土填平，仍把方磚放好，佛座擺好。直弄到天色大明，各回禪房。

第二十回 遊魂

那張雅雲自從三次揶庵之後，終日昏昏如醉如夢，比前更加憂悶；每到晚間，獨坐閨房，對了燈光，呆呆思想，泪濕秋波。這晚芳蘭在側勸道：小婢見娘娘日夜愁悶，面無歡容，想大爺目下雖無下落，自然不久回家，值此星月皎潔，涼風習習，娘娘何不出去步月，稍寬心緒？雅雲噤口不言，蛾眉略解，芳蘭執了燈兒，雅雲緩步來到月台，看望一回，雅雲嘆道：芳蘭人間孤零，對此天上團圓，芳蘭道：娘娘，請不要愁感！你看天上一派清光，正好賞玩，主婢言談半晌，月亮漸漸隱入雲間，但覺一陣陰風吹過，頓覺毛骨悚然。主婢即便回房，芳蘭日常規矩，伏侍雅雲睡下，然後自去安置。雅雲睡夢之中，忽見昔升來揭紗帳。雅雲喜道：官人，你回來了麼？只見昔升形容憔悴，不言不語。雅雲道：呀！相公！你休動氣！日前略言數語，也不過要相公上進；如今再不規諫，也不來勸阻了。雅雲即便起身，含笑挽手，道：大爺，你一向耽擱何處？爲甚形容瘦得如此？昔升嘆口氣道：娘子，我不聽你言，悔之晚矣。雅雲道：大爺，你也不必懊悔，只要痛改前非，重習文字便了。昔升道：唉！娘

子如今遲了！我與你從今一會，休思再見！望你不必念我，善自保重！雅雲道：呀！相公說那裏話來？我與你正在青年，惟思白首偕老。相公怎麼如此朦朧？貴升道：唉！娘子，我與你陰陽相阻，只好來世再爲夫婦了。雅雲道：呀！相公如此胡言亂語，莫非痴了麼？貴升道：唉！娘子，不要說起，卑人已經身故他方，只因記念娘子，所以回家一會，望你代管家園，休生煩惱！卑人就此去了。雅雲一把拖住，道：官人，你到底身喪何處？誰人害你？快與妾身明白說了，好去覓你尸體。貴升意欲說出，猶恐庵堂悔氣，便道：日後自然明白。娘子放手！我要去了。雅雲道：相公不要去呀！夫婦二人，正在難分之際，忽見樓窗外祥雲裊裊，瑞氣騰騰，乃是觀音大士到了。口中叫道：善才童子，速卽歸位！不得再戀塵緣了！原來申貴升是大士前善才，志貞是龍女，只因那日大士帶了二人朝天，在上帝前笑了一笑，上帝大怒，說二人思凡，貶謫下來，故此有這一番孽障。此刻貴升忽然翻個筋斗，變了一個齊正孩子，頭挽雙結，身穿道服，竟隨大士去了。雅雲追至窗前，忽然一聲响亮，頓時驚醒，譙樓正打三更。

次晨，芳蘭進房伺候，道：娘娘，昨夜好睡麼？雅雲道：芳蘭，我正有話告訴你，但是清早不言夢

寐，我也顧不得了。芳蘭道：娘娘有何夢兆？但說不妨，待我解說。解說是凶是吉。雅雲道：奇怪得緊！昨夜夢見大爺回來。芳蘭道：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雅雲道：並非我是千欣萬喜，問他一向何處耽擱？他說不聽你言，悔之晚矣。從今一會，休想再見。我還認他胡言亂語，他說真的身喪他方；我與大爺正在難捨難分之際，遙觀窗外祥雲百朵，瑞氣千條，上坐一位菩薩，好似觀音大士，叫聲善才童子，速卽歸位！大爺就一個筋斗，變了個齊正孩子，竟跟大士去了；我趕到窗前，忽然一聲响亮，如山崩地裂，把我頓時驚醒。芳蘭道：娘娘，這是思想大爺太過，故有此夢，作不得准的。雅雲嘆道：我看此兆有些因由，况且的確聽得一聲响亮，你快與我房中看看，可有什麼東西打碎？芳蘭道：丫環昨夜也曾聽得主母房中响動，只認是鼠蟲作鬧，又恐驚動主母，所以不曾進來；如此，待丫環去看來。芳蘭各處看去，看到妝台前，只見一輪寶鏡，跌得粉碎。芳蘭不覺驚異，卽忙告稟。雅雲聽得寶鏡跌碎，淚如雨下，道：此兆分明是夫婦拆散了。芳蘭勸道：娘娘且免愁感，寶鏡跌碎，或者是貓捕鼠撞下來的；娘娘爲人忠厚，自古道：吉人天相，決不至如此的。雅雲總覺疑慮，勉強起身梳洗。

第二十一回 問卜

那雅雲因昨宵得了奇夢，又見寶鏡平空跌得粉碎，心中疑慮莫釋，便命小使文祥去請算命先生來家問卜。文祥想起串珠巷內活鬼谷，有些靈驗，便即一路前往，只見一所小小房屋，收拾得到也十分清潔；那算命先生坐在中央，那些問卜算命的人擠擠挨挨。文祥道：諸位讓開些！我們中府裏來請先生起課。瞎子道：可是杭州夾牆巷裏的孫府？爲何路遠迢迢來到蘇州請我？文祥道：不是呀！吏部天官的一位小姐請你。瞎子道：呀！拒捕差官，可是不見了強盜要我起課麼？文祥道：咄！耳朵聾的南濠中府裏喚你去起課。瞎子道：呀！就是雌老虎家，沒工夫不去。文祥道：雌老虎決不吃你下去，況且起了課又有銅錢的。瞎子道：曉得的，沒工夫不去。文祥道：你不去，我偏要你去！強強看！打你兩記耳光！就一把扯住，拖了要走。瞎子叫道：慢些！慢些！這根拐杖你捏了！我是瞎七瞎八不認得路的。文祥就反手拿了拐杖，瞎子緊緊拿牢，叫家主婆看好了店，跟隨走出。文祥道：噲！慢些！有條大溝在此！瞎子道：吵！吵！文祥道：做什麼？瞎子道：你說一隻大狗在此。文

祥道吓！一條污泥溝，好好的跨過來，不要跌了下去！瞎子道：吓聽錯了。一頭說話，已到申府門前。文祥道：好好的走，仔細絆倒了！瞎子應聲步上石塔，跨進門去，跟着文祥，一路前走。走得腿酸脚軟，瞎子自言自語道：一，二，三，四，五。文祥道：噲！先生！你在數什麼？瞎子道：我在數門檻。自進了大門數起，到此有七十八根門檻，還是不到，不知要走到幾時才到。文祥道：快到了！不要性急，當即到了儀門，丫環連忙通報娘。

雅雲傳喚瞎子進了內堂，吩咐排個坐兒與他坐下。活鬼谷道：娘娘在上，恕暫不能見禮。雅雲道：罷了！請坐。活鬼谷告了坐，丫環焚上好香。活鬼谷拿出課筒，道：娘娘，起課要通誠的。雅雲使命芳蘭取課筒過來，跪地祝告。祝告已畢，站起身來，芳蘭將課筒交與瞎子，瞎子將課筒在香港繞了幾繞，即便搖動，道：八卦能通天神，六爻搜盡玄機。今據嘉靖一十七年七月初四日，永寧大王社下居住，信女申門張氏，叩求易中先聖，八卦八八六十四卦，內占一卦，六爻六六三十六爻，內賜一爻，卦不易動，爻不易傳，有凶斷凶，有吉斷吉。初爻見拆，二爻是拆，三爻配成一卦，四爻是拆，五爻是拆，六爻亦是拆。拆拆拆！六冲卦，做生意囤貨色，到有三分利息，請問娘娘何用？雅雲道：

問行人的瞎子道：行人的起了六冲課，死掉了。雅雲道：幾時死的？瞎子道：請問這位是府上何人？芳蘭道：是我家大爺。瞎子道：幾時出門的？芳蘭道：三月初八日。瞎子道：家中可有什麼報應？芳蘭道：一些也沒有。瞎子道：那麼我活鬼谷這一碗牢飯要吃不成了。雅雲道：芳蘭，你可將實話對他說，不要藏頭露尾。芳蘭便道：昨夜三更時分，一輪寶鏡忽然跌碎。瞎子道：可是有的！啓稟娘娘，必在前月死的。雅雲聽了，好不悲傷，便道：先生可會算命？瞎子道：起課算命這兩件事，都相連的，怎麼不會？請問多少年紀了？雅雲道：十六歲八月十五子時生的，男命。瞎子道：唔！壬午年屬馬，己酉月，乙卯日，丙子時，娘娘聽算了：推算此命，生長富貴門第，但是命中重尅，定然早喪雙親，姊妹兄弟皆無，少年性喜花柳，七八九歲無關煞，十一、十二平安而過，十三歲上應得入學，十五歲要完姻；交到今年十六歲，這十六歲上有些尷尬，讓我跳過了十六歲，竟算十七歲是了。芳蘭道：先生，十六歲爲何不算？瞎子道：實不相瞞，只因幼時拜了師父，少了飯錢，不肯教我算這個十六歲，如果要算，只好另請高明。芳蘭道：放屁！快些算來！瞎子道：唉！真正叫筆管裏煨鐵，直死的，算到今年十六歲，十六歲來十六歲。芳蘭道：呀！怎麼不算下去？瞎子道：今年流年不利，已見閻王。雅雲

聽了，淚如斷線珍珠。芳蘭道：「娘娘何不也算一算雅雲將頭一點，使命芳蘭說了八字。」瞎子道：「十六歲八月十六日丑時，是壬午年屬馬，己酉月，丙辰日，乙丑時。瞎子推算一回，道：「此命惜乎坤造，若是乾命，貴不可言；比了前一命，要好得多來！父母雙全，比肩只有一位兄長，生來性格嚴厲，高傲驕矜；十三歲上紅鸞照命，十五歲結婚；目下正交十六歲，重孝臨身，明年應有災悔，幸遇天醫化解；十七十八官事相累，幸有天福星相解，災退吉來；十九歲上要破費幾萬銀子，方可得解憂愁；二十廿一廿二平平而過，廿三歲上一場大病臨身，幸有文曲星相解，安然無恙；廿五廿六無危，交到三十一歲，其年應有親兒前來見面。芳蘭道：「你真正放屁了！方才算的是我家大爺，如今算的是我家娘娘；你說十六歲上應該尅夫，如何又有親兒見面？」瞎子道：「唔！這句話直頭難煞人了！勿勿！星家有辯芳蘭道：「辯得好，便能；辯得不好，送你到吳縣衙門責你四十大板。」瞎子道：「你家大爺是犯桃花命，他在外邊娶了二姑娘，生了小官官，可是有親兒前來認母？」芳蘭道：「辯得好！算下去！瞎子心想：虧得這張利口，保全了兩隻大腿。便道：「唔！我到忘記了，方才算到何處了？」芳蘭道：「算到三十一歲了。」瞎子道：「三十二交到三十六，可帶鳳冠霞佩，從此一路平安。」芳蘭道：「怎麼

沒有壽元的瞎子道：壽元着實有的，方才算到三十六，交到四十六，六十六，八十六，一百零六。芳蘭道：先生真正來取笑了！怎有這許多壽？瞎子道：沒得！沒得！實實在在九十六歲，我活鬼谷好寫包票的。但是人壽可延，人壽可減；萬事總要積些陰功；自然壽命延長了。芳蘭道：先生，我家娘娘果有九十六歲壽元，送個匾到府上去。瞎子道：那麼我好打掃門庭，等你匾額了。芳蘭道：吓！娘娘到了九十六歲。只怕你的骨頭變成灰了。雅雲道：芳蘭，不要與他胡言亂語！取銀一兩，與他去罷！芳蘭便去封銀一兩，送與瞎子。瞎子出了儀門，文祥道：噲！先生，今天我作成了你，趁了多少銀子？只怕十兩頭可有？瞎子道：你看！只怕一兩頭還沒有？文祥道：不相干，也要分分的！瞎子道：不要急！少停方便館裏請你吃麵。文祥道：吓！我是不喜歡吃麵的。瞎子道：那麼玉蘭軒裏吃茶如何？文祥道：不好！你不孝敬我，我要生氣的。瞎子道：曉得了，少停過去打一壺酒，端正四碟好菜，請你如何？文祥道：這話到還中聽。即便送他回去。

第二十二回 憶叔

那賽花魁身居山寨，喝的是奶子茶，食的是牛馬肉，竟似昭君出塞；更且呂剛不愛風月之事，時常在外；那賽花魁每至良宵獨宿，輾轉不寐，但聞風送笳聲，不勝淒涼。那日呂剛與她說起蘇州沈君卿在此，賽花魁因想在梅花院中之時也曾見過，少年風流，舉止文雅。這晚呂剛帶了嚶嚶，往山下巡哨去了；賽花魁遣開侍女，看了一回兵書，等到二更過後，悄悄來到書房之外。但見燈光隱隱，聽得書聲朗朗；賽花魁心想，呀！沈三叔好用功！便舉手輕輕扣門，君卿在內道：可是大哥麼？便將門開了一見賽花魁，君卿大駭，問道：娘子何來？賽花魁道：不用動問，妾身有言求教。便帶笑走進，順手將門門了。原來君卿雖在山寨數月，尙未知呂剛娶的就是賽花魁。此刻見她金冠雉尾，有些面熟，便道：娘子莫非就是大嫂？賽花魁道：便是。君卿道：如此，愚叔奉揖了。賽花魁道：不敢，奴家也有一禮。禮畢，坐下。君卿道：請問大嫂，夤夜到此，有何見教？賽花魁道：叔叔聽稟，那日叔叔來到山寨，奴家即當問候，只因有事耽擱，今宵才得出來。君卿道：豈敢，愚叔未曾進謁，先蒙玉趾光臨，不當之至了。賽花魁秋波一展，道：叔叔，你以爲奴家何人可認得麼？君卿道：雖然有些面熟，一時却想不起了。賽花魁道：真正貴人多忘事了！可記得今年三月初，在梅花院中一會

麼？君卿道：呀！原來是賽花魁，請問何時來此山嶺？賽花魁道：因蒙大王見愛，自從勾欄別後，隨即端正銀子娶我回山。今日重與叔叔相會，實爲有幸。賽花魁說到這句，兩頰紅了起來。君卿好不詫異，暗想：她此刻到來，莫非勾欄之心未改？我乃讀書君子，豈可行那非禮之事？況且我與大哥義效關張，斷乎不可。但她欲言不語，我不難以規箴勸化，也罷。待我婉轉而言，看她如何？便道：大嫂如今是去邪歸正了，况大哥是英雄豪傑，定有富貴榮華之日；古來亦有多少名流，都是從良歸正，但要事一而終，大嫂以爲然否？賽花魁聽了這侃侃勸化，暗想：幸而言未出口，否則掬盡泔水，難洗此羞，使道：叔叔之言是也。奴家本有從良之志，難得大王見愛，但求白首偕老。至於榮華富貴，托賴叔叔。君卿道：豈敢，大嫂有話，清談數句，夜已深了，請回房罷。方才賽花魁說有事求教，如今只得道：無非紀念，特來一敘。君卿道：呀！大嫂何不日間到此？賽花魁道：是，叔叔請安置，愚嫂暫別了。君卿道：大嫂請，何？賽花魁回到房中，深覺懊悔，自誓從今以後，決不再生邪心。那沈君卿幾句正言，勸歸大嫂，自己又讀一回文章，譙樓已打三更，不覺呵欠連連，即便開門小解。但見滿庭月色，樹影參差，清風徐來，爽人胸懷。君卿小解方畢，正要閉門進去，忽見塔上一對白鼠，跳來

跳去。君卿想道：我嘗聽得人說，白鼠乃是橫財，便道：白鼠！白鼠！你若是小生的橫財，你就站住不動說也奇怪，那白鼠果然不動了。君卿就將娘子所贈的金簪望下一擲，道：白鼠！你可連我金簪送到姑蘇北濠沈府，待我回家取用！那白鼠聽了君卿的話，成雙作對，扛了金簪，一滾就不見了。君卿欣然回進書房，收拾睡下。

第二十三回 描容

那志貞自申貴升病故之後，只覺得冷冷清清，追念貴升生前，不勝苦切。這天志貞在房中自言自語，道：申郎呀！我要描一幅遺像，以備隨時供奉，唉！我想起你來，好不痛心呀！志貞才說了這句，眼淚直流。又一想道：畫他遺像，若畫病時情形，容顏消瘦，若生下孩兒，難認父親真容了；只可畫他當日風流之像是了，不免待我畫起來罷！想罷，取過文房四寶，又將顏色調和；志貞雖然畫工略曉，終究不甚精熟，先將紙張望好，坐定細細想像一回，然後用柳炭描出模形，着上顏色；畫得眉清目秀，春風滿面，頂平額闊，鼻正口方，頭上方巾玉映，身穿華麗衣裳，手拿真金扇，胸佩

玉蜻蜓。志貞畫罷，叫聲阿呀！大爺呀！申郎呀！我的先夫呀！可惜畫不出咽喉之氣，畫不出在雲房中走來走去。阿呀！申郎呀！我看你並不像個天壽相，爲甚青年一命嗚呼了？阿唷！我看到你的形容，好不苦呀！你可記得臨終時候，再三叮囑，腹中懷孕，須要保重。如今已有五個多月，將來臨盆之際，如何處置？大爺呀！你可聽得麼？志貞喃喃自語，哭一陣，嘆一陣，似瘋人一般。

第二十四回 祭奠

那普禪想道：今日是申大爺二七之期，我昨晚朦朧睡去，看見他對我含笑，如在生一樣，我欲待問他，忽又飄然不見，此刻想來，好傷感人也！後日乃中元佳節，佛門中俱設盂盆勝會，我庵中也該誦經拜懺，追薦申大爺才是。普禪便來與志貞商議，只見房門緊閉，裏面哭聲慘切。普禪便道：三徒開門！志貞聽了，恐怕師父同了外人進來，慌忙將遺像藏過，然後開門，道：師父，請進來！普禪道：三徒，我聽得你在裏面忙忙碌碌做些什麼？志貞道：師父有所不知，小徒在畫一幅申郎的遺像。普禪道：可曾畫完否？志貞道：畫完了。普禪道：如此，拿來與我看！志貞便去取出，道：師父，你

看看可像麼？普禪道：像得很！像得很！叫我見此道形，益覺悲苦。志貞悲傷太過，就想申大爺臨終之時，那個肯到小徒房中陪伴，那時才是悲苦得緊。普禪道：志貞，舊話休提，我十分抱歉。想後日乃中元佳節，佛門中俱設蘭盆勝會，我庵中也該做些功德，送與申大爺，聊表你我寸心。所有香燭果點，有我辦理；那個薦亡疏頭，要你做！志貞應聲是了，普禪出房去了。志貞取出一塊沉香，作爲魂牌。上寫：大明故邑庠生貴升公之神主，後書何氏志貞奉祀。志貞哭拜一番，然後藏過。

到了十五日清晨，普禪來到大殿，志顯、志微、志祥、志法四個光頭早已伺候，惟志貞在雲房守孝不出。此刻大殿上燈燭輝煌，香烟繚繞，鐘鼓叮嚀，口宣經卷。普禪率領光頭們做完了功德，獨自來到志貞雲房，叫聲三徒，我教你做的疏文可完了麼？志貞道：早已做就。普禪道：呀！果然完了，魂牌遺像早供在此。三徒，你將檯子搭過來！有幾個碗頭在此擺好了！志貞應道：曉得。那幾個碗頭，都是素燒的，志貞一一擺好，點上香燭，師徒二人虔誠祭奠。只見衆光頭進來，道：三師太，我們功德圓滿了，也要來拜拜申大爺。志貞道：師兄、師弟，你們辛苦了一日，還要行此大禮，叫我愈加不安。衆光頭道：三師太不要客氣了！申大爺在日，大家都好的，一定要拜的。三個光頭一齊拜

下，一個在旁搖鈴念咒，三上名香，普禪念疏文曰：

「今據大明國，江南蘇州府吳縣一十三郡土地，永甯大王社下居住，法花庵當家普禪，同徒志顯志祥志貞志微志法具疏：伏爲故邑庠生申公，存年一十六歲，歿於嘉靖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亥時。去世以來，生方未卜。今當中元佳節，在於庵中諷誦真經，省迷途而登仙界，聽梵語以上蓮台，伏佛力之慈悲，度幽魂於冥府，一靈不昧，萬劫滅消。虔誦金剛經八百卷，拜禮三昧水懺四部，冥錠三千隻，黃紙一千張，冥衣全套，什物俱備，付於亡故庠生申公收用。時維嘉靖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具疏。」

念畢，一齊稽首，輕輕哭泣，獨有志貞最最傷心。

第二十五回 產子

那陳彩珍因遭二娘欺侮，欲圖面會丈夫，不得已改扮男裝，潛逃出外；可憐伶仃弱女，路途辛勞，那知船到金山，猛然來了一羣強盜，正叫屋漏偏逢連夜雨，船破又遇頂頭風。幸虧男裝，強

盜不識，因而再三求告，方才逃得性命。怎奈空空一身，不能再雇船隻，偏偏又是性情固執，不肯卑賤苟且，做那沿門求乞的勾當，以致無錢投宿旅舍，三天以來，未曾吃得東西，受盡淒苦，勉強前行。那陳彩珍自從上岸以來，因怕羞醜，不肯問人，所以路徑不熟，走的都是荒村僻地。這天行走不動，只見前面有座涼亭，她就走了進去，將身坐下。此時明月初上，四望人烟寂寂；彩珍淚珠淋漓，長嘆一聲，道：我也顧不得前後了！如今到此地步，還望什麼好日？不如死了罷！想罷，腰間解下絲絛，正要套入咽喉，忽聞後面一聲大喊，道：動不得！彩珍回頭一看，那人飛奔而來，已至涼亭，道：呀！原來是一位相公，爲何如此怨命？豈不知在生一日，勝死千年？又說，螻蟻尚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彩珍一聽，聲音甚熟，在月光之下一認，依稀好似沈方模樣。便道：呀！沈方，你因何在此？沈方道：咦！你是何人？怎麼認得我？便舉目細瞧，徘徊良久，道：是了，莫非主母三娘娘爲何改裝出門，到此欲尋短見？彩珍道：沈方呀！一言難盡。沈方道：三娘娘且坐了，慢慢說來。彩珍道：你也坐了！沈方道：書僮不敢放肆的。彩珍道：如今三爺在那裏？沈方道：三娘娘，不要說起！說起真正傷心！彩珍道：便怎麼？沈方道：三爺到了襄陽去覓珠寶，那知銀子是假的，弄出一場大禍。彩珍道：怎說銀

子是假的。沈方道：三姑娘，二爺這個黑心人用烏鉛造就假銀，有意要害三爺的性命。彩珍道：天殺的竟如此狠心！以後便怎麼？沈方道：行主人要送官訊究，適逢欽差經過，帶回衙門，請上方寶劍處斬。彩珍大驚道：呀！三爺竟斬了！兀的痛煞人也！沈方道：三姑娘慢些哭，還有話來：那欽差命將三爺綁赴法場，小男前去活祭，可憐哭得死去還魂；看看將近午時三刻，劊子手正要開刀，霎時烏雲密佈，風狂雨驟，霹靂一聲，那知法場上打死一個人來。彩珍道：莫非三爺天誅了麼？沈方道：不是，打死的就是二爺這個黑心人！手拿假銀二錠，背脊上寫明：謀害同胞，理應天誅。彩珍道：呀！有這等事！怪不得那天家中風雷大作，將這禽獸吸去，但不知三爺被天神劫往何處去了？沈方道：天爺爺既然救應，自然有日相會的。彩珍道：如此說來，你回來爲何遲遲？一晌耽擱那裏爲何身上這般襤褸？沈方嘆道：三姑娘，不要說起！小男自從雷震之後，隨即打算回家報信，那知一場大病，耽擱四月，盤費用盡，只得沿門求乞。今逢主母，真乃天遣相救其危，彩珍道：呀！難爲你了。沈方道：小男告訴得口乾舌燥，請三姑娘也把來歷說與小男知曉！那彩珍將始末情由，告訴了一番。沈方聽了，好不生氣，連聲大罵，說道：那麼三姑娘家中是去不得的了！彩珍道：便是。沈方

道：那麼如何呢呀！有了，小男有個姑母住在這青浦縣吉祥村，不如就到那裏去罷。彩珍道：如此甚好。

原來沈方有一姑母，已是寡居，爲人良善，膝下並無兒女。沈方時常往來照料，所以彩珍信他得過，與他一路同行。此時天已大明，來到一座吉祥村，沈方上前扣動柴門，裏面老婦人開門一看，道：姪兒，你說報信回府，爲何去而復返？沈方道：且慢說起！三娘娘，請進來！汪媽媽真正不懂這個稱呼，便道：此位相公何處來的？沈方閉上柴門，一同進去坐下，就將來歷說了一遍。汪媽媽道：如此，三娘娘路途豈不辛苦了麼？彩珍道：唉！媽媽，這也沒奈何呀！汪媽媽道：可憐！可憐！姪兒，你在外邊！我同娘娘進內更換衣裳。彩珍道：又要打擾。汪媽媽道：老身自恨生成命薄孤苦，雖然稍有銀錢，惟願行此好事；今三娘娘到此，不妨耽擱，只是茅屋窄居，粗茶便飯，饜瀆貴人的。彩珍道：什麼話？若蒙收留，便是重生父母了。當即同到裏邊，改了服飾。汪媽媽道：娘娘，虧你這一雙小足，走了這許多路程。彩珍聽說，滿面羞紅，心中感激，口稱乾娘。汪媽媽道：娘娘如此稱呼，叫老身何以克當？彩珍道：不妨的。汪媽媽道：娘娘來得甚早，腹中諒必空枵，便取了些碎銀，命沈方出去買

菜。彩珍舉目看這小小草堂，收拾得到也幽雅潔淨。少停，汪媽媽從樹下端出四碟小菜，放在中間桌上。彩珍道：又要乾娘如此費心，何以克當？汪媽媽道：什麼話？褻瀆娘娘的，勿嫌怠慢，來請用飯罷！姪兒，你自去吃！我在此陪娘娘。沈方應聲而去。汪媽媽奉遜娘娘上坐，自己陪在旁邊，殷勤伏侍。一餐飯畢，沈方便告辭動身，回蘇州而去。彩珍與汪媽媽談談說說，已是黃昏時候。彩珍忽然腹中疼痛起來，連聲叫喊。汪媽媽着急道：娘娘爲甚如此？莫非痧發了？彩珍越痛越緊，叫聲乾娘，想是奴家要分娩了。汪媽媽道：如此，快些裏面去！汪媽媽就將娘娘扶進房中，安頓床上。那三娘懷孕又未滿十月，怎麼就要生產？只因一路辛苦，更兼心中悲傷，所以就要生了，算來只得八月光景。此刻彩珍疼得發暈，汪媽媽口中念佛，欲喚穩婆，怎奈路遠不及，幸她收生經絡有些懂得，鼓打三更，生下姪兒，啼聲響亮。汪媽媽連忙伏事。一會兒，彩珍甦醒，汪媽媽扶住道：娘娘，此刻好了麼？彩珍道：阿唷！幾乎痛死！未知是男是女？汪媽媽道：恭喜娘娘，是一位官官。彩珍看那孩兒，生得頂平額闊，人物聰俊，不禁悲感流淚。汪媽媽道：娘娘初產之人，不宜悲切！且自懷了官官，我去取湯水來。彩珍應聲是，汪媽媽出房而去。少停，汪媽媽取了米湯進來，彩珍慢慢飲下。從

此沈三娘耽擱汗媽媽家中，竟如母女一般。

第二十六回 勸父

那沈方報信回府，沈漢章不信，將沈方痛責一番，趕了出去。長子沈樑心中不服，來見沈爺道：「我想沈方向來老實，報信回家，決不是空中樓閣，爹爹何故將他趕了出去？況且二老官爲人惡薄，爹爹你是曉得的，昆仲時常不睦，和三弟一向要尋氣，妯娌乖張，常常口角，可憐三弟婦無端趕走，沈爺道：這是三賤人不好呀！沈樑道：據兒子看來，直頭無一些錯處。我向來不管閑賬，皆爲猶恐洶氣，如今實在抱不平了；二老官造假銀謀害同胞，真正不是人類，爹爹還要偏護，怪不得罪犯天誅。」沈爺道：「此事猶恐不確，想二孩兒沒有如此心腸。」沈樑道：「怎麼不確？一些也不虛的。」這件事情，不是做兒子的謗言，實在是二弟婦打的歪譜，起的禍根；幸是皇天有眼，不然屈害無辜。望爹爹速打二賤人，趕出門去。沈爺正在沉吟，沈二娘從屏後趕出，罵道：「倒路死的！如此唆挑，還像什麼腔派？」沈樑道：「賤人還要打你的禍根來。」沈樑便偷拳欲打，沈爺忙喝道：「啞畜生！休得無。」

禮沈二娘道：公爺，這個拖牢洞倒路死的！欺我孤兒寡婦，今日要與他見個高低哉。沈爺此刻阻也阻不住，只是搖頭嘆氣。二娘趕上拚命，沈樑見勢不好，順手一揪，掀翻地上，道：賤人！我今問你一句，打你一記，與三弟報仇；你串聳夫君，造假銀謀害同胞。言罷，就是狠狠一拳。二娘道：阿唷！倒路死的！不是我呀！沈樑道：惡賤人！還要賴麼？打死你！你害丈夫罪犯天誅。二娘道：阿唷！打煞哉！沈樑道：你磨滅三弟婦，逼她逃走。言罷，又是用力一脚。二娘極叫道：阿唷！拖牢洞打煞哉！沈樑喝道：呸！賤人！還要罵！二娘忙道：不罵，不罵。沈樑道：你一向自作威福，竟將大爺看作何人？如今二個兄弟，一個天誅示衆，一個不知下落。二娘道：阿唷！打煞哉呀！二娘打得滿地亂滾，沈樑還不能休。那知沈爺早已昏倒椅上，沈樑一見大驚，只得放手，却好沈大娘從裏邊走出，道：呀！相公爲何如此動盪？嬌嬌雖則不好，也不至於如此重責。你看公公氣得如此模樣！還不快些相救！此時沈二娘已經打得渾身爛熟，扒起身來一蹣一拐，回房去了。沈樑夫婦連忙將沈爺救醒，沈爺嘆道：氣死我也！畜生還不跪下麼？沈樑道：是了，要跪就跪。沈爺喝道：畜生！你目無尊長，敢在親前胡行！就是二弟婦不好，也須看破三分。沈大娘道：公公請息雷霆！媳婦在此陪罪。沈爺呵呵冷笑道：他道

我賞罰不明，來做出頭樣子。沈樾道：兒子向來原是不管閑賬的，今朝頭一時發火，他反罵個不住，自然要打哉。沈爺道：哇！畜生！你道還打得是的麼？大娘道：公公不要動氣了。沈爺道：畜生！我今日本要打你一個死，以儆下次。一則來看媳婦面上，二則來三個孩兒，只有你這一個，我要靠你送老歸山的了。言罷，眼淚直流，外邊去了。沈樾夫婦也便回房。那沈方被趕了出來，收拾行李，打算往姑母家中，做些生理，幫貼過度光陰，免得再投主人。

第二十七回 分媿

這天志貞靜思一回，精神倦怠，憑几而臥，却好佛婆送茶進來，輕輕叫喚一聲，志貞打個呵欠，道：佛婆，你來了麼？佛婆道：正是，可要吃茶？志貞道：不要，佛婆不覺帶笑道：呸！三師太有些癡哉！申大爺既死不能復生，看你終日愁煩，何時得了？志貞嘆口氣道：我雖一心牽挂大爺，還恐腹中嬰兒將產，如若傳揚出去，事非尋常，可笑當家全然不理，叫我與誰商量？佛婆道：三師太，怪是怪，不得當家師太，申大爺一有關過，怎麼單單三師太懷起孕來？這叫做自作孽自受，叫誰解得此

憂志貞道：呀！佛婆，休得埋怨我也！何曾情願，真正是前世的孽緣！如今我也只好且待臨盆再作道理了。佛婆道：到也是的。佛婆言談數語，出房去了。少停，夜膳方完，志貞腹中漸漸痛起來了；五個尼姑雖皆着急，各自安睡去了，只有佛婆一人在房承值。忽然一道紅光，產下嬰兒。佛婆道：好了！好了！小寶寶落下來了。志貞叫聲痛呀！暈去醒來。佛婆道：三師太，恭喜是個男的。志貞心想：男的原是申門有後，若然留在庵中，傳揚出去，不免大禍臨身，這便如何處置呀？有了，可差佛婆悄悄送到申府門首，待他家拾去是了。便命佛婆在箱中取出汗衫一件，玉蜻蜓一隻，自己咬破指尖，在汗衫上用血寫了八句七言新詩，寫罷，包好。便道：佛婆，你可認得申府上麼？佛婆道：有甚不認得？志貞道：如此，你可悄悄送到申府門首，回來重重酬謝。佛婆應聲道：噲乖寶寶，不要哭！但願你到了申門，不要忘記了出處，還你快長快大。志貞道：快些去罷！佛婆就抱了嬰孩，開出後門，幸喜月光如水，正好行走。佛婆回顧東西，恐有人來，忽聽得喊道：一街兩岸，樓上樓下，灶前灶後，火燭小心，接着，咯咯咯，噹噹噹。佛婆暗道：阿呀！不好了！那邊有人來了！就將小孩丟在地上，回身急急去了。這裏有家豆腐店，是湖州人朱老二所開的，這晚三更過後，朱老二與妻子起來磨豆腐，

遙聽得哇哇小孩啼哭聲音。朱老二詫異道：「那裏來的小兒在啼哭？」妻子道：「家主公，好像就在門外。」朱老二道：「家主婆，我與你二人膝下無兒，乘此半夜三更，抱來養養。」妻子道：「家主公，不知是男是女？」朱老二道：「就是女的也好。你拿了燈火照我出去抱來。」妻子應聲曉得，執了燈火。朱老二性急慌忙，把門開了，大叫一聲不好了！向天一交跌倒地上。妻子忙問：「爲何如此驚慌？」朱老二戰兢兢的道：「你怎麼不看見，門外有許多青面鬼？」妻子道：「家主公，你不要眼花，快些關了門去做生活！再不要如此妄想了！」朱老二扒起身來，不敢窺望門外，慌忙關了門進去。

第二十八回 拾子

那蘇州知府徐坤，這晚從學宮赴酌回衙，不覺夜已深了。徐公在轎中忽聽得前邊小孩啼哭聲音，心中疑惑，便命左右速去查來。左右一路尋去，一個道：「在此了。」一個道：「唔！一些不錯，不知那裏生的私男？丟在這裏，真正罪過。」那個道：「不要管，我們抱去與老爺看。」二人正要抱去，却好徐公到來，道：「你們查的小孩哭聲，可曾查着？」左右卽忙稟明。徐公吩咐抱來，見那小孩相貌端正，欣

然抱在懷中。回進衙內，夫人迎接道：相公回來了。徐公呵呵笑道：夫人，下官回來了。夫人道：相公今日回衙，如此歡悅，莫非得了什麼至寶？徐公道：非但至寶，乃是一件活寶。夫人道：相公又來哄騙妾身了。徐公道：誰來哄騙？你就解開袍襟，捧出小孩，道：夫人，你看上天憐我無嗣，今日特賜這玉麒麟。夫人道：這個嬰兒何處來的？徐公滿面笑容，道：夫人，下官適才飲酒回來，路過北濠，忽聞孩兒啼哭，傳令稽查，衙役尋得此兒；下官因見相貌不凡，所以抱回，夫人，你道如何？夫人接過小孩，仔細看來，道：相公，你看汗衫上有血字數行，掛一小小碧玉蜻蜓，到也可愛。徐公走過來，同在燈下看那詩句，寫道：

「天生富貴楚春申，志氣凌雲淑女貞，願祈善士慈悲念，七級浮屠再造恩。年月不堪書大帶，觀音誕日卽生辰，有朝尋得雙飛玉，紛紛抖亂法華經。」

夫人道：呀！相公，此子好似尼庵中生下的。徐公道：這也不用管，只要膝前有子承歡是了。況且深夜無人知曉，不妨算作親生的。夫人道：相公說笑話了！衙役皆已知曉，怎樣隱瞞？徐公道：就說拾回，怕了怎的？夫人道：相公此言極是。徐公便即傳令外邊，連夜雇好乳娘，衙役們商量道：乳

娘到那裏去尋呢？聽得闔門外有個李三娘，新近添了一子，因為家貧，拋在育嬰堂裏，到不如去尋尋她看，肯來也未可知。大家都道：言之有理，便有兩個衙役，往闔門外去了。徐公夫婦一夜未睡，命丫環連夜做衣裳。天明，衙役進來道：啓太爺，乳娘喚到了。徐公吩咐傳進來，乳娘磕了頭。徐公道：你可將公子好好哺乳照管，不得怠慢！每年賞你丁銀二十四兩。李三娘道：是，太爺放心！都在小婦人身上。徐公夫婦拜謝天庭，又在堂前設了筵席自慶。

白話
精本

真倭袍全傳

此書描寫王文之好色，刁劉氏之淫，玉蘭婢之蕩，各有奇情，其他情節離奇，不可不看。

●每部實售洋二角四分 寄費三分

即「果報錄」

▲大通圖書社獨家發行 本局經售

白話
精本
玉蜻蜓後傳

第一回 奪準

那申府中總管王定，自少進府服役，先太爺看待甚優，不以奴僕而論，將慶春丫頭配他爲妻，成了一房家室；到後來先太爺與先太太歸天，蒙先老爺十分相愛，情同昆仲，王定道理兼全，從無非禮之處。如今膝前共有三子：長子天祿，年方十八，早已入泮；次子天喜，人物聰俊，尙在攻書；三子天爵，生來剛強勇猛，正在練習武藝。這裏南濠街上一帶，俱是申府中房屋，王定住在申府左側，也是華堂大廈，畫棟雕梁，前後共有四進；此乃靠主人之福，因此，王定盡心竭力，報答主人。那年夫人生下一子，不幸卽赴冥途，先老爺悲苦交加，可憐亦遭去世；臨終之時，托孤王定，彼時天喜也才得滿月，王定就將小主交與妻子哺乳。可恨申府中那些族人，皆是狠心之輩，說小主不是夫人養的，頓起風波。王定無可如何，只得遞呈控訴，那些族人行賄當局，却把王定反坐。

後來虧得徐坤到任，伸了冤屈。申府中原有半城之稱，老爺在日，共有十二月典當，千頃良田；這幾年因王定克苦克儉，又置了典當三月，良田一千頃。光陰如箭，小主年歲漸長，王定延師訓讀，時常將先老爺遺言苦口開導；小主去年雖已入泮，怎奈性喜閑遊，不肯用功，只走花街柳巷；王定苦勸不從，惟恐小主有傷身體，因此央請媒人，遍訪閨女，於那年定了南關張國勳之女，去年十一月完姻，幸而娘娘賢能，時常規勸夫君。那知小主在今年三月中一去，竟不回來，娘娘只道沈君卿引誘出門，率領衆人往兵科內，吵得個落花流水，以致惡名兒傳遍姑蘇。王定曾經解勸，娘娘說道：既傳惡名，以後務要做些威勢出來，才顯我的手段。

這天，王定正在靜思往事，忽見丫環出來，道：王伯伯娘娘傳喚！王定應聲來了，一路進去，穿過丹桂廳慶雲堂，來到賽冰壺。原來這賽冰壺乃是申大人在日納涼之所，畫棟雕梁，紗幔玻璃，前有荷塘，後有魚池假山，形如湖船，進內有兩條曲橋，上有欄杆，到了夏天，真是涼風水面，撲鼻荷香，好個區處。王定又過丹鳳軒碧梧齋，然後進入內邊，來到瑞凝堂上，垂手呼腰，道：娘娘傳喚老奴，有何吩咐？張雅雲道：呀！王定，你日前曾與我言本郡向有三十六個埠頭，每年花利進有萬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做的。徐公道：可有主唆？王定道：並無主唆。徐公道：可有虛詞？王定道：若有虛詞，甘心反坐，望太爺明鏡高懸。徐公道：如此，你且回去。本府一向清正，從無枉斷；既然各埠係你小主祖業，本府應與究還。你可上覆主母，本府自當出牌追究。王定道：是。便將八個酒壘，仍令脚夫挑轉。徐公立出硃籤，拿究申門四惡。四惡本圖將三十六個埠頭永遠分吞，如今無可奈何，只得交還。四惡深深懷恨，商量一計，湊了四千兩銀子，上控撫院。撫院准了狀，發出令箭飛提蘇州府徐坤，不敢怠遲。出差通達申府。張國勳得知其事，心中大怒，連忙乘轎來到申府。王定連忙傳稟娘娘。雅雲聽說父親來了，不免整頓衣裙出外，接進廳堂，分位坐下。雅雲道：爹爹今日所爲何事而來？連日不曾問候，諒必康健。張爺帶怒道：唔！託庇康健的雅雲，聽了第一句就是冷話，暗暗疑惑，便道：爹爹請茶。張爺又冷笑道：不必費心。雅雲愈覺詫異，就道：爹爹往日總是歡歡喜喜，爲何今日怒容滿面，莫非得了什麼氣麼？張爺呵呵冷笑道：女兒家如此行爲，還不要惹爲父的動氣麼？雅雲道：女兒並沒有什麼錯處。張爺道：怎麼沒有？自幼諄諄訓誡，女子出閣，從順爲本；况你公婆早故，丈夫又在外邊，賢德和睦，才是正理。就是前番吵鬧沈府，沈老頭兒連爲父的都怪在內了；如今又要奪

什麼埠頭！女兒如此行爲，總總不是的呀！况這三十六個埠頭能值幾何？如今惡人已經上控撫院，行文飛提，你是官門千金，如何出面？雅雲道：爹爹莫愁！女兒自會上堂待訊，爹爹莫管出面露醜！這叫做一身做事一身當。張爺聽了，勃然大怒，圓睜二目，連哼幾哼，道：女兒家如此行爲，爲父的才說得幾句，還是這般挺撞！呵呵，總總不關爲父的事。言罷，便卽上轎回府。張才夫人聞知此事，心中着急，便命丫環請進張爺，道：相公，女兒之事怎麼了？張爺道：這小賤人十分無理！我才說得幾句，她便出言挺撞，我也不管這事，悉聽這小賤人是了。夫人道：呀！相公此言差矣！至親必顧，况且是親生的女兒，怎好放她上堂露醜？請自三思！不宜執性。張爺道：夫人不必多言！總總下官沒有這個閒工夫管這閒事。言罷，外邊去了。夫人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密囑書僮到書房中，道：啓老爺，小男聽得申家族中四人，說老爺縱女不教，也告進在內了。張爺道：呀！有這等事！這也可惡！我不去惹他，他到來惹我，這場官司若是打輸了，連我也沒臉面了。便命取文房過來，修書一封，寄與都台劉傑，叫他不要拘女兒到案，並要斷回各埠。張爺修書已成，密囑家人星夜投送都台；一面乘轎到蘇州府內面見徐公，叫他轉致憲差，說已於書信上都台去了。徐公應允。那劉

都台接到張爺書信，看了一遍，只因誼屬師生，一諾無辭。這裏徐公料理文卷，將老僕王定等解省候訊。

第二回 斷埠

那劉都台因申張氏奪埠一案，被告申扶仲等控張氏倚勢謀佔，想申家四族必有隱情，既是名正言順，何必相送銀子？那劉都台素不貪婪，怎肯收受銀子？但職任封疆，理當安良除暴，因此不受銀子，准了狀詞，以免渾濁難分水底游魚。那日張爺有書到來，只因誼屬師生，所以又出硃籤，免拘世妹。這天號炮三聲，陞坐大堂。皂役紛紛，兩邊站着，塔下擺着長枷短棒，鐵練開刀。都台先傳蘇州知府徐坤進見，道：申家奪埠一案，你是原問麼？徐坤道：是。都台道：速將原卷交來。徐坤便將原卷呈上。都台看過一遍，單傳申扶仲上來，道：你可將申張氏侵佔各埠，怎樣起見？速速供來。申扶仲道：大人聽稟，念申家世代是書香，向來和睦，自從有了張氏姪媳，以此族中不相往來；那知她平地起風波，在着蘇州知府台前呈控，要將各埠奪去，詞蠻理強，蘇州知府畏勢枉斷，

可憐監生等要藉以爲生的；求大人天斷！公侯萬代！都台吩咐退下去喚蘇州知府道：這件事情，你可辦得不錯麼？徐公道：卑職憑理而論，並無枉法，求大人明鑒！都台喚王定道：你家主母爲何倚勢行強，侵奪各埠？老實供來！王定道：阿呀！大人容稟！都台道：講來！王定道：念小人自幼服役中府，多蒙先主優待，托孤遺囑，臨終諄切；因此，小人忠心赤胆，不敢怠違。彼時小主尙在襁褓，族中邊起謀心，說不是先主親生的，竟赴憲衙告狀，自古道：下難鬥上，可憐小人負冤在獄，竟至三載；後來本府徐太守到任，小人妻子喊屈鳴冤，多蒙徐太爺公斷，開棺滴血，果是親生，衆族方才息訟。惟有三十六個埠頭竟吞佔了，彼時只因小主年幼，暫且任其所爲，如今小主已成家室，理該物歸原主；求大老爺秦鏡高懸！從公判斷！小人句句是實，並無虛僞。都台道：唔！既是真情，你却要做原告了。且退下去喚申扶仲等四人來！左右傳呼一聲，申扶仲等四人上前跪下，道：大人在上，監生等叩頭。都台道：你等將謀佔申張氏各埠，老實供來！如有虛詞，罪當反坐。申扶仲等道：阿呀！大人！這三十六個埠頭，向係四房藉以餬口；求大人天斷！實在是張氏侵佔的。都台道：哇！一派胡言！申張氏現有餉帖鈞牌在此，王定言言有據。怎說是你等四房之業？申扶仲道：大人，王定狡詞，

望求不要聽信！都台道：「咳！諒不動刑，焉肯招認？便即吩咐左右，將申扶仲等四人綁赴闔刀腰斬。回話原來都台並非真要腰斬，不過恐嚇招認而已。此刻申扶仲等面如紙灰，慌忙叩頭求饒。都台連聲大罵道：「既是貪生怕死，何須來此投詞？但上憲誣告，罪在不赦，也能你們各出白銀一千兩，到申張氏家中服罪陪禮。」申扶仲道：「阿呀！大人尊卑有別，要罰白銀還可，若言陪禮，斷難從命。」都台道：「不相干！如不依從，斷難寬宥。四人無奈，只得遵命。都台便即飭差，押往蘇州。王定好不欣悅，謝了劉爺，隨即動身，回家報信。都台修成書札，覆了張爺。

這天，張雅雲與芳蘭說道：「想撫院斷埠之事，不知是凶是吉？但願將各埠斷轉，不枉我一片心機。」芳蘭道：「娘娘放心！聽得劉撫台乃是老爺的門生，定當蓋庇的。」雅雲道：「唔！雖是門生，但是老爺沒有書札前去，也是不相干的。」芳蘭道：「娘娘，多是你前日不是，挺撞了老爺；若是好好的商議，老爺肯修書札的呀。」雅雲嘆道：「萬事不由人計較，一身禍福聽天裁。主婢正在言談，却好王定進來。」雅雲忙問道：「王定，官司贏了麼？」王定哈哈笑道：「不但不輸，而且這場官司打得有趣，暢快之至。」雅雲道：「怎樣呢？」王定道：「都台劉公，鐵面無私，埠頭斷轉不奇，還要四人上門陪禮，各罰白銀一千；

現在已經飭差押來，好不快活。芳蘭聽了，喜道：王伯伯，且俟他們到來，讓他們做做磕頭蟲，叫娘出去受禮便了。王定道：這個使不得！他們已經倒霉之至，受罰陪禮，也彀他們受用了，不必再去戲弄他們了。雅雲道：芳蘭休得胡言！王定之言有理，你可在外等候！他們送得銀子，就收了進來陪禮可以不必了。王定奉命出來，恰好申門四人到來，後面公差押着，前頭抬了四桶銀子。王定見了，便道：諸位請回！娘娘吩咐，不必陪禮！下次不可胡行了！四人好沒臉面，暗暗懷恨去了。王定將銀子入了庫房，稟知娘娘。少停，張爺乘轎而來，雅雲連忙出接，見禮坐下。張爺道：女兒這場官司贏了麼？雅雲應道：贏了。張爺道：你可知虧了那個？雅雲道：這是憑官公斷，不曾虧了那個。張爺呵呵笑道：女兒虧了爲父的通了線索，不然只怕輸了。雅雲道：如此，多謝爹爹。張爺道：不用多謝。我此來非爲別事，因你的惡名廣佈，都說爲父的放縱，自今以後，須要斂迹些！自古道：瓦瓶不離井上破，將軍不免陣前亡，強中自有強中手，你自去思量。雅雲聽了父親這一番話，況且打了贏官司，已經逞盡威風，有些過意不去，便道：謹遵爹爹嚴訓，女兒從今以後，改過前非便了。張爺哈哈笑道：這就是了。勸罷，上轎回府而去。

第三回 齋僧

這天，張雅雲傳喚王定進來，王定禮畢，站在旁邊。張雅雲道：王定如今你的兒子中了解元，將來你是老封君了。芳蘭擺個坐兒與他坐坐。王定忙道：不敢，老奴叨主母福庇。小犬偶得僥倖，斷然不敢放肆的。雅雲道：可坐無妨。况你是三代老家人了，多承忠心爲主，我深知你的好處，已將你的身契檢出。芳蘭取來還了他。芳蘭應聲取過，道：王公公，請收了。王定道：呀！真真多謝主母！正要跪下磕頭，芳蘭卽行扶住。雅雲道：王定，不必過謙。坐下了！我有話對你講。王定道：旣蒙抬舉，老奴斗胆了。便坐下道：娘娘有何見諭？乞示其詳。雅雲道：王定，只因我向來性多暴躁，以致惡名外揚；如今想來，爲人到底還是行些善事。王定暗道：唔！有些回心轉意了。聽那娘娘又道：申大爺一去不歸，未知生死存亡？諺云：留得心田，子種孫耕；或者大爺在外生得三男二女，日後回來也得風光。就是北濠沈家，被我吵了一場，害他骨肉分離，如今想來，十分抱歉。王定道：娘娘，你那時原覺心躁些。卽如法花庵中三次去搜大爺，連夾牆也拆壞，娘娘原許捐銀一千兩，諒彼畏懼，至

今尙未來領。雅雲道：這是我發心捐助，理該送去。王定道：既如此，明日送去便了。雅雲道：王定，前年活鬼谷算我十九歲上要破費錢財，如今反得了四千兩陪禮的銀子；我想這非禮之財，用了總有災愆，不如做了好事罷。僥倖得了埠頭回來，又不曾酬神演戲，我想將這四千兩，加上二千兩，到潔淨寺院齋一萬僧人，名曰萬善緣：一則保佑大爺早些回來，二則免了我以前的罪愆。王定道：娘娘言之有理。雅雲道：但這一萬僧人，本城中未必有，須當預先通知各處，定於十二月初一日起，三十日止，你可去速辦！一切用度，均在這六千兩內了。王定應聲曉得。雅雲又道：再往法花庵命普禪招募遠近八百尼姑，亦於十二月初一日起，三十日止，一切齋糧，亦在六千兩內。并將所捐一千兩，隨卽送去！再命普禪與衆尼姑，就在十二月初禮拜七天寶懺！我要親身前去，叫她預先陳設！這項用度，另外開銷，不在六千兩內。再在庫中兌銀二十萬，將府門左右前後一切租房，盡行拆卸，并將後園亦要拆去！我要造一座大大的花園，我畫了圖形，擇日開工可也。王定應聲出來，心想：娘娘雖則改惡從善，行些好事；但這拆造花園，豈非過費了？我也不用管，且去辦起來是了。王定當卽招募四方和尚，來享齋糧；地點擇了城外寒山寺，三千石白米預先發去。又

到法花庵中，與當家說了；送到銀子一千兩，註銷緣簿。此時九月將盡，王定就請星家揀一吉日，定於十月初一日祀土，開工造園，預計新年造竣。

到了十二月初一日，辰牌時分，寒山寺中，已有無數僧人，陸續前來領取齋糧，十分熱鬧。法花庵中，亦然如此。普禪奉申娘娘之命，啓建梁王道場；也有仕宦夫人太太們，前來拈香禮拜，真乃勝事。忽報申娘娘到來，普禪連忙親至山門，道：貧尼迎接來遲，望娘娘恕罪。張雅雲道：普太不必拘禮了。便同進大殿，先拜了如來佛；然後擊鼓鳴鐘，又參觀音大士。普禪吩咐徒弟們過來見了娘娘，一一答禮。普禪道：娘娘客堂請坐，獻茶奉齋。志貞，你去奉陪。貧尼外面有事，不得奉陪了。雅雲道：普太請便。志貞陪了娘娘，緩緩同行，到了客堂，東西分坐。志貞道：娘娘，闊別以來，寒暑數更，遙企光儀，時深渴念；今日光降，蓬華增輝，邇來諒多納福。雅雲道：多謝師太，只因輕造寶庵，心愧惶恐，邇來賤軀粗安，幸告無恙。但自恨命途多舛，良人一去不歸，故此拜七天寶懺，求脫災愆；全憑佛力，保佑丈夫早早回家。志貞聽了，心中好苦，禁不住淚珠下墮，又恐娘娘見怪，便把羅帕掩拭，勉強解勸。雅雲懷疑道：呀！師太爲何下淚？志貞道：娘娘，貧尼想娘娘華胄世家，財產富足；偏

偏大爺遠出不歸，以此代爲悲淚。雅雲道：「呀！原來如此，妾身也在此代你悲傷，想你妙齡少女，身入空門，晨鐘暮鼓，只不過一口長齋。看你爲人忠厚，舉止端方，意欲與你今日神前結拜，將來接你回家，盤桓綉閣，不知你意下如何？」志貞道：「多承抬愛，敢不如命。但茅草陋質，怎得與金玉貴體並儕同羣？」雅雲道：「什麼話！我與你何分彼此，既蒙允諾，就在神前結拜便了。」二人便卽回到神前，通神結拜；結拜之後，益發親密。又至客堂，此時已擺出齋來了。二人正在用齋，忽聞外面有客到。原來來的客是蘇州府徐太太，只因公子春間天化凶險，許了願心，得告痊愈，今日特來還願；聞得施捨齋糧，順便瞻仰一番。此時公子年已四歲，取名元宰，生得粉裝玉琢，眉清目秀；徐公夫婦，愛惜異常。今日徐太太帶了同來，先至大雄寶殿拈香禮拜，然後命乳母抱過元宰，拜繼與觀音娘娘，取了法名觀松，取其松柏延年之意。徐太太與普禪道：「得寶庵要齋八百女衆，我今順便前來瞻仰。」普禪道：「正是，這是南濠申娘娘獨力辦的善事，此刻尙在庵中客座。」徐太太道：「妾身正要會她，這也可喜。」徐太太來到客堂，申娘娘早已站起，笑容可掬，道：「賤妾不知夫人光降，有失遠迎，望乞恕罪。」徐太太道：「不敢，向聞英名，得親芝顏，實出萬幸。行過常禮，遜位坐下，志貞在側，

各敘寒溫。談及奪璋之事，申娘娘致謝道：「全虧父母大人提攜，那知惡族又向上憲告發，連累父母大人遠涉辛勞，抱歉之至。」徐太太道：「豈敢，究理民情，乃拙夫分內之事，何必過謙。」徐太太無甚稱呼，只得叫聲賢妹。聞得賢妹施捨善緣，又在庵中禮拜寶懺，真乃莫大善事，可羨之至。申娘娘道：「豈敢，多承謬贊，實深惶恐。自憐運乖命薄，良人一去不歸。」徐太太道：「尊夫還未回府麼？」雅雲道：「正是，況且膝前無兒，寂寞寡歡，因此不惜銀錢，發心向善。」徐太太嘆道：「這也可憐！但賢妹請放心，尊夫總有一日回府的，況你青春正盛，莫愁膝下無兒。」志貞道：「夫人之言極是。」徐太太命乳母抱過元宰，道：「我兒過來，見個禮。」那年幼的元宰真乖，雙手捧拳，跪下塵埃。雅雲即忙扯住，連稱不敢。細看公子容貌，清秀不凡，真像夫君，不覺滾下淚珠。徐太太帶笑道：「賢妹，你爲何見了孩兒下淚？莫非形狀醜陋，不該冒瀆之顏麼？」雅雲道：「夫人說那裏話來？只因見了令郎十分聰俊，自恨一身孤苦，所以傷感起來。」徐太太道：「承蒙見愛，將來送到府上，繼與賢妹爲兒，你道好麼？」雅雲道：「多謝夫人談談說說。天已將晚，徐太太與申娘娘都告別各自回去。」

第四回 造屋

那王定奉娘娘之命，起建規模極大的花園，已於十月初一日祀土。一切磚瓦木料，均早齊備。工匠喚了二百餘人，限於新正完工。王定因想四個月工夫甚爲急促，以此命工匠們上緊趕造。花園形式，悉照娘娘發下的圖形。光陰迅速，池上芙蓉將殘，裏面花卉假山，已經周圍佈置。到了十二月十五是大吉之日，園中丹桂廳上梁。王定備好三牲菓酒，作爲祭獻；早就報知娘娘，少停，只見芳蘭出來，道：王公公，娘娘說，大爺不在家，叫你虔心恭敬，代爲祭獻。王定道：曉得，你可進去回報娘娘。芳蘭道：王公公，不知造得怎麼樣了？我要進去看看。王定道：姑娘既然高興，同去走走。芳蘭便隨了進園，只見周圍已經造成八九，衆匠人忙忙碌碌，各司職事。芳蘭好不快活，到處觀瞧，偶然在着梁頭跨過，匠人一見，高聲叫道：阿呀！不好了！這根梁頭怎的跨過了！大姑娘真正莽撞！王總管！你是看見的！日後有甚三長兩短，不關我們的事。王定道：唉！姑娘怎麼如此不小心？丹桂廳乃是花園的總屋，娘娘取蘭桂森森，以爲子孫之兆；如今你跨過梁頭，娘娘知曉，如何是

好芳蘭道：什麼大不得了的事！大驚小怪，就是宰相王侯，都是婦人生下來的，自古道：百無禁忌，就是娘娘知曉，也不妨的。一頭言語，回身去了。王定心生不悅，只好暫爲隱瞞。衆匠人報說吉時已近，請王總管行禮祭獻。此刻三牲菓酒，以及紙馬香燭，俱已鋪排定當。正梁擺在正中，上面披了兩幅大紅絹，還插兩朵金花。王定整了衣冠，跪下默默通誠，無非要財丁兩旺，拜畢送佛。匠人祝贊幾句，就把正梁上好，下面諸人，燃放爆竹。匠人又在上面拋梁，衆人搶取饅頭，乃是左右鄰居，以及府內家丁，紛紛爭奪，各不相讓。有的道：踏了腳指頭了！有的道：我是弄了一籃了。有的道：我是兜了一衣兜哉。少停，衆人散去。王定道：衆司務辛苦了，快些吃酒去。衆匠人道：多謝王總管。衆匠人入了席，個個放懷暢飲；又見封兒發出，盡皆領賞稱謝。

第五回 遊園

爆竹一聲，桃符更新。這天已是上元佳節，風和日暖。張雅雲因想人間萬戶千家，都是快快樂活，惟我多愁多慮，孤零淒涼；如今花園業已告竣，且去暢遊一番，以解悶懷，有何不可？便命衆

人分頭去請法花庵志真、蘇州府徐夫人，以及張老夫人，廚下備辦豐盛酒席。再命王定白牆門至內堂，掛上各色名燈，以慶豐年之兆。那雅雲頭上巧挽烏雲，不插花朵，身穿銀鼠出鋒灰皮襖，葉綠湘裙，纖纖玉手，帶着金鐲寶戒，後面隨着四名美婢，步出中堂。正值家人進來，報稱：張老夫人到來。雅雲連忙迎接，道：母親來了，母親在上，女兒萬福。老夫人道：罷了。雅雲道：今日女兒特備粗饋水酒，敬請觀玩花燈，并賞新造花園諸般景緻。老夫人道：正是，我聞得你造的花園十分精緻，所以要來看看。正談之間，只見轎子遠遠進來。原來是徐夫人到來，雅雲即忙迎接，同登堂上，相見遜坐。雅雲道：夫人，今日公子爲何不來？徐夫人道：賢妹如此稱呼，老身到叫不來了。雅雲道：如此，姊姊。徐夫人道：這便是了。只因小兒近日冒些風寒，故而不曾帶來。就是承繼的話，不若待你生辰，命他前來一拜。雅雲道：姊姊之言甚善，正是如此便了。徐夫人道：不知大慶在於何日？雅雲沉吟無言，旁邊丫環嘴快，道：記得娘娘的生日，是九月廿四。徐夫人道：如此，定於九月廿四送來承繼便了。雅雲道：是多承姊姊抬愛。徐夫人道：好說，今日又要賢妹費心。雅雲道：豈敢，水酒粗饋：一來欣賞上元佳節，二來新增小園，欲邀貴步一觀，只是有裝尊目的。言談幾句，又見抬進一

乘轎子。原來是志貞階前出轎道：阿彌陀佛，張太太徐太太都在這裏，貧尼問訊了。一番禮畢，分位坐下。雅雲道：賢妹，自從歲底一別，渴念之至。志貞道：多蒙姊姊掛懷，貧尼亦然如是。談談說說，廚下搬出午飯。雅雲吃素，便與志貞同桌；二位夫人也是一桌，排在東邊。午飯已畢，雅雲便與二位夫人，以及志貞，同入園中，只見好一派園景：此時梅花盛開，清香可愛，經過梅林，又臨竹圃。走近丹桂廳，雅雲道：母親，姊姊，賢妹，我們走了多時，未免腿酸，何不進內憩息片時？老夫人道：也使得。大家進了廳中，只見中央掛幅玉堂富貴圖，兩邊對聯一副：左右屏風，乃是楠木做成，上面用珍珠、琥珀、瑪瑙等物，嵌成八仙，每肩屏風有四位；八把金交，排列兩邊。當下一番謙遜，大家坐下。早有管園的上前打個千，送了四盞香茗。徐夫人道：賢妹，你這花園果然造得好！老夫人道：徐夫人，好雖好，只是我女兒太過費了些。志貞接口道：娘娘府上，不爲過費。談話一回，又往各處遊玩。原來這座花園極大，一日遊玩不完，不覺已是未末申初，家人跪稟道：啓娘娘夜膳已備，王公吩咐，請娘娘與太太夫人觀燈飲酒。雅雲應聲來了，便同二位夫人，以及尼姑，款款來到廳堂。此時廳中燈彩鮮明，鑼鼓盈盈，好不熱鬧。左右分排四席，兩葷兩素，張太太與徐夫人坐在東首，

徐夫人首席，張太太次席；那邊志貞坐了首席，雅雲次席。輩的無非山珍海味，素的是素燂鍋，木耳、蔴菇、冬筍、香菌、麵筋、豆腐之類。筵前十個女子，喉音婉轉，共唱新年歌，以祝豐年之兆。只見家人報道：龍燈進府來了。早聞鑼鼓喧天，吶喊歡呼，龍燈飛舞進來，跳繞庭中。掉過一回，然後停住討賞；王定命家人賞紅燈火把，雅雲又賜重重賞封，衆皆叩謝。龍燈去後，馬燈進來；十齣戲劇，都是小孩裝扮。雅雲看了甚喜，吩咐丫環每個幼童賞他一兩銀子，又賜許多果品，以及火把紅燭。馬燈去後，各種紙燈，絡繹紛紛進來；雅雲出手無吝，皆有重賞。紙燈去盡，又見自己家中大放煙火。可嘆申娘娘如此尋歡作樂，那知申大爺已作黃泉之鬼了。少停，酒闌席散，時交三鼓，徐夫人稱謝去了。雅雲留住母親與志貞，志貞必要回庵，雅雲留之再三，只得住下。

第六回 慶壽

志貞自從與申娘娘在庵中結拜了姊妹，不時接去盤桓。今屆九月廿四日，乃申娘娘二十歲生辰，志貞理當前去拜祝，以此預先端正壽禮。普禪本要自去，因志貞與申娘娘莫逆，叫她前去。

代祝千秋。志貞取出壽禮，道：「諸師父請看普禪看那壽禮，是壽鞋、壽襪、壽聯、壽軸、壽星一個、銀子打的，壽童一對，一個騎鹿，一個捧爵，無非尊敬娘娘之意。」普禪看罷，言稱甚好。當即雇人挑了，志貞更衣上轎而去。那申府中祝壽，非同尋常，向來威風甚大，又兼張天官的勢情，因此合城紳宦之家，以及大小衙門，均皆送禮。那徐夫人要將孩兒承繼與申娘娘，端正了無數壽禮，身坐大轎，乳娘抱了官官，來到中府。雅雲迎接進廳，叫聲姊姊，又勞大駕，多承厚賜，何以克當？徐夫人道：「非物微輕，幸勿見哂。多蒙賜領，歡愧交集。言罷，拜祝千秋。」雅雲殷勤還禮，然後官官上前跪倒，口稱繼母。雅雲見了心悅，說聲常禮，快快請起。一番禮畢，謙遜坐下。正在寒暄，忽報三太到來。雅雲便即降階迎接，同進廳堂。志貞道：「娘娘請上，貧尼叩祝千秋。」願娘娘福如海天，壽比山岳。雅雲道：「阿呀呀！賢妹請起！你我既已結盟，何須客氣。慌忙回拜，禮畢站起。」志貞道：「娘娘家師因有俗冗，不能親祝千秋，命貧尼轉致；有不腆之儀，祈爲笑納。」雅雲道：「呀！又要賢妹與當家如此費心，叫我那裏過意得去？使命王定照單收下了。」志貞又與徐夫人見過了禮，然後大家坐下，客套幾句，丫環獻茶。雅雲吩咐將三太的壽聯壽軸一并掛起。雅雲看了，道：「這壽軸是賢妹畫的麼？」志貞道：「正是小

尼畫的。雅雲道：畫得很好！芳蘭在側道：娘娘，這壽軸上畫的麻姑，可認得麼？雅雲道：癡丫頭！麻姑那有不認得的！芳蘭道：這麻姑却像一人。雅雲道：像那個？芳蘭道：宛像娘娘。雅雲不信，走近鏡屏一照，不覺大笑道：果然像我！可見賢妹的手段高妙了！芳蘭指着壽童又問：一個騎鹿，一個捧爵，是何解說？徐夫人接口道：此是有爵有祿生貴子之意思。芳蘭道：那麼將來大爺回來，必然貴子連芳了。雅雲道：休得胡言！又見那壽聯上落的款，是丁酉菊月爲娘娘八十預壽。這志貞好才情，因二十歲不好寫，故寫八十預壽，以便趨奉；雅雲好不欣然。

那張雅雲的母親先數日已經接來；此刻華堂筵開，大家謙遜坐下，便即開場演戲，先跳加官。家人取戲單過來請點戲，徐夫人便道：張太太請點。張太太道：不敢。徐夫人請點。雅雲道：徐家姊妹，主不佔客，我母親是不佔的。徐夫人道：如此，有佔了。便點了齣滿床笏，立時檀板輕敲，管弦齊奏，直做到郭子儀拜相回朝，七子八婿團圓。全本做完，又請點戲；就遜張太太點了齣旅店相逢。演到周瑞龍遠出尋父，旅店相逢；雅雲看了，不禁淚濕秋波。徐夫人詫異道：呀！今日乃賢妹壽辰，理應歡笑，爲何反悲感起來？雅雲嘆口氣道：姊妹有所不知，小妹觸景傷情，是以悲感；想良人

一去，至今影蹤全無，未卜耽擱何方？那有個尋親的周瑞龍徐夫人含笑道：賢妹，如今元宰繼你爲子，無異親生。何必愁煩！待孩兒長大，自然遣他尋訪。雅雲道：姊姊話雖極是，但我丈夫在外，存亡未卜；望孩兒成人，只恐尋親是徒然了。志貞聽了此言，心中好苦；又不敢明言道破，只得強作笑容，解勸幾句。又見元宰形容舉止，好似大爺；想起自己生的孩兒若在，也是五歲了，未知何人拾去？那戲文演完，又來請點，大家遜與志貞。志貞道：娘娘，貧尼出家人，斷然不敢點戲，請娘娘自點。雅雲道：如此，芳蘭，你與三太太點了罷。芳蘭有意打趣，點了齣玉簪記，做到白雲樓下僧俗閒情，風流萬狀。志貞看了，想起我與申郎好似妙常與潘必正，他二人到後有團圓之期，我與申郎永無相逢之日，不覺流下淚來。芳蘭便道：三太太，你方才解勸娘娘，爲何此時自己也悲淚起來？你莫非不愛出家，觸景傷心；三太太戲內做的不是真事，何必如此！這幾句話，說得志貞羞紅滿面。雅雲免不得罵道：賤人！她們出家人六根清淨，一心皈依，叫你點戲，也不該點出這樣戲來！還要取笑，分明打趣她！丫頭們那有如此無禮！少停重重處治賢妹，不要理她，請飲一杯！大家吃到月移花影上欄杆，戲文也不演了。徐夫人起身告別。申娘娘留住元宰，次日，徐夫人接了孩兒回去。

志貞也便回庵。王定料理拜帖謝壽，另日辦酒請客。光陰如箭，徐坤又是三年任滿，因已年邁，欲要告老還鄉，修表申詳入京，皇上早已准奏，擇日榮行。申娘娘聞知，連忙相請，設筵餞行。徐夫人告辭動身，申娘娘務要留住元宰，徐坤夫婦執意不從，申娘娘只得由他去。命王定備好禮物，送至官船。

第七回 追祭

那徐坤夫婦回歸山東故鄉，不覺已將十年；元宰十五歲了，生得風度翩翩，學業宏深，已步斯文道路。但是同行朋友們，時常嘲笑，說他不是徐門之後。元宰因想雙親年紀七十多了，自己才得十五歲；婦人過了四十九歲，天癸已絕；如今母親七十三歲，難道五十八歲還生得我不成？元宰也曾幾次盤問乳母，怎奈不肯明言，又不好堂前去問雙親；因此，時常納悶。那晚，元宰於睡夢中見一童子，頭梳丫髻，手中拿一玉蜻蜓，笑容滿面，叫聲我兒元宰，你爲何反把他認作父母？那時元宰生氣道：你這小孩子如何討我的便宜？那童子道：並非討你的便宜，你實是我親

生的；我有四句詩，念與你聽：

「西初未末姓宏儒，士心卜貝血詩書；欲尋萱草桃源種，且問修行佛地知。」

又云：你嫡母就是申張氏，速往南濠探訪細情！言能遞過玉蜻蜓，駕起五彩祥雲而去。元宰手執玉蜻蜓，一覺醒來，正是三更三點，仔細摩想：那玉蜻蜓宛似身上所佩的，難道申家繼母就是我的嫡母？但這首詩又不明白，叫我狐疑莫解；我想申家繼母許久沒有信來，不如且待科場過後，告稟雙親，前赴姑蘇申府見機行事便了。到了八月初旬，元宰拜別雙親，帶了書僮琴安上省，就在貢院左首租了一間寓所。那山東主試，已於八月初一日抵碼頭；到了初八日考頭場，十二日考二場，中秋考畢，准於廿七日放榜，衆人各回寓所，都是眼望旌旗捷，耳聽好消息。元宰寄居寓所，仍然日日勤學。這天，忽聞鑼聲，報進寓來，道貴府老爺徐元宰、高中解元及第。元宰大喜，吩咐報到家中；一面參師，拜望同年；然後整頓行囊，雇船回里。那報的人報到徐府，徐坤夫婦大悅，賞銀五十兩，又命報到蘇州申府去。

那徐坤在蘇州爲官清正，不取漁利；戶部劉正，乃是老師；一向爲人好險，生性貪婪；徐坤從

無餽送，所以每欲陷害；怎奈徐公毫無錯處，不好下手。今見徐公告歸田里，已是十年，因想：官跡難免一無首尾，故此奏聞聖上，欽差盤查蘇州府內錢糧。那劉正爲何耽擱十年呢？只因了艱回里，三年之後才得起復，剛剛到任，又患了瘋癱疾，告病又是六年，所以將這件事情遲至如今。那欽差即往蘇州府細細盤查，只因徐坤在任，坍了城垣，向常有例，知府理應捐俸賠修；怎奈徐公手底欠充，竟將庫銀用去一萬，後來不能彌補，虧空至今；欽差盤查清楚，表奏入京。皇上看了大怒，傳旨扭解徐坤入京。欽差校尉不敢延誤，星夜趕程。那徐坤因兒子新中了解元回來，正在中堂家宴，忽見家人飛報進來，道：啓老爺，今有聖旨到來，不知何事。徐公大驚，吩咐速排香案，整了衣冠，俯伏塔前。八名校尉隨了欽差進來，欽差宣讀詔曰：

「爲臣者宜上報君恩，下安黎庶；赤膽輔國，忠心扶助，方是爲臣之道。茲有前任蘇州知府徐坤，不思報恩安民，膽敢虧空庫帑銀一萬兩，假以告老爲由，意圖置之不問，殊爲可惡。着欽差即扭解來京，聽候訊問。欽此。」欽遵。」

徐公道：謝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校尉如虎狼一般，頓時將徐公剝下衣冠，鐵練鎖住咽喉，

打入囚車登程而去。徐夫人心中好苦，元宰懷恨道：君王必是聽了那個奸臣之言，將我父親扭解入京，定無好處！母親料想父親決無此事的呀。徐夫人道：兒呀！你不曉得，當時修葺城垣，原用庫銀一萬兩，本想彌補，只因你父親爲官清正，不能償還，故有此未了之事。元宰道：呀！原來如此，但不將國帑償清，只恐凶多吉少，如何是好？徐夫人道：兒呀！你是曉得的，你父親宦囊如洗，就是將家產變賣了，不過四五千金，也救不得你父親來呀。元宰聞言，緊皺雙眉，徘徊良久，思得一計，道：呀！母親有了，不如待孩兒往蘇州一走，與申家繼母商議，或可挪移，解了此急。徐太太道：我兒言雖甚是，但你繼母那邊數月沒有信來，不知身體如何？可知上山擒虎易，開口求人難，不知肯挪移否？况你十餘年來，從未探望一次，再你嬌養慣的，怎能走這遠路，叫爲娘的那裏放心？與你前去？元宰道：唉！母親事在燃眉，依兒且去一走。自古道：男子志在四方，况兒年方弱冠，且山東與姑蘇又非萬里路程，母親儘可放心待兒前去商量，包管無礙。徐太太無奈，只好允從，吩咐家人徐升同去，路上須要不離左右，又命辦了幾色土儀，帶去奉送。當時徐夫人備酒餞行，萬般叮囑。元宰拜別下船，徐升相隨，徐夫人在後河岸上，見船開得遠了，方才回進裏邊。

第八回 露珍

這天，中娘娘在房中思前想後，苦楚異常；忽聽得宅門上雲板響着，丫環來稟：王公公要見娘娘。雅雲吩咐請原來王定如今不比當初，長子天祿，做了翰林侍讀，乃是老封君了。此刻王定進來，堂上見了娘娘，告坐在旁，道：啓娘娘，方才門公傳進，說山東徐太爺的公子到了。雅雲道：呀！繼子到來，這也可喜；吩咐大開正門，好生迎接。王定便即傳命司關，正門大開。元宰緩步進來，王定站在滴水簷前，道：奉主母之命，迎接少爺，接待來遲，望乞恕罪。元宰道：老人家，言重了。王定道：請問少爺，寶舟諒在碼頭停泊？元宰道：正是，煩你對我小使說，將我行李發了上來。王定道：是，曉得。兄弟們，速往碼頭對來管說，將徐少爺行李發了上來。該舟金若干，向我處開發便了。元宰道：老人家不必費心，舟金小生已經給付的了。王定道：少爺不必客氣，來來！裏面去。娘娘真正日夜記念得緊。元宰便隨着行過幾坐廳堂，幾帶迴廊，然後然來進宅門。雅雲早已佇立中堂顧盼，王定上前道：啓娘娘，徐少爺到了。雅雲正要降階迎接，元宰搶步上前，叫聲繼母，孩兒拜見。雅雲

道：阿呀呀！繼兒請起禮畢，告坐。雅雲看那元宰少年翩翩，儼如夫君，不免又覺傷心，強作歡顏，道：繼兒，令尊令堂，諒多納福。元宰道：托庇平安，囑言問候。雅雲道：多謝！十年不見，不信你如此長成，爲繼母的時刻想及。元宰道：多蒙掛懷！孩兒有疏問候，抱罪非輕。雅雲道：恭喜秋試高中，爲繼母的不曾賀禮，抱歉之至。元宰道：豈敢。忽然有人叫喚王定出去；原來是元宰的行李進門。少停，徐升進來，叩見了娘娘。雅雲道：呀！繼兒，又要承令堂厚賜，何以克當。元宰道：家母命孩兒轉致，說須些之物，望求哂納。勿却是幸。雅雲道：什麼話？王定，你可將少爺行李搬到西書房去，并命廚子速辦酒席，須要豐美。王定應聲而去。元宰便道：告稟繼母，孩兒奉母之命，來到蘇州；一則奉候繼母，二則有事懇求。元宰說到這裏，便即停口。雅雲道：繼兒有話請說，爲何欲言不語？元宰便將父親虧空庫銀一事，告稟一番，道：家母無計可出，特遣孩兒前來，哀求繼母助一臂之力，一生感激。雅雲道：至親之間，何用客套！明日就命總管兌銀一萬，繳完國庫，尊大人就無事了。元宰道：多謝繼母！言談一回，排上酒餚。母子入席，互相勸飲；時光易過，不覺已是二更了。雅雲命派二名小使，陪少爺到西書房去安置。元宰道：多謝繼母！孩兒有小使徐升陪伴，不消費心。雅雲道：正是，我到忘

了尊价，可曾用過酒廠旁邊小使，這啓稟娘娘，徐升哥已經吃過了。雅雲道：如此，孩兒去安睡罷！元宰道：是，孩兒告退。當卽一邊進內，一邊出外。徐升陪伴小主到西書房安睡。元宰心想：方才繼母見了我含悲萬狀，莫非夢兆是真？我明日且將這玉蜻蜓佩帶外面，看繼母如何光景？就可明白了。

次日，申娘娘起身梳洗已畢，卽命王定兌銀一萬兩，速解府署，以繳國庫，免得徐太爺負罪京都；王定奉命兌銀一萬兩，裝成十桶。元宰端正一紙銷完國帑請釋父罪的呈詞，親自去見蘇州府；蘇州府隨卽出詳。元宰回到申府，衣冠楚楚，胸前挂了玉蜻蜓，步進中堂，道：繼母大人在上，孩兒拜謝償銀救父之恩。雅雲道：阿呀呀！自己至親，何須如此！請起！請起！元宰站起身來，告坐在旁。言談一回，雅雲見了玉蜻蜓，凝眸注射，不覺淚濕秋波。元宰便道：母親大人，爲何一霎時悲感起來？雅雲嘆口氣道：繼兒，你走過來！元宰應聲是，便走過來。雅雲道：就是見你身上所佩的玉蜻蜓，心中起疑：那年你繼父出門的時候，掛在汗衫上的；如今物在人何在？怎不要悲感下淚。元宰道：呀！繼母，天下相同的東西甚多，那裏就是繼父的？況且這玉蜻蜓，父母與孩兒自幼佩帶的。雅

雲道：「繼兒，你那裏曉得！此是外邦進貢的一塊無瑕美玉，命良工琢成一對玉蜻蜓，先王欽賜你的繼外祖，別人並無此物；我將雌的送你繼父佩帶，雌的如今在我箱中。你這玉蜻蜓到底如何得來的？你若言明了，你繼父也有了踪跡。」元宰道：「呀！繼母不必疑心，實在孩兒少時佩帶，繼母若是不信，可將雌的取來一看，可是配成一對？」雅雲便命芳蘭去將雌的取來一比，果然一些不錯。元宰便道：「如此看來，孩兒莫非是繼父親生？怪不得日前有一夢兆。」雅雲道：「呀！什麼夢兆？快快說來！」元宰道：「孩兒夢見一個童子，猶如善才，手拿玉蜻蜓，說孩兒是申姓之人；那時又有四句詩，十分明白。」雅雲道：「是那四句詩？」元宰便將夢中所聞的四句詩念了出來。雅雲就將四句詩細詳一下，道：「呀！明明露了真迹：那第一句詩，是『酉初未末姓宏儒』，這『酉初未末』是『申』字了；你繼父是秀士，豈非宏儒？士心卜貝，明明志貞二字；血詩書者，諒必生了你，用血書詩句，欲尋萱草桃源種，須向修行佛地知，明明叫你到庵中去認母親了。兒呀！你明日須到法花庵中，只言探望姨母，探訪根由。若然果是如此，兒呀！你作速回來告訴，待我究出細底，斷不輕恕。」元宰應允，告辭出外。

第九回 遊庵

次日，元宰稟過申娘娘，獨自來到法花庵前。只見池塘環抱，粉牆高峻，旁邊一帶梧桐，果然好一所清淨庵堂。此時山門緊閉，元宰便即舉手扣門，一會兒，聽得裏面有人出來，道：「佛婆，你回來了麼？」元宰道：「是小生在此。」那山門開了，尼姑一見，便問：「你是那個呀？」元宰道：「請問師太法號，就是志貞麼？」尼姑道：「正是。」元宰道：「如此，是姨母了。」小生是前任太守徐公之子。志貞道：「呀！原來是徐老爺的公子！貧尼不知，失敬了。多年揖別，不信公子竟如此長成，所以不認得了。」元宰道：「小生十餘年，未覩姨母慈顏，彼此自難相認；方才繼母提及，所以奉命特來問候。」志貞道：「多謝公子！裏面請坐。」元宰道：「不敢。」姨母請志貞道：「如此，貧尼引導了。」便將山門關上。元宰隨後而行，只見志貞打扮得好潔淨也：頭戴烏紗尼帽，身穿竹葉青夾襖，黃色絲縷，蜜蠟念珠，束一條元色西綾羅漢裙，凌波小襪；年約三旬以外，風韻尚存。到了雲堂中，志貞道：「貧尼問訊了。」元宰道：「不敢。」姨母大人請上，小生拜見。志貞道：「呀！公子再無此理，不敢當的。」彼此行了常禮，然後告坐。志貞道：「請問公子，自

從回府以來，諒多納福，太太老爺也好。元宰道：托庇平安。姨母邇年以來，必然健康。志貞道：托庇粗安。元宰道：請問姨母，寶庵還有幾位師太那裏去了？志貞道：施主人家誦經去了。元宰道：姨母爲何不去？志貞道：貧尼偶抱微恙，所以不去。公子請寬坐，貧尼去烹茶來。元宰道：姨母，這可不必甥兒前來。一則問候，二則有言相問。志貞道：公子有何言語，快快請教。元宰却道：不！不！不！不言的好。志貞心疑，不覺杏臉浮紅，手并念珠，不做一聲，凝眸看着公子，真似大爺，仔細想來，不禁淚珠盈盈。元宰便道：姨母，甥兒也沒有什麼話，不過繼母要請姨母前去玩耍，小生還要往佛殿上走走。志貞道：如此，公子請便同走進大殿，只見中央供着一尊大士，兩邊排列十八羅漢，氣象壯嚴，香烟繚繞。元宰又到送子觀音殿上，道：姨娘，這位什麼菩薩？志貞道：這是送子觀音。元宰道：供牠何用？志貞道：人家無後，可到此燒香許願，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元宰道：呀！竟有這個靈應的菩薩！南面高坐，何管人家俗事？更不該管色慾之情！我等讀書人見了，自知積善人家無後，可求得兒子；若是鄉愚見了，認作你出家人，也要產子。志貞道：呀！公子，你是個解元，況且貧尼與你繼母姊妹相稱，不該如此輕薄佛門。元宰道：姨娘，小生無非戲言，何敢得罪姨母。小生還要到後殿去看

看志貞道：公子恐勞神了！先請前面去用茶罷！元宰道：不妨，便步繞迴廊，穿過藏經樓，遊過玄女殿；只見那邊深深竹林，一池清水，東邊有一明堂，水磨桌椅；中間掛一幅遼摩和尚過長江的圖，兩邊有副對聯，是：

「啼鳥數聲雲外管，寒梅幾點雪中花。」

庭中鳥語花香，簷前鐵馬叮嚀。元宰心想：這樣清淨幽雅的地方，莫怪繼父要樂而忘返了。呀！不要毀謗佛門！不知繼父到底隱匿何處？就是在此庵內，決無十餘年來信息杳然。便道：姨母，古語說得好：天下名山僧佔強，小生今日一見，信不謬矣。志貞道：公子休得過贊！元宰信步走去，道：姨母，那邊關的地方是什麼所在？志貞道：這是空屋，沒有什麼好玩耍的。元宰道：就是空房，小生也要進去看看的。言罷，便欲推門；志貞即忙扯住青衫，不放書生進去。

第十回 認母

元宰央告道：姨母放手！小生一定要進去的。志貞道：這是貧尼的臥房，有甚好看！元宰道：既

是姨娘的臥房，小生一發要進去看看。志貞道：「呀！公子自重別處由你走去，怎好進我雲房？雖然出家人，男女到底要避嫌疑的。」元宰道：「姨母說錯了，甥兒雖是少年，性格並不輕狂，繼父尚且來過，何況後輩之人？若依繼母情面，小生是姨母的甥兒，甥兒到姨娘房中，却也不妨。」志貞抵不過唇鎗舌劍，便道：「如此，隨我來。」元宰走進裏邊，一陣香風撲面吹來，只見一張供桌，四把交椅，沉香雕出觀音大士，古銅香爐，有副對聯，是：

「六合乾坤隨意轉，兩輪日月任他忙。」

元宰看來此處不是臥室，又向裏邊看去。志貞道：「呀！公子，裏邊沒有什麼好看的，不要進去了。」元宰道：「一定要看看的。」志貞道：「這是貧尼臥房，豈可胡走！便即阻住門口。」元宰道：「小生曉得了。」志貞道：「曉得什麼來？」元宰道：「你出家人凡心未絕，必有蹊蹺在內。那徐元宰並非明知是母，有意尖酸刻毒；只因欲訪父親實跡，所以如此的。那志貞爲何阻住門口，不令他進去呢？只因方才元宰扣門的時候，她正在觀看申貴升的遺容，只道是佛婆回來，不會收藏。此刻聽了元宰的話，免不得道：「公子何必如此！進來看呀！」元宰道：「小生取笑而已，何敢認真。連忙走了進來，周圍看去，看

到壁上懸掛一圖，便道：「姨母，這是什麼像？」志貞冷汗直流，道：「是表兄。」元宰道：「呀！表兄是生前的喜容，還是死後的神像呢？」志貞道：「是死後的。」元宰冷笑一聲，道：「此言謬矣！並非甥兒得罪姨母，胞兄還可懸掛房中，表字常頭不好聽了。」志貞面起紅雲，道：「公子，前言哄你，實在是神仙呂洞賓。」元宰道：「甥兒雖則年輕，也認得明白。」那呂洞賓是道教中打扮，形狀端嚴，骨格清奇，肩上背着龍泉寶劍，領下三綰烏鬚，腰束絲絛，唉！呂仙呀！你在岳陽樓經過，指石爲金，三戲白牡丹，連犯天條；如今龍泉失在何方？烏鬚爲甚剃去？姨母呀！你出家人五蘊皆空，房中爲甚懸掛呂仙？快些除了！免得人言。」志貞道：「公子，你讀書人應得文雅，何得絮絮叨叨，請出去！有話外邊去談！」元宰道：「姨母，請息怒！甥兒並不多言；但是出家人樸實爲本，你言語之中，爲何顛倒？」志貞道：「貧尼沒有什麼顛倒言語。」元宰道：「怎麼沒有？不消半盞茶時候，令表兄就成了仙了。」志貞道：「是了，就算貧尼說錯了，請外面坐罷！」元宰道：「且慢！我今有事，特來寶刹，欲問一言。」志貞道：「要問什麼？」元宰道：「姨母呀！我繼母與你稱爲姊妹，時常出入府中，屢次盤問，你不肯言。」志貞道：「貧尼不知什麼事呀！」元宰道：「甥兒並非徐門親生，姨母豈不知情？」志貞道：「公子是徐太太親生的呀！」元宰道：「那裏是徐太太親生的！此事

我已十知九八，今日特來庵中，要問你十五年前的申貴升。志貞聽了，大吃一驚，欲言不語，呆呆望着公子。元宰道：「姨娘莫非怕我繼母性子暴躁，忍將此事隱藏心中？姨娘呀！你若真不肯露出真情，我也管不得了，回家告稟繼母，說你庵內有蹊蹺怪事，只是可惜了！志貞道：「可惜什麼？來！元宰道：「可惜了多年三寶焚修地，頓時拆得一些不留。」

志貞心想：阿彌陀佛！十五年前事發了；罷罷罷！不如明言了，求他救一救。便道：「公子，我若明言了，要你救我的呀！」元宰道：「這個自然，快些說來！」志貞道：「只爲那年三月，山塘上王翰林家酬神演戲。元宰道：「我問你申貴升，何以提及王翰林來？」志貞道：「公子呀！百尺樓臺從地起，樹高千丈葉歸根。元宰道：「不差的，請說罷！」志貞道：「差人來接我師徒去看戲，那知臺前來了兩個書生：一個是南濠申貴升，一個是北濠沈君卿；當家無意之間，將瓜子壳丟在申大爺身上。我師徒當晚回庵，次日申大爺又與沈三爺到庵遊玩，當晚回去。次晚申大爺獨自又來。元宰道：「那晚可曾回去？」志貞道：「阿彌陀佛，那知當家六根未盡，留進禪房；可憐清淨之地，從此淫污；一連耽擱半月，方才送到我處。」元宰道：「那時姨母怎樣呢？」志貞道：「我是苦口相勸，奈他堅執不肯回去，免不得曲從其意，

成就佳會；直至五月中旬，忽然病了起來，庵中不敢請醫看治，竟在六月底一命嗚呼了。元宰道：苦極了！臨終可有遺言否？志貞道：怎麼沒有？如今也瞞不過了。那時貧尼懷孕將近三月，說道：若是生下孩兒，必須送到申府。元宰道：如此，姨母何日分娩的？志貞道：來年杏月，觀音誕日產下來的。元宰道：是男是女？送去不送去？志貞道：乃是男的，怎麼不送去？那晚佛婆抱到街坊上，見有人來，就將孩兒拋棄，十餘年來，並無音信。元宰道：有什麼爲證？志貞道：有汗衫爲證，上寫血詩一首；還有玉蜻蜓一隻。元宰心想：玉蜻蜓到有的，只是汗衫血詩，我却沒有見過，諒必徐家母親收藏的了。便問姨母，血詩是怎樣寫的呢？志貞便將那首血詩念了出來。元宰道：倘有原物在此，可還認得麼？志貞道：怎有不認得？元宰道：甥兒到帶得玉蜻蜓一隻在此，未卜是否？志貞道：乞借一觀！元宰便即在衿間取出，志貞接來一看，不覺見鞍思馬，淚珠紛紛，道：呀！公子，這玉蜻蜓是那裏來的？元宰便將始末情形，以及夢中之事，述了一遍，連忙雙膝跪下，道：看來真是我的母親了。志貞道：呀！公子，汗衫血詩未見，你不要認錯了。元宰道：呀！母親，汗衫血詩，諒必徐家母親收存，即據現在，句句相對，那有認錯的？志貞道：呀！公子，你果然來認我麼？要看父親真容，這圖便是。元宰道：

這圖是誰畫的？志貞道：是我畫的。非但神像，還有神位在此。元宰道：既有神位，快些請出來！志貞便開了箱子，含淚捧出沉香神主來；元宰抱住神主，痛哭一回。道：母親，這像魂牌都已見過，但未卜父親真身在那裏？志貞道：我兒，提起又是傷心庵中不好舉動，只得權將瓦盆收殮，如今埋在大殿上佛櫃下。元宰道：如此，母親速同孩兒去觀看！志貞便領到大殿上，元宰走進佛櫃，道：母親，坟墓在這裏麼？志貞把兩個手指向地下一指，悲苦得說不出聲來。元宰道：呀！莫非就在這方磚之下麼？志貞道：正是，元宰眼淚直流，低頭下拜。志貞道：我兒呀！今日母子相會，你回去切莫提及！元宰道：母親事已明白，何用再瞞？志貞道：你不曉得！娘娘性子暴躁非凡，被她知風，禍事不小！斷然不可說破！元宰道：謹遵母命，不說就是了。但是孩兒要將魂牌請回去，未卜母親允否？志貞道：兒呀！這是使不得的！元宰道：不妨，孩兒決不連累母親便了。言罷，便到房中取了遺像魂牌。志貞道：呀！兒呀！這遺像你可拿去！這魂牌待你成名之日，再來請去便了。元宰道：到也使得。便將魂牌放下。道：母親，孩兒就此拜別。志貞叮囑幾句，元宰出庵而去。

第十一回 哭圖

元宰回進申府，娘娘正在內廳；元宰便道：繼母請上，孩兒拜揖。雅雲道：呀！你回來了！姨母可見繼父可有下落？元宰道：告稟繼母，姨母不在庵中，往施主人家去了，所以繼父之事，無從探訪。雅雲道：這也罷了。你自回書房去罷。元宰道：是，孩兒告退。那張雅雲察顏觀色，知有隱情，便即悄悄跟出，以訪其實。元宰走進書房，將門閉上，自言自語道：再不想我嫡親母親在那庵中待我，且把父親遺像再為瞻看一回。雅雲早在窗前聽得，想：唔！有些因頭了。元宰嘆一口氣，取出遺像，正叫情關天性，對了紙上形容，一句一句，哭訴起來。雅雲聽得明白，又悲又怒，便即叫道：孩兒開門！元宰大吃一驚，忙將遺像捲藏袖中，手拭淚痕，開門裝笑道：呀！母親來了。雅雲道：正是，你爲何不好好用功讀書，在此悲苦？元宰道：孩兒並非。雅雲道：你又來瞞我了！方才你庵內回來，已有滿面愁容，莫非得了你繼父的影踪？應還有一幅什麼畫圖？快快拿來！我看！元宰道：母親，沒有什麼圖畫。雅雲道：怎麼沒有？快快拿來！元宰恐怕敗露，向外便走；正逢王定，王定便問：徐少爺那裏去？元

宰慌張着道不不不到那裏去。王定疑惑道：徐少爺到底何故與老奴說知，或可解圍。元宰道：恐怕說了出來，要惹是非。王定道：不妨，縱有天塌大事，老奴承值。元宰便道：王總管，事到其間，我也瞞不來了；你以爲我此身是徐門生的麼？王定道：原是徐少爺。元宰道：非也，我是申門之後。王定道：如今承繼與我家娘娘，原可頂立兩姓香火。元宰道：我此身正是申家嫡裔，並非徐姓所產。王定道：何以得知呢？元宰道：只因我適才到法花庵中，遇着志貞，她親口說，她是我生身母親；父親骸骨，埋在佛櫃下，遺像一幅，我今帶來；恐惹是非，囑我隱瞞。方才繼母盤問，故此出來，望你周全。王定道：呀！如此說來，我家大爺竟死了！你是我的小主子了！兀的痛煞人也！來來來！凡有大事，自有老奴調妥。理該將此事告稟娘娘，才是便。卽叫了元宰，同進書房，恰值娘娘靠桌坐着。王定便道：娘娘，大爺已經身故了。雅雲道：你因何曉得？王定道：喏！小主講的。雅雲道：呀！孩兒快快說來！元宰便將進庵認母，一一訴出，說完，跪地哀求。雅雲大叫一聲，頓時昏去；少停醒來，道：王定，快快與我喚轎，待我進庵去，與志貞講論。講論元宰急道：阿呀！母親，請息怒！孩兒在此跪求了。王定也道：娘娘不要去罷！雅雲道：不相干！總總饒恕不過的！把你父親的圖像取來。元宰道：是。便卽取出。雅

雲展開一看，淚如雨下。此刻府內衆人，盡皆曉得。雅雲回轉堂樓，周身換了素服，立逼王定喚轎，務要到庵理論一番。王定難逆主命，只得依從。雅雲帶了芳蘭，一同坐轎往法花庵而去。

第十二回 鬧庵

元宰急得頓足，道：王公公，你說有天塌大事，你一人承值；如今母親到庵，必然大動干戈，我的生身母親難免受辱，如何是好？王定沉思良久，道：呀！有了！我想除非到南關大老爺處求救，或者可商。元宰道：就是外祖父大人處麼？王定道：正是，當即一同出府，來到南關張府。司關人報進裏面，張爺吩咐開正門迎接。元宰整了衣冠，走進保和堂。張爺早已降階，道：呀！繼外孫來了麼？元宰道：正是，外祖大人，請入內台座待外孫拜見。張爺道：請令尊令堂可好？元宰道：呀！外祖大人，此時不及細敘；外孫有一要緊事情，來求大人解救。張爺道：外孫有何事情，如此慌張？且坐了再講。未遲。元宰道：告坐了。就將遊庵認母等情，一口氣說了出來。張爺道：呀！原來有此奇事！外孫放心！待我速即前去。王定，你同了小主到庵，候我來調停便了。元宰便即別了張爺，與王定往法花庵。

而來。

那張雅雲大怒進庵，頂名要會志貞。五個光頭見勢不妙，慌忙躲避。佛婆戰戰兢兢，報入雲房。志貞諒來躲不過的，只得出外。恰好雅雲已入大殿，志貞便趨上恭迎，道：「呀！姊姊來了！」雅雲鳳目圓睜，喝聲：「誰是你的姊姊？」我道：「你是好人，誰知竟虎肚狼肺！」志貞道：「貧尼沒有什麼錯處呀！」雅雲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爲；你將我丈夫藏抗庵內，害他一命歸陰；使我十五年來，如在夢中，朝夕望他回家，你忍心隱瞞到如今！」志貞道：「貧尼並無此事的呀！」雅雲道：「你還要抵賴！」就在袖中取出遺像，道：「問你這是那個畫的？若然再不相信，我同你進去。」便拽了志貞的手，來到雲房；只因適才元宰來過，志貞將魂牌未曾藏好，就放在禪牀欄板之上。此時申娘娘一尋就見，連忙捧在手裏，大放悲聲。道：「我今與你拚了命罷！就是一拳撞過，急得志貞真正可憐。」恰值元宰王定入內，元宰雙膝跪下，再三哀求。雅雲道：「你不必跪求，我總要與她拼命呀！」志貞急得無奈，免不得哀求道：「娘娘，請息雷霆！此事實在貧尼不是，總求寬恕。」雅雲道：「呀！你爲何不對我明言？况我與你相處幾年，情似同胞；如今大爺骨殖藏在何方？快快講來！」志貞道：「不瞞娘娘說，大爺骨殖現在佛櫃下掩。」

埋。雅雲道：你們做得好秘密事！我且問你，大爺怎樣進庵來的？志貞從實告訴一遍。雅雲道：你快去喚那五個惡尼出來！待我問他。王定，你速去喚匠人把此庵拆去，不許存留片瓦。王定代求道：娘娘，如今事已如此，木已成舟，請發慈悲，寬恕了罷。雅雲道：不相干！我總要毀庵堂，趕逐尼姑，還要送官處治。元宰眼淚汪汪，苦求不從。忽見有人來報：張大老爺到庵了。雅雲卽忙迎出，恰值張爺進殿。雅雲哭道：阿呀！爹爹來得好快！與女兒報仇伸冤呀！張爺道：女兒家休得如此！這也並非全是尼姑不好，一半乃是你的官人不是；他性喜花柳，終非有壽之人；如今身喪尼庵，也是大數。勸你不必悲傷惱怒！况且今得親兒見面，也是非凡之喜；若要究治尼姑，也是易事；但送到公庭，元宰之母未免要出乖露醜，賢婿在泉下也不得瞑目；况元宰已經這般長大，汝若一舉動，豈非存歿無光？雅雲道：依爹爹的主見，罷了不成？此刻衆人都在大殿。元宰道：母親聽了外祖父的言語，王定道：娘娘依了大老爺之命，罷罷！罷罷！罷罷！自今以後，與志貞永不和好；只算不曾結拜，權且遵從爹爹之命罷。張爺道：這便是了。雅雲道：我兒，汝父骸骨適才惡尼所云，在佛櫃之下，你今引我去看來。元宰道：母親這裏來，便引到佛櫃旁，道：母親，父親骸骨就在方磚之下。

雅雲跪在蒲團，不禁大慟。老爺王定芳，蘭齊聲解勸。雅雲方才住哭。元宰道：母親待孩兒發達之日，將父親骸骨好好厚葬，此刻却不便就動。雅雲稱是，便命打轎。張爺道：女兒賢，塔魂牌在此庵內，終爲不了，你可今日帶回。雅雲便命元宰進入雲房，請出神主，接過抱好，攜了遺像，坐在轎中，心中悲悲楚楚，同了父親出庵，分路而行。王定芳蘭隨後，一同回府。元宰安慰志貞一番，便即告別。那申娘，娘回轉家中，萬般苦切；少頃，元宰也即回來；母子二人，商量成服設座。王定諫道：娘娘穿素，理所當然，小主可以不必更服；況且大爺已經歿了一十五年，靈座何須設得，神主可請入祠堂便了。母子依從。自此，雅雲一身孝服，朝夕啼哭。元宰常常解勸。光陰如箭，早又時交小春。元宰整頓行李，打算進京應試；私往庵中，叮囑幾句保重的話。雅雲吩咐：進京不必尋寓，耽擱舅舅衙中，打發王安王貴，相隨伏侍。元宰拜別母親，離去蘇州。山東徐府，已命徐升帶書前去。

第十三回 教子

那沈三娘，耽擱吉祥村汪媽媽家中，每天做些針線；幸有沈方肩挑貿易，幫補過度。光陰迅

速，但見花開花謝，不覺十五年了。生的兒子亦已長成，無力延師，三娘自己訓讀，凡有不到之處，命他去問鄉村學究，虧得資質聰明，十三歲上中了舉了。這天，三娘正在草堂沉思，只見柴扉開處，上達進來，道：母親在上，孩兒拜揖。三娘道：罷了！你從何處回來？上達道：孩兒會文回來。三娘道：這也能了，你曉得今日幾時了？上達道：是十月朔日了。三娘道：可又來！十月初是小春天氣，朔風將侵；過完殘冬，就要立春；這叫做：玉不琢不成器，學問不深名不就；看你如何上京會試？上達道：告稟母親，不是孩兒誇口，胸藏錦綉，會試穩可登第。三娘道：休得如此誇口！聖人云：學而時習之。學問越深越好，還不上緊誦讀，以免荒疏。上達道：孩兒遵命。只見汪媽媽走過來，歡容滿面，道：女兒與外孫裏面用飯去罷！母子便同進內，吃過中膳，仍到草堂；三娘做着針線，上達取書誦讀。少停，沈方回來，道：妙呀！妙呀！官官又在用功了！將來必中狀元！三娘道：沈方，我正在動氣，爲他肯攻書。沈方道：娘娘不要氣！官官只得十數歲，已經中了舉，將來一定做官的，包在小的身上。三娘道：但願如此。裏面汪媽媽喚道：姪兒來用飯充飢。沈方道：是，姪兒有些太子登了，四百銅錢在此，收拾了，便走將進去。汪媽媽出來道：女兒，你又在此綉作，虧你日夜辛勤。三娘道：乾娘，多蒙照應，

恩德如天；無以相報，滿心慚愧。汪媽媽道：女兒不必客氣！外孫會試在即，必須打點盤纏上京赴試才好！三娘道：女兒已備好船金，不知穀否？汪媽媽道：多則多用，少則少用，有恁不穀；到是路上相伴之人，必須老誠樸實才可。三娘道：這個必須沈方同去，女兒才得放心。汪媽媽道：這言是的。當即選定十一月二十日出行，到了那天；三娘道：我兒，惟願你此去鰲頭獨占，指日榮歸，我在此望你的呀！上達道是，外祖母，母親，二位大人請上就此拜別。汪媽媽道：姪兒，你伴了小主前去，須要當心照應沈方道，不消囑付的。就背上行李，與小主出門。三娘與汪媽媽直望主僕二人去得遠了，方才閉門進內。

第十四回 下山

那沈君卿在湖廣烏龍山上，呂剛十分優待；彼時打發嘍囉下山探聽，曉得君助打死西郊君卿，放心不下家中，又蒙呂剛幾次差人前往蘇州，怎奈探聽不出真確消息，因此時刻記掛。君卿幾場考試未中，今秋方得榜首。這天呂剛走進書房，道：賢弟，邇來聞你上緊攻書，將來春試，定

當高中，君卿道：仰賴大哥福庇，得以立錐；又承款待攻書，皆出大哥所賜。呂剛哈哈大笑道：賢弟又是客文了！你情逾骨肉，何必如此！以後再言客語，定要割敬三杯。君卿道：以後不言客文便了。呂剛道：賢弟，如今是十一月裏了，理該打點赴京應試，爲兄備得水酒一杯，特爲賢弟餞行。君卿道：又要大哥費心。呂剛道：不須客氣，便挽手出書房，來到敝義堂上。此時桌上佳餚羅列，二人左右分坐。呂剛連敬三杯。君卿稱謝道：小弟倘能僥倖，自當保奏，招撫大哥，免得英雄埋沒山岡。呂剛笑道：當初結義之時，原講有官同做，有馬同騎；但願賢弟不忘，乃爲兄之幸了。只是可惜！君卿道：哥哥，可惜什麼？呂剛道：會憶梅花院結拜之時，原有三人；如今申家賢弟不知在於何處？後有相逢否？君卿道：大哥，分離敝會，皆是天數；如弟與兄，遠阻雲山，無故襄陽受禍，天神劫來相會；且待小弟改名之日，訪尋申兄下落，或得相見，也未可知。二人談談說說，飲到三更時分。呂剛道：賢弟，今日早早安置，明日吉期，就好起行上路。君卿應聲曉得，告歸書房。次日，呂剛備了鋪陳，十封銀子，又命得力嘍囉二名，作伴進京，自己相送下山。

第十五回 店會

那沈上達別了慈親，一路飢殮渴飲，夜宿早行，已到京都地面。但見六街三市，果然另有一派繁華氣象。主僕緩步前行，遠見那邊招牌上寫：王小三寓客商。沈方便即上前道：「噲！店家可在此麼？」店家出來道：「什麼人在外大呼小叫？敢是尋寓的麼？」沈方道：「正是，驚動了。」店家道：「什麼話？既是投寓的，請到裏面看看住房，再講價錢。」當即一同進內，店家明知來意，出不起大價的，便指着一間小小住房道：「喏！這間到也相應，並不昂貴。」沈方道：「要多少？」店家道：「三錢銀子一天，連飲食一應在內。」沈方道：「可肯讓些？」店家道：「毫釐無讓。」上達道：沈方，就依他便了。」店家道：「但是有句話要交代的，間壁住房內有位相公，乃是體面的，你們在此，要小心些！」沈方道：「吓！我們也是財主出身，不要如此看輕了！」上達道：「是了，由他說幾句罷了。」店主外邊去了，主僕走進住房一看，雖然狹窄，倒也清雅，床上蚊帳俱全。沈方打開包袱，即將舖陳摺好。吃過夜飯，店中處處點上燈火，聽得謙樓打了一更，上達道：沈方，你且自安睡！我還要在燈前誦讀一回。」沈方道：「既是官官用功，小的何敢

先睡，必須陪伴。上達書聲朗朗，遠近傳揚；早就驚動了間壁一位中年儒士，嘆口氣道：好不想厭！正要睡，被這畜生吵死！在家何不用工夫？那在一時！上達道：呀！沈方，間壁在動怒了，我們睡罷。沈方道：入娘！三個銅錢租間草屋，由我唱曲做戲；怎麼叫驚動了，偏偏正要讀下去！上達道：唉！沈方，你動不動說蠻話！原來間壁住的就是沈君卿，此刻聽得沈方二字，想道：沈方是我書僮，莫非他又投靠人家也罷，我且露出真名，看他如何？便嘆口氣道：我沈君卿未知將來可有好日否？自從雷震法場，多蒙義兄搭救，雖則立錐有所，但我懷思家鄉，好不憂悶呀！沈方道：官官，你聽間壁那位相公，什麼沈君卿，又是什麼法場雷震；這個聲音，竟是我家三爺的口氣，莫非天遣到此父子相逢？上達道：呀！沈方，你不要聽錯了。沈方道：一些不錯，正是三爺。上達道：這也快活煞了。

側邊有扇小門，沈方開了，叫道：三爺快些過來！小男沈方在此。君卿在床上聽了，喜道：呀！來了。即忙披衣下床，倒拖鞋兒，將門開了，走進隔房中。沈方仔細一認，道：一些不錯，正是三爺，小男磕頭了。君卿道：呀！沈方起來！多年闊別，難得今日旅中相逢；快將別後情形，細細告我！沈方道：三爺，請坐了！這真叫六月裏凍死綿羊，說來實在話長。君卿道：如此。這位世兄也請坐了。上達道：不

敢，晚生侍立候教。沈方道：什麼晚生！三爺自從襄陽分離，不覺十五年了；看你的鬚鬚也長了，不知一向耽擱何處？君卿道：你且說你的事情，我再將言告訴。沈方道：法場雷震之後，我即打算回家報信，那知一病兩月，盤費用盡，只得一路求乞。君卿嘆道：這也可憐！以後便如何呢？沈方道：路逢三娘娘，只因二娘娘這個娼根，真不是人！自從三爺出了門，竟在家中行凶霸道；老爺壓制不下，三娘娘是苦惱子，被他早搥暮打，罰在粗使之中，再加懷孕在身，實在熬受不下，只得改裝潛逃；那知三娘娘含羞怕醜，不肯問路，所以走了一個多月，還在青浦地方；三娘娘怨命，不走襄陽路，在涼亭之中，意欲自盡，適遇小男經過，救了一命；小男動問根由，方知底細；小男有個姑母住在青浦縣吉祥村，只得將主母送去，耽擱那裏，幸主母與小男的姑母却甚投機，認了乾娘；後來小主臨盆，主母幸保無恙。君卿道：呀！我娘子生的是孩兒麼？這也可喜！多承令姑母收留，真乃重生父母，再世爹娘了。以後便怎麼？沈方道：以後娘娘千辛萬苦，撫養小主；小男肩挑貿易，權爲接濟主母。君卿道：如此說來，你是我的大恩人了，小生應當拜謝。沈方的阿呀呀！不敢當的，若是拜了，要折殺小男的。君卿道：如此，將來總要報答你的大恩。我的孩兒，如今想起來已有十五歲了，

未知可肯用功讀書？還是在着那裏？沈方道：官官快些過來！拜見父親！上達應聲上前，跪下八拜。君卿不禁哈哈大笑，雙手扶起，道：兒呀！難得你母親教育你如此成人！上達道：恕孩兒一向朦朧，不能遠出尋訪爹爹；今日相會，實出萬幸。君卿道：我兒到京，何幹？上達道：孩兒上京會試。君卿道：呀！你中了舉了麼？上達道：正是。君卿道：這也可喜！家中如此窘迫，未知你怎生得能攻書上進？上達道：不瞞爹爹說，母親教訓勤勞，孩兒堅心誦讀；一賴祖宗餘蔭，二叨上天福庇，得列一榜，故此帶同沈方來京會試。君卿聽了大悅，想到自己不如孩兒，却又暗暗羞慚。當即將自己的經過情形，細述一番。少停，東方日出，兩名嚶嚶起身，聞知此事，即出叩見，竟稱相公。父子不比別人，如今自然併作一家；上達正愁盤費不敷，如今是好了。

第十六回 榮魁

那徐元宰進了京中，知徐公已出罪回鄉去了；當即寓在母舅張公衙內，得蒙殷勤看待。那張公名廷棟，是張國勳之子，官拜吏部侍郎，夫人李氏；膝下凋零，惟生一女，閨諱瑞珠，隨任在京。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近前道：沈卿，朕觀你的兒子履歷，未有妻室；朕將南陽公主招探花爲駙馬，與卿爲御親家，勅賜文淵閣大學士。沈家父子謝恩出朝，衆文武齊來賀喜。此時，父子榮耀非常，同入文淵閣內。沈上達因母在草堂受苦多年，本不願爲駙馬，怎奈聖旨難違，又且君卿解勸，只得依從。當晚，太監宮娥迎入深宮，先行君臣之禮，再行夫婦交拜，又叩謝了聖恩，然後送入洞房。

第十七回 保奏

這天，五更三點，但聽得鐘鳴鼓響，君王臨朝，左右文武，排成班次，一同俯伏。君王道：諸卿半身有事奏聞，無事退朝。綸音未已，早見階下跪着二人，道：臣文淵閣學士沈君卿，同子上達，有短章冒瀆天聽。君王道：沈卿與駙馬有何事奏聞？內侍取本上來。君王覽表，微微笑道：原來卿爲愛妻十數年來，身居草堂，辛勤教子，實屬可嘉！汪婆沈方，仁義罕有，可嘆卿之同胞，竟不如一小使！可見皇天報應無私。此時本該准汝父子還鄉，但駙馬尙在新婚，卿方得居職位，豈能拋朕卽返？卿妻賢德可嘉，欽賜二品官誥，並賜黃金千兩；汪母仁義可敬，亦賜白銀五百，以償搭救之恩；沈

方忠義堪佩，欽賜七品官職，在家食俸。其官誥金銀，卽令沈方賈回，使汪母及卿妻先受恩榮，以見朕德。三年滿任，再賜榮歸。沈家父子謝恩畢，平身站立班中。階前又步上徐元宰，手執陳情本，俯伏叩首，口稱有事奏聞。內侍取本繳呈龍案，萬歲看了，道：不信世間有此大奇之事！庵堂產子，已屬異端；而徐坤拾去撫養，望樹成人，豈料卿父托兆，更使母子相會。惟一小小玉蜻蜓，竟成如此大大關節。念卿之孝義，本該欽賜榮歸；但卿歷任無幾，豈得便返。念徐坤夫婦撫卿有年，真爲莫大之恩，欽賜三品官誥；其嫡母張氏，守節有年，亦屬可嘉，欽賜二品官誥，卽着人賈詔出都。卿之生身父母，在佛堂清淨之地，如此不法，本該不應封贈；今觀汝孝義心切，候卿滿任之日，再行封贈，并賜接母團圓。今陞爲左都御史之職，并復姓歸宗；在朝伴駕，不得有違朕意。申元宰卽忙叩首，謝恩歸班。宮官開了內庫，取黃金千兩，白銀五百，並將欽賜冠誥，卽命沈方賈詔離京，安慰草房母女。此時父子尚在朝中，沈方恐有書信帶去，只得在外等候。聖上又着人卽將徐坤夫婦冠誥，以及申夫人冠誥，一并賈去。

君王正欲退朝回宮，忽見王門官急急進殿，奏道：今接潼關總兵劉達本章，恭呈聖覽；說土

番國反人，差烏酥景帶領兵將，現抵潼關，勢如破竹，劉達難以迎敵，故此高懸免戰牌，堅守城垣。着人星夜來京請救。君王看畢本章，便問：誰去迎敵？連問數聲，無人出應。君王大怒，道：爾等諸臣，食君之祿，見朕如此驚惶，不思與國分憂麼？只見沈君卿出班奏道：陛下勿憂，請息雷霆！臣思國家平靜已久，一時焉能得人去除番寇？况潼關總制劉達，素稱一員驍將，尚且不能抵敵，何况在朝武士臣保舉一人，可得萬全，望王准奏！萬歲道：卿保舉何人？速速奏來！君卿道：臣義兄呂剛，雖爲山林好漢，此人忠勇雙全，並不騷擾良民，臣曾蒙搭救，十餘年相敘，知他有匡扶社稷之志，只因未得機緣，若召此人，定能立除番寇。况他山中尚有雄兵萬餘，正可利用。萬歲聞奏大悅，欲傳旨意，那知班中突出一人，奏道：臣東閣學士嚴嵩，奏聞陛下：沈君卿保舉呂剛雖美，但山中草寇，終屬不良之徒，况曾經屢次官兵征剿，無從拿獲，豈可引虎入門，召以征番？望王勿聽讒言，免致後患。再沈君卿私通草寇，將來終屬不妙，望王速卽正法，以杜其萌。奸臣奏罷，萬歲面帶怒容，道：東閣學士所奏甚善，着將沈君卿綁赴市曹，賜以白綾自盡！此時沈君卿面如土色，早有校尉除去冠帶，頓時捆綁，駟馬好不悲傷，走至金塔，扶住父親，又不敢悲啼痛哭，惟飲泣而已。正在危急。

之間又見班中閃出一位極品官員，俯伏奏道：「臣左相夏竦，奏聞陛下：且把沈君卿放轉聽臣一言分割。」萬歲道：「卿有何言？」速即奏來。傳旨將沈君卿暫緩絞決，候旨施行。夏竦道：「臣思沈君卿乃爲國分憂，薦賢滅寇；況且沈君卿情關休戚，決無叛心，望王恩赦，即命沈君卿贖旨一道，往烏龍山招安。」沈君卿才幹兩全，莫若使彼爲參謀；如聖上恐懼草寇不法，何不就令山寨起兵，庶無損害。君王准奏，立赦沈君卿，即命中書抄詔，招安烏龍山人衆。此時沈君卿已經卸綁，連忙俯伏，謝了聖恩，捧了詔書，退出朝門，謝了夏老丞相保奏之恩，然後回到文淵閣。却值沈方尙未動身，他便上前叩稟老爺，小男蒙聖上的恩德，賜了七品前程，如今要送官誥並金銀回去，老爺可有信息寄歸否？君卿道：「沈方，我險些兒喪了一命，幸有夏老丞相君前保奏。」沈方道：「呀！有了什麼事？」君卿就將朝中情形，細述一遍。沈方道：「那麼老爺就要動身了。」君卿道：「正是，君命不可稽延，你回去對夫人說，不必憂愁，我今到烏龍寨招安前去平番，倘能早早班師，自然有日榮歸。」沈方，你是忠義之人，我也不須多囉，只要你盡心照應，我當緊記你恩。」沈方道：「老爺不消吩咐，小男自會當心照應的。」當即主僕分離，沈方雇船往清浦而去。君卿出京一路而來，已抵烏龍山，早有嘍囉飛報。

上山，呂剛聞知，連忙下山迎接，一同進寨。呂剛使命嘍囉安排香案，自己俯伏塔前，君卿背北朝南，宣讀詔書：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茲爾呂剛，素懷輔國安邦之志，實有五韜六藝之才；埋沒英雄，潛居山野。今文淵閣學士沈君卿保薦：忠烈異常，堪征寇番；今勅卿爲平番大元帥，沈君卿爲參謀。務須戮力同心，速卽往征吐番夷虜。奏凱之日，再行陞賞。毋違朕意。欽此。」

呂剛三呼萬歲，站起身來，請過聖旨供奉。弟兄互敘寒溫，呂剛致謝保奏之恩，便卽設筵款待。次日，呂剛絕早起身，點齊人馬，將山寨之事，交與賽花魁。所有四營八寨將官，以及嘍囉頭目，足有萬外，又挑選了些良馬，一同前去。山內惟留五千兵卒，還有五百女兵，乃是寨主夫人經管的。呂剛吩咐發炮祭旗，下山征寇而去。

第十八回 陷番

呂剛率領三軍，一路前進。這天，探子報道：啓上帥爺，已抵潼關，現有守將劉達迎接。呂剛傳

令劉達且回關內，俟本帥進關，再行相見。劉達便即回關，伺候元帥。少停，三軍已到，安下營寨。關中早已備齊酒餚，接風犒賞。呂剛在席問道：劉將軍，本帥蒙聖上隆恩，率兵征寇，但不知番寇情形如何？你可詳細稟來。劉達道：帥爺聽稟，土番國王差下大將，名喚烏酥景，手使大砍刀，有三百餘斤；左先鋒哈黑金，右先鋒哈黑銀，俱有幻術奇能；還有沙黑麻麻里沙，盡皆勇猛非常。小將無能，難與迎敵，因此堅守城關，渴望救兵。呂剛哈哈笑道：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吩咐修下戰書，明日開關決一勝負。次晨，探子飛報，道：啓上元帥，今有番將沙里麻討戰。呂剛便問帳下誰去迎敵？早有韓噲應聲而出，道：小將願往。呂剛道：如此，與你三千人馬，須要小心，將番將擒來，重有賞。韓噲口稱得令，帶領人馬開關而出。只見番將身長腰大，藍臉紅髮，手使狼牙棒，坐下胭脂馬。韓噲厲聲喝道：番將通個名來。番將道：俺乃土番國王駕下，無敵大將軍官拜滅南威武元帥烏酥景麾下。沙里麻是也。俺看你南朝毫無人物，不如把錦綉江山送與俺家狼主罷。韓噲怒道：無知番賊！俺大明皇帝正在盛時，休得口出狂言！放馬過來，與你決一勝負。沙里麻大笑道：南蠻也須通下名來，好取你的腦袋。韓噲道：番奴聽着！俺乃大明皇帝駕下，官拜滅寇大將軍呂剛。

麾下韓噲是也。通過名兒，各縱征騎，殺得塵沙滾滾，鼓聲震天；戰了一百餘合，韓噲一刀砍過，沙里麻不及招架，身分兩段。韓噲梟取首級，正思得勝回關，忽見番營中殺出一員大將，頭如巴斗，眼似銅鈴，手執兩柄銅錘，厲聲大叫：南蠻休走！俺麻里沙特來與哥哥報仇了。韓噲回轉身來，迎住便戰。大殺一陣，韓噲抵敵不住，只得敗走。麻里沙如飛趕上，道：南蠻休得害怕！俺來取腦袋也。就一鎚打過，韓噲翻身落馬。麻里沙哈哈大笑，道：好沒用的南蠻也。可憐哥哥送于非命。呸！關內可有能戰之士？再來送死！

守關軍士報入營中，呂剛大怒，即命趙文、趙武出關對敵。麻里沙大笑道：可見南朝沒有能人！俺一人在此，叫二人出來，也能俺就一人抵敵二人了。麻里沙手執雙鎚，左右橫冲；趙文使的是方天戟，趙武揮的是鋼鞭。鬥到二百多合，麻里沙漸漸力怯；正在解圍，不料番營中殺出兩員大將：一個頭戴白盔，身穿白甲，坐下白馬，手拿一物，如人掌一般，對趙文一招，頓時滾下鞍來，被番兵生擒去了；一個頭戴黑盔，身穿黑甲，坐下黑馬，手執一物，如長屨一般，對趙武搖上幾搖，頃刻間昏迷不醒，也被生擒去了。呂剛大驚，道：賢弟，待爲兄的親自出去見個高低，看是如何？君卿

道：但大哥出去，必須衆將保護，以免有虞。呂剛道：這個爲兄的自曉得，無須囑咐。當卽點了武正樂和等，連總兵劉達，一共十員大將，選了一萬人馬，准備次日交戰。關中惟留沈君卿看守。番營聞此消息，次晨飽餐戰飯，烏酥景披掛上馬，哈黑金、哈黑銀左右衛護，麻里沙冲到關前，道：咄！南蠻知事者快些獻關，否則玉石俱焚矣！只見關門大開，擁出無數兵將，爲首一人，坐下銀鬃馬，手執銀鎗，背插令旗，令箭。烏酥景迎上道：南蠻你莫非就是主帥呂鵬飛麼？呂剛道：然也。既知大名，還不下鞍受縛。烏酥景喝道：休得誇張大口！與本帥見個高低，便知誰強誰弱。呂剛道：咄！放馬過來！二人接着便戰，刀來鎗去，戰鼓咚咚，兩邊喊殺連天；這一回征戰非同小可，自辰牌直殺到申牌，竟有八百餘合，並無勝敗。那知哈黑金將吸魂掌連招幾招，哈黑銀將攝魄旛連搖幾搖；呂剛心迷神亂，一個翻身跌下馬來。烏酥景吩咐生擒番卒，卽將呂剛繩穿索縛，扛回營寨，緊緊看守。其餘十將，見主帥被擒，大家決一死戰，以望相救。那知戰到後來，被那吸魂掌攝魄旛擒去其六；惟留其四，料難取勝，只得收拾了數千殘兵回關，報與參謀君卿吃驚不小，只得吩咐緊守關門，高懸免戰牌，修成告急本章；差人星夜赴京求救。那烏酥景得勝回營，吩咐將呂剛用冷水澆醒；

呂剛罵道：你這番奴擅用妖術，將我擒住，我生不能食汝之肉，死當吸汝之魂。烏酥景道：呂鵬飛，我看你雄威楚楚，氣概昂昂，勸你去暗投明，莫如歸降我國，扶佐狼主身登大寶，受不盡榮華富貴。呂剛道：呸！番奴聽者！俺蒙皇上洪恩，拜爲平寇大將軍，上則扶國，下則傳名；你旣用詭計拿住，要殺就殺，何必多言！烏酥景聽了大怒，喝命刀斧手，將呂剛并擒來衆將一齊斬首。號令呂剛哈哈大笑，全然不懼。烏酥景心想：好個硬漢！視死如歸；我若斬得此人，豈非可惜？到是留他在此，狼主的江山易得了。便即傳令免斬，將呂剛等暫禁後營，好好勸慰投降，重重有賞。自此，烏酥景日率兵攻城；沈君卿吩咐堅守不出，又命軍士前去探聽。番營可有首級號令？軍士回報並無首級號令，君卿略略放心。告急本章已發，諒不日內有救兵來也。又修書一封，命的當家將送往烏龍山通達賽花魁，叫她進京面聖，搭救丈夫。

第十九回 奪印

那邊報到京，滿朝驚恐，申元宰與沈上達在君前啓奏，莫若挂榜招賢，以求武士，萬歲當即

准了，已定本月十三日，在御教場考選天下英雄，以便飛救潼關之急。那賽花魁接到了沈君卿的書信，就將金銀糧草，散給嘍兵；傳諭願隨去者同去，不願去者自去。當下五千嘍兵，一齊跪下，口稱：大王爺身困番營，小的們願隨寨主夫人前去相救，以效微勞。賽花魁道：既如此，放火烧山，即速前去！衆嘍兵領命，整頓隨行。賽花魁也便略略收拾，又點齊了五百女囉兵，放炮起行。霎時烏龍山寨，化爲灰燼。賽花魁帶了男女嘍兵，一路日夜兼行，並無騷擾，官兵也難禁止。聽得沸沸揚揚傳說：黃榜招賢，定本月十三日在御教場，君王親選奪印，擢才取用。賽花魁心中暗喜，想道：我且不要面聖，竟去考選便了。這天已抵京都，就命帶來的五千嘍兵，在王城內外，尋覓寓所，各自分頭安頓；自己與五百女嘍兵，就在御教場左右安劄。到了十三那天，御教場早經陳設：中央豎一旗竿，足有三丈多高，上掛一顆斗大的黃金寶印，用銀練條鎖住，經着日光，照得精光耀眼；演武廳下一切軍器，無不齊備。少停，君王駕臨，登了寶位。傳旨：有武藝者，不論士民僧道男女，准其進內奪印。聖旨方下，人叢中躍出一位少年，道：小臣王天爵願奪金印。君王傳旨：且把十八般武藝演試，再奪金印。王天爵口稱領旨，先演梅花鎗，然後又演刀、戟、鞭、劍、錘、鎚、接、擡、舉棍等件。

精熟，君王見了大喜，道：「王天爵果有才能！吩咐射箭奪印者。」王天爵正要開弓放箭，只見一人飛奔過來，高聲叫道：「慢着！你若勝得俺手中這柄大刀，寶印方得讓你奪取。」王天爵抬頭一看，那人貌如魔王，身似金剛，手執大刀，趕進逞強。王天爵心中大怒，藏了弓箭，手執梅花鎗，說道：「你既要奪寶印，快快通下名來，俺好讓你。」那人道：「俺行不更名，坐不更姓，焦贊十一世孫，焦保是也。你叫什麼？」王天爵道：「俺名王天爵，又名小霸王，看爺爺的軍器來也。」二人大戰一場，不分勝負。君王傳旨：二人住手，先後射箭，有能射斷銀練條者，即拜爲帥。二人領旨，忽聽得教場外一聲大喊，道：「你等慢着，嚶家來也。」只見趕進一位女子，面如初開桃花，身穿大紅戰袍，手執雙刀，上前即便交鋒。起先王天爵一人對敵，到後來戰不過了，焦保上前幫助，那知二人也戰輸了。君王大悅，傳旨：住手，即命王天爵先射金印，小霸王欣然領旨，手執弓箭，雙眸覷定金印，一箭射去，那知用力太猛，其箭不從銀索中穿過，噓的一聲，射入照牆。君王吩咐站立一旁，着焦保試取金印。焦保連連呼中，颯的一聲射去，不料一陣狂風，將箭吹偏了些。焦保道：「可惱！可惱！這陣風偏欺我。」不然黃金寶印安手而拿了。君王便命女將軍上前取印，那女子緩緩開弓，對準銀索一箭射去，金印落下。

地來；那女子卽忙拾起，雙手捧好。君王宣到演武廳前，道：女將軍平身！你有此武藝，深爲可敬！但不知何方人氏？從實奏來。女子道：啓上萬歲，臣係呂鵬飛主帥之妻，名喚賽花魁。因聞丈夫圍困外邦，皇上挂榜招賢，故此女臣不避水火，特來考試。今得近天顏，真出萬幸也。君王道：原來就是呂元帥之妻！如此英雄，近世以來，真乃少有也。賽花魁道：承蒙皇上天恩，如此獎譽，使女臣慚愧無地矣。今帶有草兵五千，女兵五百。望王錄用以便去救丈夫。君王道：准卿所奏。卽着兵部鄔茂，於御教場操演衆兵，並着賽花魁等在金亭驛站住。衆皆口稱領旨。君王排駕回宮，勅封賽花魁爲主帥，欽賜上方寶劍，黃金寶印；王天爵、焦保二人，爲左右二先鋒。早有兵部鄔茂，上朝啓奏：賽花魁帶來衆兵，盡皆操演，武藝精熟，特此覆聖。君王道：如此，命賽花魁就此領兵前去。惟望班師在邇，朕當重重加封。真是邊上救兵如救火，賽花魁不敢違遲。就在御教場祭旗發炮，領兵起行。

第二十回 出兵

那賽花魁領兵日夜兼行，將近潼關，探子報道：今有參謀爺帶同四將，出關迎接。賽花魁連

忙下馬步行，早見沈君卿率同四將齊跪路旁，異口同聲，恭迎元帥。賽花魁道：「呀！諸位將軍請起！沈家三叔，噯家何德何能，敢勞如此，快快請起！」當卽一同進關，君卿吩咐擺酒接風。賽花魁飲過三杯，道：「三叔，此時不及細敘闔衷，且把番奴怎在兇險？怎樣擒我丈夫？望言細底！」君卿道：「大嫂，番奴倚仗幻術：一如人掌，一如長旛，凡是與他平鬪，並不十分饒勇，惟此二物，任你英雄無敵，也難逃避；因此，大哥被他擒去，幸而未見號令。目下攻打甚急，怎奈幻術難當，只得堅守，端望救兵；今日幸得大嫂拜帥來邊，諒番奴決然再難猖獗了。」賽花魁道：「呀！三叔，奴雖自幼習武，但幻術旁門，却不通曉；也能且修下戰書，約期明日開戰，決一勝負便了。這晚，各歸營帳安歇。次早，兵將飽餐戰飯，準備迎敵；元帥陞坐虎帳，衆將上前參見。」賽花魁喚王天爵聽令，道：「與你三千人馬，出關交戰，須當勇往直前，不得畏懼後退；如能勦得番奴者，重記頭功；又喚焦保聽令，道：「與你人馬一千，出關掠陣，王天爵倘有差遲，你須助陣，不得有違。」二將口稱得令，領兵上馬出關。王天爵沖過去，高聲叫道：「番狗聽者！今日天兵已到，還不快快投降！尙敢抗拒麼？」早見番營中殺出一將，紅面金鬚，身長一丈，其聲如雷，道：「哇！南蠻！我看你小小年紀，何必出來送命！快回去對那女主帥說，叫她

獻了關能！王天爵喝道：「呔！番奴休得胡言！照鎗能麻里沙忙將銅鎚抵當，二人便大戰起來。真是銅鎚起處，欲打南將天靈蓋；長鎗刺過，意將番賊送殘生。焦保見小霸王漸漸敗下來了，連忙上前助戰；將有六十餘合，麻里沙實在鬥不過了，被王天爵一鎗刺死。焦保割了首級，正要回營繳令；那知番邦中又殺出二員大將，拍馬趕來，厲聲喝道：「呔！南蠻竟敢擅傷我邦上將！你敢與俺哈黑金哈黑銀對敵麼？」二人抬頭一看，宛似山妖水怪，一人手執狼牙棒，一人使口銅刀。王天爵便問你二人莫非就是擅使妖法的麼？哈黑金道：「既知法寶利害，何不下馬受縛？」王天爵道：「休得胡言！放馬過來！」四人便即大殺一陣，哈黑金哈黑銀抵敵不住，連忙取出吸魂掌攝魄旛，連搖幾搖。王天爵焦保使坐不穩，一同翻下馬來，番兵便即捆縛，生擒而去。中原軍士逃歸關內，沈君卿呼天無計。賽花魁愁急一想，道：「呀！三叔，愚嫂記起日前在山操演，忽然來一道人，骨格清奇，叫我用心操演，不宜怠弛；又贈錦囊一個，有緊急事方許開看。我想今日兵困潼關，妖法利害，莫若開看錦囊，以知端的。」君卿聽了，就命軍士排列香案，賽花魁虔誠叩首，把錦囊好好解開，只見上寫着五言詩十二句：

「吾名張君保，身住終南山，又號鉄冠道，虔心時練丹。因汝女元戎，救夫困漳關，番邦妖法狠，難於奏捷還；汝須親出陣，吾當來救援，看過付丙丁，莫漏我仙源。」

君卿道：呀！原來鐵冠道人預曉玄機，大嫂妖法可破，班師有日也。

第二十一回 破幻

那賽花魁看了錦囊，隨即披掛上馬，帶領曹翔鳳等四將，軍士三千，女兵五百，放炮出關；賽花魁道：「呔！番奴休得無禮，擅敢抗拒天兵，擒拿上將，無非幻術爲能；放馬過來，與本帥見個高低。」

罷那邊烏酥景哈哈大笑道：「小小女子，只好閨房綉些針指，如何帶將領兵，還不早早收馬去對南朝皇帝說，叫他將江山好好兒送與俺狼主罷。」

賽花魁道：「呔！番奴休得口出狂言，照傢伙罷。」

烏酥景道：「也能，既要交戰，少不得將你生擒活捉，拿回去做個如夫人罷。」

賽花魁羞怒滿面，舞動雙刀；烏酥景道：「你當真要與俺對敵麼？」

呔！照刀罷！此刻二馬縱橫，刀來刀去，殺得塵沙滾滾，隔迷天日；中原四將也與番邦二將對敵，一衆軍士以及女兵也與番邦軍士混殺一處；金鼓震地，喊聲

如雷戰了一百多合，不分勝負。哈黑金哈黑銀又將吸魂掌攝魄旛取出，賽花魁十分愛懼；此時進又不能，退又不能；正在兩難之際，忽見東南方起朵祥雲，上面立一道人，口念善哉善哉！吾乃鐵冠道人。是也。你等番奴，不得猖獗！大明天子正在興治之時，你等擅以妖法惑人，還不速速收兵！道人言罷，拂塵一提，收了吸魂掌攝魄旛，駕了祥雲而去。番將大驚，喝道：無知賤婢，胆敢串合何方野道？前來破我法寶。賽花魁道：哇！番奴！你等不服王化，擅犯大明邊境，致干天怒，破你妖術；今日本帥定要取你等的腦袋回去，獻呈皇上。兩邊各不相讓，便又大戰起來。

那呂剛被禁在番邦後營，聽得番將一齊上戰場去了；就把看守的番卒盡行殺死，救出十一員南將，搜覓了些硫黃乾草，點起火來；然後各取軍器，殺出番營。烏酥景正在戰鬥得興之時，南將快要敗下去了；忽見後面紅火直透雲霄，喊聲連天。烏酥景魂飛魄散，早被賽花魁寶刀一舉，頭已落地。哈黑金哈黑銀正思逃走，却被呂剛王天爵一個一刀，梟了首級。可憐番兵無處逃生，盡死沙場。呂剛賽花魁等得勝回關，吩咐擺酒慶功。呂剛夫婦與沈君卿登堂敘禮。呂剛道：賢弟，多承保奏，爲兄有何善狀，險作無頭之鬼；幸而上天保佑，得以全命。君卿道：豈敢，大哥乃能戰

之將，皆因妖法利害，故有此厄；幸得鐵冠道人前來相救，以破妖術。呂剛道：此乃聖天子洪福齊天。君卿道：一來聖天子洪福，二來乃大嫂素有仙緣，以此得有錦囊相贈。呂剛道：呀！那個相贈？花魁就將在山遇見道人一節，細述一遍。正在言談，小軍來報：啓上二位元帥與參謀爺，酒席齊備了。三人即便遜坐赴席，遞杯接盞。忽然賽花魁腹痛起來，起初略略愁眉，後來漸覺腰酸難坐，即命女兵扶進後營。原來賽花魁懷孕在身，已有八月；今日逢這一番大戰，看來即將分娩了。此時酒席已經撤去，呂剛與君卿坐等好音。一會兒，女兵來報：元帥生了一位官人。呂剛大喜，吩咐好好伏侍。過了三朝，領兵前進；潼關一切之事，仍命劉達管理。三軍浩浩蕩蕩，竟往土番國去了。

第二十二回 班 師

呂剛帶領兵馬，一路毫無阻隔，將到土番國，只見探子前來飛報道：啓上帥爺，今有土番國大臣殺登前來求降，並備有降書，降表貢禮，望帥爺裁奪。呂剛道：呀！有這事麼？吩咐拏進來。沈君卿道：大哥且慢！兩國交戰，不斬來使；況今日土番王差遣來和，理應以禮相待。呂剛道：如此，吩咐

大開營門，先示威嚴，後請進來。軍令一聲，衆將盡皆披掛，明盔亮甲，手執刀鎗。呂剛又傳令五百軍士，站立兩邊，將刀架住，命番官就在刀下鑽進中營，殺登戰戰兢兢，只得低了頭鑽進中營。王天爵、焦保二位先鋒，厲聲喝道：「何方奸細？到來何幹？」登道：「二位將軍，下國小臣登，今奉狼主之命，特來求降，兩相和好，望求通報。」玉天爵道：「既非奸細，好好站着，當即稟報。」元帥傳令請進殺，殺跪地參見，呂剛站起，笑道：「將軍請起。」殺便即站起。呂剛賜坐旁邊，殺道：「天朝主帥在此，未將何敢同坐？」呂剛道：「將軍遠來，那有不坐之理？」殺見中原主帥殷勤相待，驚恐之心已去八九，便告坐了。呂剛道：「將軍此來，有何見諭？」殺道：「天朝主帥在上，小國賤臣有言奉告：只因狼主一時鹵莽，致使天兵下降；今命賤臣登送降書降表，寶物數種，懇求元帥轉奏天廷，下國情願年年進貢，永息干戈。」呂剛聽罷，命將貢禮拿來，降書降表盡行收拾。貢禮乃是黃金萬兩，珊瑚二株，白玉獅子一隻，羊脂淨瓶一對。呂剛便道：「你回去對狼主說，俺中原帝王是好德慈心，叫他自今以後，改過前非，莫再橫行！倘若再有舉動，管叫你邦玉石俱焚。」殺道：「是，謹遵帥令，待末將回去，上登、狼主告退了。」此時刀銜已經撤開，殺抱頭鼠竄去了。呂剛吩咐養兵三日，然後班師，路過

各省地方大小官員，無不迎送。

第二十三回 封贈

嘉靖皇帝聽得班師，卽命駙馬沈上達率同衆文武出郊迎接。這天早朝，宣呂鵬飛沈君卿賽花魁上殿。嘉靖道：呂剛真是一員忠良之臣，深爲可敬。呂剛道：小臣罪犯遠條，身爲草寇，今承天恩大赦，敢不出力，以效犬馬。嘉靖道：賽花魁雖爲女將，武力出衆，亦屬可嘉。又逢神仙得破妖法，其功不小。沈君卿參謀有益，忠心衛國，亦甚可敬。其金印卽繳國庫。呂剛道：領旨。嘉靖道：聽朕封贈呂剛志勇雙全，赤心扶國，加封大都督，總領天下軍事；其妻賽花魁封爲一品夫人，欽賜蟒袍玉帶，並賜榮歸祭祖，限滿來京供職。呂剛道：啓奏陛下，臣之祖籍向在山西，但落草之後，不知住屋存否？臣之鄰見，要與申沈二家同鄉。嘉靖道：卿旣欲住姑蘇，准其與申沈同郡，並令飭該地方官起造都督府。沈君卿參謀有功，原任文淵閣學士，加封軍機大臣；其妻封爲二品夫人，念其教子有方，再行欽賜龍袍一襲；恩准騎馬一同榮歸，限滿來京供職。王大爵與焦保，加封總兵之

職，俟有缺卽補；其餘武將樂和、朱順、趙文、趙武、劉寧、時和、牛千斤、曹翔、鳳等，俱加封守備之職，欽賜榮歸祭祖，至潼關守將劉達，仍回本職，欽加三級陣亡韓贈，封爲潼關土地，賜以春秋二祭；欽此。衆皆三呼萬歲，叩首謝恩。只見班中走出一人，俯伏奏道：「臣左都御史申元宰，啓奏陛下：臣念慈心切，伏求恩賜，准以一體榮歸。」嘉靖道：「准卿所奏，並賜五佛珠冠一頂，蟒龍袈裟一件，白玉如意一柄，大紅珠履一雙，使卿奉旨庵堂接母，以光大典。」申元宰叩首謝恩，隨卽退朝。那王天爵是王定之子，可與沈君卿等同路榮歸；當時數十官船離京而去；一路地方官員迎送，好不威風。過了數日，張國勳之子張廷棟、王定之子王天祿，奏明聖上，賜歸林下，終養老親；出京之日，滿朝文武相送。

第二十四回 歡會

那沈君卿念妻心切，另雇一舟，同了上達，先往清浦吉祥村。此時正值秋收之間，農夫都在田中割稻；父子二人，改換秀才服式，上了岸，緩緩前行。上達乃是認得的，所以不須問路。走近莊

媽媽家門前，恰值沈方走出，便道：「三太爺大老爺回來了。」君卿道：「正是，太夫人在那裏？」沈方道：「在裏邊。」上達便先走進，三娘一見大喜，道：「兒呀！你父親回來了麼？」上達道：「正是。」一邊言語，君卿已入草堂。三娘細視一回容顏，方道：「阿呀！相公！你回來了麼？」君卿道：「正是，夫人，下官回來了。」夫婦一見，抱頭大哭。沈方與汪媽媽連忙相勸。君卿道：「這位就是汪家繼岳母麼？」三娘道：「正是。」君卿就將椅子擺在中央，奉請汪媽媽坐下，屈膝跪地，拜謝收留妻子之恩。急得汪媽媽手足無措，連呼繼壻請起。君卿拜罷，三娘跪下，道：「官人，妾身拜見。」君卿道：「阿呀呀！賢妻，多承你撫子成名，受盡了千辛萬苦，卑人先須拜謝才是。」二人並跪，拜罷站起。上達上前，先拜見汪媽媽，又拜見母親，告稟宮主金枝玉葉之體，未便來到茅房拜見；現在前途官船等候。三娘道：「正是，喜你一舉成名，又爲駙馬，真與祖宗爭氣的了！」只見沈方跪下，道：「三太爺，太老爺，小的叩頭了。」君卿道：「呀！快些請起，承你多義，自今以後，與你兄弟相稱。」上達該呼叔父。沈方道：「這是不敢當的。」當時汪媽媽去撮茶，沈方上街買辦。草堂三人分位坐下。三娘道：「官人，你今官爲極品，奉旨榮歸，不勝萬幸；爲何如此打扮？」君卿道：「夫人，華冠冕服，恐嚇里民；因此輕衣小帽，步到此村。」三娘道：「原來如此，相公，曾記你出門時

正在少年，如今鬍鬚已經長成；這十餘年中，爲妻的千般苦楚，諒沈方早已告知。君卿道：正是，沈方均已告訴於我；娘子受了多多苦楚，教子成名，殊多愧謝；想來全是二娘起的禍端，串出胞兄私造假銀，害我幾乎身死他方，幸而上天有靈，循環報應；將來回到家中，須當好好制服！三娘道：相公，君子不念舊惡；你我如今苦去甘來，還要與那不良之人相較什麼？君卿道：夫人之言有理。三娘道：相公，你在山十餘年，雖有沈方回來告我，但未知細底如何？君卿就在山情形，細述一遍。夫婦二人，訴不盡別後衷腸。草堂中已擺好酒餚，乃是汪媽媽親手辦的；此時一桌四人，沈方另有小席，談談說說，不覺月上樹梢。君卿道：夫人，我今回船安歇；明日你可與我榮歸，繼岳母亦接回家去，共享榮華，以報搭救夫人之恩。三娘道：相公言之有理。君卿同了上達，即便作別；沈方點燈，照送回船。那汪媽媽住的草屋，是李大戶的租房，次日，挽中前去退了租約；一面將箱中物件，以及舖程等項，一并收拾，硬木傢伙送與鄰人；沈方叫了脚夫，先將行李發下船去；再去備轎兩乘，汪媽媽與三娘更衣上轎，沈方相隨，一逕登舟而去。

第二十五回 省親

這天，徐坤與夫人在內堂談起元宰認親之事。夫人道：「那日妾身原看汗衫上的詩句，是佛地所生，那知果有此事。」徐坤道：「夫人，這叫田須自耕，兒須自生；你我膝前仍舊寂寞。」夫人道：「我想元宰孩兒，必非負心之人；你我二人，必須元宰承值天年。多蒙申家賢妹代歸庫款，我是耿耿於心，且待孩兒回來之後，我要親赴申家面謝一番，並將汗衫帶去，以明其事。相公以爲是否？」徐坤道：「夫人言之有理。」忽見家人來道：「太老爺，京內差人到此，據云有書而呈。」徐坤道：「如此，喚他進見家人應聲而去。」差人進來叩頭道：「太爺在上，小的高升，奉大老爺之命，有書送請太爺收啓。」徐坤道：「呈上來！」你到外廂去用酒飯。」差人應聲而出。徐坤將書拆開，只見寫着：

「不肖繼男申元宰，謹稟繼父母二位大人尊前，謹稟者：向蒙撫養劬勞，時深五內，感仰鴻慈，未忍或忘。今因申氏後代乏人承祧，已蒙君恩准賜歸宗；且生母在庵，理宜奉迎回府。將來二位大人，孩兒以生身父母一般奉養，並無二心，致負深恩。今蒙聖上恩典，欽賜

榮歸；不日內當到府面叩，茲遣高升先行馳稟，並請萬福金安。繼父母二位大人台鑒。不肖繼男元宰百拜，並候乳母大人近安。」

夫婦看罷大喜，便命家人前去迎接。這天船到碼頭，元宰帶了二名親隨上岸，坐轎而來。此刻徐府早已正門大開，元宰步進中堂，徐夫人笑迎道：「兒呀！回來了麼？」元宰道：「正是，二位大人請台坐，待孩兒拜見。」元宰言罷，便即跪下。徐坤夫婦忙道：「兒呀！何須如此！快快起來罷！到如今紅袍紗帽，乃是你平日用功而得。」元宰道：「多承過譽，皆叨繼父母二位大人教訓之力；孩兒負罪良深，但求格外宥恕。」徐坤道：「你乃申門之後，應得歸宗，誰好罪你？喜你今日榮歸，我夫婦二人已經歡慰之至。」元宰道：「孩兒今日一來問候金安，二來誠心奉請二位大人同了孩兒前往姑蘇，好待孩兒侍奉晚景，免得兩地睽隔，時多懷念。」徐坤道：「承你一片孝心，怎奈家下乏人，如何是好？」也能夫人，你同了元宰先到申府！下官隨後而來便了。」夫人道：「相公言之極是。兒呀！我同你先榮歸便了。」徐公當即吩咐廚下備辦酒席：一則爲繼子接風，二則爲夫人送行。少刻酒筵備好，三人同坐歡飲。這晚元宰耽擱徐府。次日徐夫人早起，梳洗更衣，又將一切什物收拾，汗衫一件緊緊藏好。

此時元宰已到中堂，先請早安，又請繼母登舟，吩咐先將箱子鋪蓋等物，發下官船，再請徐夫人上了大轎。元宰告別繼父，也卽上轎。徐夫人又帶了乳母丫環，也是兩肩小轎，一同抬至官船，隨卽開行。

第二十六回 控妓

那文旦在王定手中騙取了五十兩銀子，逃到外邊，東行西走，尋訪主人下落，那知不上一二年，空空如也，只得沿門求乞，苦挨時日。那文旦將主人面貌年歲，以及藉貫住居，用一塊黃布寫了，縫在背上；又將申貴升的始末根由，打就了道情唱句，日日在街上彈唱求乞；也有好心的，捨出幾文；可憐飄流浪迹，僅不至餓死罷了。那文旦一年一次回到蘇州探聽大爺，那知總無下落；怎奈畏懼娘娘，總然不敢回去。這天，到了廣陵地方，打算耽擱一夜，明日一早吃了飯，到街上去做做生意。那文旦十餘年來，無刻不留心中公子，無日不訪問申大爺，竟弄得癡不癡，呆不呆了。次日，一餐飯畢，上街彈唱。適值勾欄院中的烏龜王八見了，想起二個妓女最喜聽唱道情，便

喚道：「噲唱道情的走來！」文旦就帶笑上前，道：「噲阿哥！你可知我家大爺下落麼？」王八道：「什麼大爺不大爺？」喚你唱道情去快些走罷！」文旦道：「呀！叫我唱道情，那麼同去呀？」王八就領進一個高大牆門內，文旦道：「呀！這是什麼地方？」王八道：「這是我們姑娘家裏。」文旦道：「那麼你是內姪兒了？」王八道：「不要多言！好好站着！我去通知二位姑娘，叫她出來聽唱道情。」文旦道：「那麼快些！我要去尋大爺的。」王八裏邊去了。文旦看這堂中擺設，甚是華麗，卻不像公館，又不像鄉紳人家。文旦正在懷疑裏邊走出二位女子，年紀均約三十多歲，一般風月，好似在什麼地方見過的那二位女子一見了文旦，就呆呆看个不住。文旦道：「嘆！二位姑娘！叫我唱道情呢？還是看白相的？」一个女子道：「道人，我正要問你一言，你可是蘇州人？」文旦道：「正是。」那女子道：「可叫文旦？」文旦道：「一些不錯。」那女子道：「呀！你的主人就是申貴升了？」文旦道：「你怎麼曉得？可是看了我的冤單？」那女子道：「非也，我在蘇州時，你家大爺到過梅花院內一次，你是同來的呀；還有一位沈三爺，一位呂客人。」文旦道：「呀！呀！記得了！你二位姑娘，可叫秋紅、錦桃？」那女子道：「正是。」文旦哈哈大笑，上前扯住道：「那麼大爺在此了。」秋紅急得滿面通紅，錦桃便問：「你家大爺那裏去了？」文旦道：「我家大爺不見了十多年了。」

來是你們抗過了，快快還出來！錦桃道：你家大爺此地並未來過，自從十多年前相會一宵之後，不曾相見。文旦道：不相干！快些還出來！文旦捶胸頓足，哭吵不休。王八怒道：你不過是一個唱道情的罷了！我好意照顧你的生意，你到道情也不唱，竟打起架來了；還當了得！走走！走走！走你娘的春秋路！文旦道：什麼？你們抗了我的大爺，還要行兇，真正豈有此理！豈有此理！王八罵道：狗賊！這裏春和院內，一日來千去萬；你家大爺又不是泥人兒，抗得過的，快快走你娘的路！若再胡言，俺要動粗了！就將文旦推了出去。文旦怒氣沖沖，只得離去妓院；一頭行走，自言自語道：抗了我家大爺，到還行兇逞惡；一不做，二不休，待我去告個一狀；但是沒人寫狀，就將身上這張冤單去叫喊是了。文旦半癡半癲，行來已是江都縣衙門。此刻知縣正在大堂訊一起命案，弄不清楚；文旦連聲大喊，達達達，一逕望法堂上，不管三七二十一闖將進去。知縣一見，大爲生氣，喝道：吓什麼人！如此大膽，扯他下去，打了再來問他！文旦叫道：大老爺救命呀！這是十多年前的大事情，我家大爺出了門十多年，如今還不回來，要大老爺作主的呀！一頭言語，大哭起來。知縣拍案怒道：什麼事情？可有呈詞？文旦道：大老爺，呈詞是沒有的呀！知縣道：既無呈詞，如何告狀？擅闖法堂，該當

何罪責了三十板，枷號示衆。文且忽又哈哈大笑，道：大老爺要打我，這也冤枉煞了。自古道：公門裏面好修行，旁邊衙役們連忙上前跪下，道：大老爺，此人有瘋病的，現在街上唱道情，求老爺恕了他罷！知縣道：既有瘋病，就造化了這狗頭，吩咐趕出去。文且含了一腔怨氣，走出東門，就在廣豐橋上，縱身一跳，撲通一聲，跌入河中。

第二十七回 救旦

那申元宰船到廣陵碼頭，推窗觀覽，忽見一人跳下水去，急命水手速去救來。水手不敢遲延，卽忙停船撈來撈去，撈了一個多時辰，方才撈起，抱到船中，已經死了。元宰吩咐搭救，如救不活，好好收殮。元宰步出中船，只見衆人忙忙相救，偶見背上有塊黃布寫着許多字迹，元宰細細一看，只見寫着：

「江南蘇州府吳縣閭門南濠街申宦書僮文且，今爲主人申貴升。那年一十六歲，身中面白無鬚，係本邑岸生，於嘉靖十七年三月初八日，自家中出門一去，至今並無下落；主

母從嚴責懲把我送縣追究實因急如星火只得逃出外方遍求仁人君子如有知風報信者，自當謝銀一百兩，倘有送到東君者，加倍奉謝，決不食言。」

元宰心想：這個書僮如此義氣，可謂難得！但望救活了性命，帶回家去另相優待是了。只聽得文旦叫聲苦煞哉！二目頓開，衆人道：好了！活轉來了！文旦立起身來，對了元宰一看，只見烏紗蓋頂，玉帶圍腰，細視面容，竟與大爺一般無二。文旦到底有些瘋病，一見之下，拍手歡呼，哈哈大笑起來，道：大爺！你在此了！真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左右喝道：你這個人好沒分曉！大人在此，擅敢無禮，還不跪麼？文旦道：呀！要跪就跪是了。元宰當即喝住左右，道：呀！你這人，可就是名呼文旦麼？文旦道：咳！大爺！你出門雖已多年，難道文旦也不認得了？大爺，我看你還是這個相貌；我到老了不少了，你看我嘴上的老毛也長了！怪不得不得認得了。元宰道：文旦，你黃布上寫的字迹，我已看過；你何必怨命輕生？言語瘋癲？文旦道：我的大爺呀！自你離了家中，主母逼我尋還，可憐我十門三關都尋到，奈何不見大爺，我不得已只好一溜風桃之天天，在外無以爲生，所以扮了江湖道童，北去南來，尋訪大爺，今日曾到春和院中。元宰道：到妓院中去做什麼？

文旦道：我的大爺呀！就是秋紅錦濤這兩個妓女，當日曾與大爺會過，方才叫我去唱道情，我一見了這兩個妓女，就要她們還出大爺，那知烏龜行兇逞惡，將我逐出門外，我心中怒氣不平，到江都縣衙門中喊冤，那知知縣不准，反加責罰，我一腔怒氣無出處，故此跳入水中，如今得見大爺之面，我願足了。大爺呀！你如今做了什麼官了？哈哈！好好快活！元宰道：文旦，你此刻不用快活，家人們同了他到後船更了燥衣，並備酒飯與他吃，好好看待，不得有違，家人們答應一聲，同了文旦到後船更衣用飯。

元宰即傳江都縣到來，道：貴縣這裏可有一個春和妓院？江都縣道：稟大人，有的。元宰道：那院內有秋紅錦桃二妓，頗貴，縣速拘到此下官有話相問。江都縣告退回衙，即刻差人往春和院中，拘了秋紅錦桃，押送申大人船中。元宰看那二妓，果有傾城美色，心想：幸而此事下官知之明白，不然在這二女身上竟弄不清楚了。便道：二位美人，你們本是良家之女，何必甘心下賤，豈非辱沒宗親？況且送舊迎新，有干法紀，我今傳喚你們，非爲別事，勸你們去邪歸正，好好選個丈夫，下官這裏，每人賞銀一百兩，速遵毋違，休得再蹈前愆，去罷！秋紅錦濤一同叩首，稱謝去了。元

幸傳諭江都縣飭差封鎖春和院，永不許存留娼妓。此刻文旦已經換了衣服，吃了酒飯，走到中船道。大爺呀！你爲何一去不回來？快些把那始末根由告訴小男元宰。道文旦：我非大爺呀。文旦道：不是大爺，到是那個？元宰就將一切情形，細述一番。文旦聽了大駭，道：如此，你不是大爺，是大爺的兒子了。連忙跪下，重行叩見。心中又悲又喜，喜的是大爺慘喪庵堂，喜的是主人有後。哭過一回，笑了起來。呂剛王、天爵等聞知此事，均稱義僕。文旦一一叩見。次日開船，正好一路順風。那沈君卿接了妻子並那汪媽媽等，一路而來，正與這些榮歸的船隻，合爲一處。當時申元宰拜見了嬌母，文旦叩見了沈三爺、沈三娘，也與徐夫人相見一番。元宰途中修下書信，先行寄回家去。書內不過提起已經奉旨榮歸，不日即可到家，並將相逢文旦之事，約略告稟。君卿也修下一信，寄與老父。文旦雖然半癡半呆，乃是切心大爺之故。如今事已明白，他的瘋病亦漸漸而好了。

第二十八回 得報

那沈漢章聽得榮歸船隻已到碼頭，連忙叫家人們洒掃廳堂，掛燈結綵，等候進府。忽見家

人來道：啓太老爺，三老爺騎馬爺現已上岸，先着沈方來報。沈爺道：呀！沈方到了！快些傳他來見！家人應聲出去，沈方進來叩見。沈爺吩咐坐下，沈方道：太老爺在上，不敢放肆。沈爺道：你如今已有七品前程，況且義俠可敬，坐坐何妨？沈方道：那麼告坐了。沈爺道：沈方呀！今日小主成名，得返家鄉，想來是你之力，可稱義俠無雙！沈方道：承蒙太老爺的謬贊，算來都是太老爺的福氣。正在言談，只見君佐來道：父親在上，孩兒拜見。沈爺道：罷了。君佐道：聽得三弟回里，真乃喜出望外。孩兒欲往碼頭迎接，故此先請大人一示。沈爺道：正該如此。君佐道：呀！沈方你回來了麼？沈方道：正是，大老爺，小男叩頭。君佐道：不敢，請起來。當即別了父親，與沈方同去迎接。少停，三聲炮響，父子回府。君卿步進中堂，道：父親大人在上，不肯孩兒叩見。沈爺忙道：我兒途次辛苦，須常禮罷。君卿拜罷，站起道：我兒過來叩見祖父大人！上達應聲上前，道：祖父大人在上，孫兒上達叩見。沈爺大悅，雙手扶起。禮畢，大家坐下。沈爺道：我兒，難爲你受了許多艱險，歷了不少風波，當時爲父的却錯怪於你，算來均是你的兄嫂不好，連累你的。君卿道：父親大人，這也是孩兒命內該當，不必提及了。沈爺正要開口，只見家人來道：啓上太老爺，三夫人、宮主娘娘，及汪太太到了。沈爺道：如此，

命丫環請大奶奶出來迎接！一會兒，沈大娘出來與君卿相見，上達也便拜見，口稱伯母。沈大娘相辭出廳，恰值三夫人等身下大轎；沈大娘笑臉迎接，道：「這位就是汪家太親，嬌嬌的恩人麼？」三夫人道：「正是。」當即同入中堂，又是一番相見。此刻官船內的行李，均已發上；沈爺吩咐整頓房間，頓時府中好不熱鬧。當有呂剛前來拜望，沈爺連忙迎接，寒溫幾句，致謝教子之恩。呂剛連稱承蒙令郎保奏之功，得以官居極品。當下內外廳堂，均已擺起酒筵，歡敘暢飲，好不快活。那地方官奉旨建造的都督府，如今早已完竣，呂剛夫婦共乘寶轎進內，望闕謝恩。府中那些丫環小使，皆是地方官預先調撥在此的；還有五百女兵，夫人已從京中帶回，留在府中，以爲防衛。

那申元宰回府，拜見了母親，道：「孩兒今番榮歸，路過山東，已將繼母接來奉養，未知母親容否？」申夫人道：「此乃正理，未知你繼母目下在那裏？」元宰道：「現在船中。」申夫人道：「還有繼父呢？」元宰道：「繼父因家事未了，所以還未曾來。」申夫人道：「你也該接他來才是！」元宰道：「是，待孩兒改日修書前去請他便了。」申夫人便吩咐打轎往碼頭去接。一會兒，徐夫人的大轎已進正廳，後隨丫環乳母，以及一切鋪蓋行李，一併挑至申府內。申夫人笑面相迎，申元宰恭身而接。徐夫人出了大轎，

對了申夫人道：賢妹，承你迎接，不當之至。申夫人道：豈敢！豈敢！二人攜手進內，禮畢坐下。寒溫幾句，丫環送上茶來。徐夫人先謝借銀完帑之恩，申夫人連稱不必客氣。道：多承撫養小兒，今已長大，名立身貴，皆出姊姊所賜。徐夫人道：賢妹，我昔日一向朦朧，只以為元宰乃他人之子，非賢妹府中之後，故而擅為己子，諸凡不是之處，總祈賢妹鑒諒。申夫人道：姊姊又來了，若非姊姊收養，小兒今日那裏得能長大成人？愚妹先該拜謝才是。徐夫人道：賢妹說那裏話來？日前承寄音信，所云汗衫一事，此刻我已帶在身邊。申夫人道：姊姊取來我看，此刻元宰正好外邊去了。徐夫人便命乳母從箱中取出汗衫，申夫人接在手中，不免見物傷心，又將那首血詩看了一遍。當即吩咐廚下，辦酒接風；另選清淨房間，以備徐夫人住歇，汗衫交與芳蘭收藏。

第二十九回 自縊

那沈二娘當年叫丈夫備下了假銀，打算陷害君卿；那知雷震法場，反將自己丈夫天打死了。後來磨滅三娘，原要她自去尋個死路，偏偏她逃了出去，安然無故。真是畫餅充飢，鳩酒止渴。

今見君卿夫婦榮歸，無限風光。沈爺十分趨奉，把她全不放在眼中。前日叫她出去，臭罵一頓。沈二娘因想這個惡氣，那裏受得下？千休萬休，不如死休。主意定了，關上房門，腰間解下絲縑，便即自縊。這天，君卿步進中堂，恰值沈爺在坐，便道：父親大人，孩兒拜揖。沈爺道：罷了，連日賓客可曾拜完？君卿道：拜完了。沈爺道：我兒，爲父的深恨從前主見錯了，竟將惡人當了至寶。君卿道：父親不必懊悔。孩兒正要請父親傳二嫂下來，一來拜見，二來有話相問。沈爺道：我兒，二房惡婦既然推身不出，不必相見，由她緊閉房門罷了。君卿道：父親說那裏話來？大哥大嫂均已見過，單單二嫂不見，豈非把她欺了？況且從前之事，也須提及，造假銀誑人之意，詰問二嫂，到底是那個起的事情。總要辨明，豈可狐疑胸中？望父親速請二嫂下來，只要言明，也就罷了。沈爺道：我兒，勸你差不多些罷了。爲人總要靠天的，幸汝與媳婦孫兒以及孫媳回家，真乃夢想不到之事。聖人云：既往不咎；以前事不必提了。君卿道：既承父親吩咐，孩兒焉有不依；但二嫂總須相見，況且孫媳初次回家，理當拜見才是。沈爺道：我兒之言甚善，便命錦梅速請二姑娘下來。錦梅應聲上樓，但見房門緊閉，便道：二姑娘，太老爺請你下去。連呼數聲，並無答應。錦梅乃是粗鹵了頭，却有幾分氣。

力，就把房門撥開，走將進去；不見猶可，一見吃驚非小；但見二姑娘高吊床橫，眼白口開；用手一摸，周身冰冷。錦梅叫聲不好了！二姑娘吊死了！急急跑下扶梯，氣喘吁吁來到中堂裏報。此時府內衆人，盡皆曉得。大娘三娘并南陽公主便往樓上，看見死得慘然，免不得啼哭幾聲。那沈爺道：我兒，可恨這惡婦做人不端！但今日如此死了，却也可憐！君卿道：父親大人，這分明是孩兒回家，急得她身死的；如今既死不能再生，只要端正好棺木成殮便了。沈爺道：我兒言之有理，便即吩咐家人料理後事。沈方好不心悅，暗叫皇天有靈。如今沈方已爲總管，一切銀錢，都要經他支發，衆人無不依從節制。

這天，沈爺父子同在廳上，門公來報：申姑娘到了。沈爺不覺一呆，連忙躲入書房。君卿即命丫環請三夫人、少夫人出來迎接。媳婦二人整了衣裳，走出大廳，恰值申夫人進來。三夫人道：申家姊妹來了！愚婦不知光臨，有失遠迎，望乞恕罪。申夫人道：豈敢，今知三叔榮旋，特來恭賀，並候台安。便同進內，禮畢站起。三夫人道：媳婦過來見了申家伯婆，公主應聲上前，跪下四拜。申夫人道：這位就是令媳麼？阿呀呀！不敢請起！請起！禮畢，分位坐下，早有丫環送茶。申夫人道：賢妹，我與

你曠隔多年，心懷渴念，賢妹歷盡風霜，受盡苦楚，想來均是愚姊之罪，抱歉之至。今幸而夫得貴顯，令郎高發，正所謂皇天不負善心人也。愚姊以前過失，總祈寬恕爲幸。三夫人道：姊姊言重了！這是愚妹命中該有災星，如今幸得榮歸，何必提及前情！但愚妹尚未踵府奉賀，先承光降寒門，何以克當？想大伯雖然早逝，而今令郎成名，可謂幸事。申夫人道：賢妹，你休提拙夫，想他如此作爲，真乃慚愧之至。這沈三娘真叫君子不念舊惡，大量寬洪。申夫人來的時候，尚有幾分抱歉；此刻見了沈三娘如此殷勤，心中暗想：真乃大賢大德之人。堂前正在言語，沈君卿與上達裏邊走出；君卿道：大嫂，愚叔奉揖了。申夫人卽忙站起，道：不敢，三叔，愚嫂也有一禮。君卿道：我兒過來見了申家伯母，上達道：是，伯母請上待小姪拜見。申夫人道：呀！駙馬爺請起禮畢，重又謙遜坐下。申夫人道：三叔，別來已久，諒必平安。君卿道：多謝嫂嫂托庇如恆。嫂嫂可好？申夫人道：有甚好處呀！想拙夫迷戀忘家，愚嫂一時錯怪三叔；那知他身死庵中，害得愚嫂朝夕懷念，直到元宰前來露出玉蜻蜓，方知細底；可憐命薄孤零，算來難及三叔；當年冒犯，諸祈開釋！君卿道：嫂嫂說那裏話來？總是自己人不好，以至於此，勸嫂嫂休要愁悶，幸得賢姪高舉，將來定可享福。申夫人道：三叔

語雖極是，但是總覺愁悶。還有令尊，妾身理應請罪才是。君卿道：呀！嫂嫂，這可不必。申夫人道：決無此理，必須請見君卿道。如此，春桃去請太老爺出來。春桃奉命來至書房奉請，誰知這老頭兒立誓不肯出來相見；春桃只得回告，也就罷了。少停，堂前排上華筵，婆媳相陪入席，父子外邊去了。三夫人道：姊姊，水酒相饋，請用一杯。申夫人道：愚姊未曾奉敬，反承賢妹美意，不當之至了。飲酒之間，三夫人提起二娘無顏見人，自縊身死；申夫人連稱理所當然，又把別後衷曲，揚紉一番。從今兩相和好，各無嫌怨。誰樓打了初更，申夫人告辭回去。

第三十回 掘藏

那沈方蒙聖上獎了個七品職銜，家人小使們都稱他老爺；沈爺將他的身契還了，君卿待如兄弟一般；又承呂剛爲媒，對了串珠巷裏田縣丞的女兒爲室，擇於十月初三黃道吉日，便要做親。到了那天，呂剛來至沈府，沈爺與君卿及駙馬等出來迎接，同進大廳，禮畢坐下，言談幾句；然後廚下送出酒餚，大家入席。呂剛略飲一回，坐了八人大轎，同了綵轎，一逕來到串珠巷內田

府：致仕縣丞連忙迎接，設筵款待。如鳳小姐頓時開面更衣，離了閨閣上轎。呂剛謝酒站起，告別出府。不多時候，已至北濠沈府；忽聽得號炮三聲，笙樂吹打，綵轎已到正廳。歇下沈方烏紗圓領，同了新人先拜天地，後謝君恩，又拜沈爺，再與君卿以兄弟之禮相見，上達前來拜認孀娘叔父。沈方夫婦又與大房夫婦相見，再拜汪太太及親戚人等，然後送入洞房，坐床合巹。沈方出外陪客，梨園演戲，酒闌席散，譙樓已打二更。此時沈方好不歡悅，回房遣開僕婦丫環，將門閉上，與新娘解帶寬衣，同入青紗帳中。真叫：歡娛嫌夜短，早又是金雞三唱，東方日出。沈方便即起身，端正祭祖。那沈君卿命家人往襄陽覓取君助屍首，奈當年雷震之後，尸已被拋入千人坑內去了，所以家人無處覓取，只得回來稟告。君卿也就付之一嘆而已，只得先將二娘好好安葬。這天，榮貴堂中擺起逍遙宴：沈爺坐了首席，君佐君卿沈方坐了次席，上達坐了三席。均在東邊；西邊都是女眷，汪太太坐了首席，大奶奶，三夫人，田如鳳坐了次席，宮主娘娘坐了三席。真是華錦堂前開盛筵，梨園吹唱，書僮斟酒，侍女捧杯。吃到黃昏時候，忽見塔前紅光直透；即有家人在塔下拾取金簪一枚，送上筵前。沈爺道：呀！這金簪何人遺失的？那紅光真為奇怪！君卿便道：啓稟父親，這金

簪是媳婦之物；當年孩兒出門，臨行相贈；今日物歸故主，喜出望外。沈爺道：莫非你在外邊遺失了麼？君卿道：非也。沈爺道：如此，怎說物歸故主？君卿道：孩兒有個隱情告稟，向日在烏龍山上，夜見白鼠打架，孩兒曾聞白鼠乃是橫財，故將金簪擲去，即口念云：如果是我的橫財，可送到我家內。念完之後，白鼠扛了金簪，一時不見，想今日紅光照耀，並金簪見面，莫非天賜橫財到此麼？沈爺呵呵大笑，道：我兒，乃是你爲人心好，故而天賜橫財。使命家人速備三牲果酒，祭請藏神。沈爺父子虔誠恭敬，拜祝一番。吩咐家人用鋤頭鐵搭起了石板，掘了尺許，又是一道光華直透，現出四大缸來：兩黃兩白，金銀元寶上刻有天賜沈君卿字樣，錠錠如此。此時大家歡悅，謝了藏神；又命家人將四缸金銀用筐籠盛了，檢點入庫，竟有十五萬金子，二十萬銀子。

第三十一回 接母

那申元宰自從榮歸以來，一連忙了幾天，然後修書一封，打發家人前往山東迎接繼父。如今王定年紀老了，而且他的兒子榮歸，也要享些清福，難管申府之事了。那張雅雲因念文且十

分義氣，便命代了王定總管之職；欲將芳蘭匹配，使彼夫婦內外兼理；但是這個意思，還未出口。這天，元宰走進內堂，拚見母親，道：孩兒有言告稟，只爲榮歸以來，諸事冗忙，故未啓口。申夫人道：你不過是到庵去接母的事情。元宰道：正是，不知母親允否？申夫人道：孩兒，你真是笑話了！爲人若沒生身父母，此身何來？日前我雖與她爭論一番，也不過一時之氣；如今你已成名，況且奉旨接母，理應早早迎請！何須與我商量？元宰道：是，孩兒就去迎請了。就向張氏母親面上一看，並無怒色。即便出外，吩咐家人整備。此刻不比認母時候，用了八寶金鑲轎一乘，排了執事；元宰身坐駿馬，左右衛護。一路行來，已到法花庵前；家人即便扣門，裏邊佛婆聽得聲音，出來開了山門，一見大驚，戰兢兢的道：阿呀！諸位老爺！大叔！我們庵中自從三太太私下生了一個兒子，以後不曾生過的呀！家人們道：休得胡言！我們狀元老爺前來接母，快去通報！佛婆道：呀！是那個家人們道：就是三太太。佛婆道：那麼這也快活煞了！連忙奔入雲房，道：三太太喜事！喜事！志貞道：佛婆，什麼事情？大驚小怪！佛婆道：就是你的兒子做了官了！今日特來接母；庵外人千人萬，狀元老爺騎了高頭白馬，好不威風。三太太不要呆頓頓了！如今是太太夫人了！快些打點打點！佛婆言罷，出房通報一衆。

光頭普禪便道：「呀！徒弟們！今日狀元爺來接志貞，想我們是擔不過的，不如出外迎接，看其光景，預爲趨奉，或者不致趕逐。」光頭們道：「師父之言是也。」師徒五人，即便打扮出外，正值元宰下馬，走進庵來。普禪在前，四徒在後，一同跪下，道：「狀元爺光降草庵，貧尼們不知迎接來遲，伏乞恕罪！」元宰道：「諸位師父請起！我因念母心急，不及與衆位敘談，少停再見是了。」光頭們聽了此言，諒來無事的了，心中安然，各退回房。

元宰帶了二個親隨，其餘皆留庵外，元宰是來過的了，故此不須人指引，一路進去，逕到志貞房中，道：「母親大人請台坐！待孩兒敬叩萬福金安。」言罷，跪下八拜。志貞扶起，道：「我兒你回來了！可喜你狀元及第，金榜題名，爲娘的好不歡然！諒你一向平安，我卻十分記念。」元宰道：「仗母親福庇，得中魁首，仰荷皇上天恩，欽賜榮歸。孩兒今日前來，非爲別事，恭請母親大人回府。」志貞道：「我兒，承你誠心來接，奈我皈依三寶，願隨佛座，過度光陰。」元宰道：「母親雖還釋教，三皈五戒理所當然；但孩兒如今已得成名，理該奉請母親回府。」志貞道：「我兒怎麼不記你的嫡母當年吵鬧庵堂，要把衆尼逐出，不拆庵堂不了。」元宰道：「母親大人，如今已與張氏母親言明了，她命孩兒前來。」

迎接的呀。志貞道：如今你的嫡母雖肯，但我羞慚難以前去。元宰道：母親不可執一己之見，孩兒在此跪求了；況且奉旨迎請，母親如不回去，聖上知曉，孩兒獲罪非小。現有四件欽賜寶物，母親必須受了回府。元宰一邊言語，端端正正跪在地下；二名親隨手捧四件寶物，左右分立。此刻志貞過意不去，只得叫聲：我兒，你今要我回去，但有一事，庵中五尼，皆我師父師兄，必須全她體面，切莫趕逐；此言如不允從，爲娘的又不回去了。元宰道：孩兒謹遵慈命是了。志貞道：只怕你張氏母親不依？元宰道：不妨，孩兒去調妥便了。志貞道：如此，快些立起，毋須再跪。元宰道：是母親換了御賜衣服，再請坐轎，孩兒隨轎同行。此刻二名親隨已將四件寶物奉獻，志貞除了僧帽，換了五佛珠冠，脫了海青，穿了蟒龍架裘，吩咐家人暫出雲房，換了大紅朱履，然後手中執一玉如意，愈見得丰姿不凡。當有普禪率領四徒出來敬送，都道：恭喜三師太賀喜三師太！今日令郎接三師太回去，自然享厚福受富貴去了；如蒙不棄衆尼，望求照顧照顧。元宰道：諸位師太，家母在庵，多承照應，下官少不得還要酬謝恩德。衆尼道：多謝狀元爺！志貞與當家雖稍有不合，此刻免不得說幾句分離話。道：師父，只因小兒千求萬懇，徒弟拂情不去；我身雖到南濠，萬萬不忘師父的恩。

德普禪道：三師太言重了！我有何好處待你；但願你有時記及我們，就是仗佛增光了。元宰道：呀！母親快請上轎！外面人役已伺候久了。志貞道：如此，師父、師兄、師弟們，就此告別了。意欲下拜，元宰連忙拉住，道：母親穿了御賜的冠裳，不便如此作禮。志貞便即來至大殿，叩別如來，上了金裝寶轎。衆尼直送至山門外，還有一個佛婆，笑迷迷的也在人羣裏跪送。志貞洋洋得意，端坐八寶轎中，霎時前呼後擁，迎接而去。

一路行來，已近申府；但聞三聲號炮，鼓樂喧天。此刻申府正門大開，掛燈結綵；申娘娘與徐夫人在正廳等候，金鑲大轎進了申府，元宰跳下馬來，走到轎前，叫聲：母親大人，請出轎罷！只見申娘娘與徐夫人走上前來，各叫一聲賢妹來了麼？志貞面帶羞慚，連忙出轎，叫聲：二位姊姊，一向納福否？二位夫人道：多承賢妹記念，當即一同進廳，行了相見之禮，謙遜一番，大家坐下。茶罷收杯。張雅雲見志貞面帶羞慚，安慰她道：賢妹，以前懋姊不該吵鬧法花庵，總是丈夫不是，玷辱清規；如今幸子成名，故此接你回家，還祈勿記前情，一切包涵。志貞道：姊姊，諸事多是懋妹非禮，多承結拜，情如同胞，原不該把以前之事隱瞞；況且懋妹身入佛門，六根清淨，不料一念之差，隨

入輪迴；如今及早回頭，尙難抵銷罪過，又承姊姊洪恩，命孩兒前來接我，若決意不來，是不受抬舉了；以此，愚妹今日回家一次，明日仍要到庵修行去的。張雅雲道：賢妹說那裏話來？雖則大爺早故，你我二人，正當朝夕盤桓，勸你留養青絲，做個太夫人，豈不是好？徐夫人道：賢妹，此言是也。志貞道：多承二位姊姊相勸，要我留養青絲，再梳雲髻，除非日出西方，月落東山，終難從命。雅雲心想：原是錯想！大爺身喪已久，她豈肯再正青絲；但如今既接回家，豈可仍到佛地？元宰見張氏母親沉吟不語，便道：二位母親大人，不如依了孩兒，園中起造佛樓，虔供觀音在內；一來母親可住家中，二來好待孩兒朝夕追隨；此乃二全其美，未卜母親高見如何？張雅雲道：孩兒所言極是！望賢妹正是如此能！志貞聽了暗喜，連稱遵命。申娘娘便命文旦發銀趕造佛樓，並要裝塑大士供奉；又命廚下備辦素筵，以待志貞。不消半月光陰，佛樓已經造好，奉請志貞入內修行；申夫人又派兩名老婦，兩名丫環，在內伏侍，均稱何太夫人；每逢花朝月夕，申夫人請出志貞，相同盤桓，十分有興。這天元宰與張氏母親道：孩兒欲遷父親遺骨歸祖，據風水先生說：法庵佛櫃下，乃是最旺之地；看其氣脈，主財丁兩旺，貴秀綿綿；以此，孩兒尙未舉行，請母親大人裁奪。雅雲

道：既是風水言之大吉，不可遷移；竟將法花庵改爲汝父墳塋，豈不是好！元宰道：孩兒亦有此意，但諸位神佛及五衆尼姑，如何處置？雅雲道：這也不難，可將這間作爲墳舍，其餘可以不動；至於五衆尼姑，仍舊在庵修行，叫她們照料墳墓，豈不更好？元宰道：母親言之有理，孩兒當年夢見父親，好似觀音前的善才，孩兒意欲就在庵中建一聖像，與夢中一般，以爲紀念。雅雲道：這也由你元宰便即吩咐家人，喚了匠人到庵拆造。那徐坤接得元宰的書信，就將房屋典與顧翰林爲業，薄薄家資，一齊收拾，隨即動身；這天已到蘇州，元宰聽得連忙恭迎，接回府內，待如嫡親父親一般，徐公竟得安享暮年。

第三十二回 團圓

那張廷棟在京時，曾將女兒瑞珠，面許外甥元宰爲妻；如今退歸林下，見中府中諸事已了，理該結婚，便與申夫人商議；申夫人一諾無辭，擇於二月初三日行盤，三月初三日完姻。元宰推繼父爲尊，所以一切之事，多請徐公指點。到了二月初三日，行盤禮物，無非金銀珠寶，兩邊都擺

請酒客，自有一番熱鬧。光陰迅速，已是三月初三了。這天，申府中丫環婦女們穿紅戴綠，隊中夫人徐太太鳳冠霞佩，在內照應；外邊轎馬紛紛，賓客如雲。到了下午，申府發轎，執事人等，竟排了一里多長；只聽得三聲號炮，已至天官府。此刻瑞珠小姐早已開面妝飾，出廳拜別祖父大人，以及父母二位；張廷棟有一番言語囑咐，無非教她孝順而已。瑞珠小姐上了綵轎，逕至申府大廳歇下。元宰扮作新郎，便與新娘先參天地，後拜繼父，再拜二位母親。志貞躲在佛閣，不肯出來相見；後因衆人再三相勸，方才出來。一番禮畢，送入洞房；新郎仍舊出來陪客，直至夜深席散；元宰稟過母親，方歸新房。次日，新郎新娘上堂請安；申夫人十分歡悅，賜了十個金元寶；徐夫人憐了他人之慨，亦賜白銀千兩。新夫婦又到佛閣去見何太夫人之後，仍歸綉閣，愛情之深，不必言矣。申夫人要將芳蘭配與文且爲室，先與元宰說了；元宰謹遵慈命，就去擇一良辰。文且芳蘭聞知，好不快活；到了結婚那天，大興筵席，料理洞房，也是一番熱鬧。自此之後，文且芳蘭十分感激，忠心爲主；申夫人與元宰，也不以下人相待。那法花庵墳墓告竣，申府端正祭奠，申夫人與志貞更了素服，身坐魚軒，元宰同去；早至法花庵中，五衆尼姑出迎，敍了幾句寒溫，同到大爺墳

前。此時殿上佛座早已移去，墳墓造得非常軒昂，東首有一神廚，內供一尊善才式樣的像，又有匾額對聯，匾上寫紅蓮迹三字，對聯上是：

「好勸離天府，緣滿歸真位。」

大家哭拜一回，方才回去。次日，呂剛與沈君卿父子俱來祭奠，以盡昔日之誼。那張國勳因子廷棟年已望六，尚乏後嗣，勸納姬妾，廷棟難違父命，只得依從，後來生了一子申元宰等，限滿進京上任。

